



# 洪山

著 緗 組 吳



洪 山

组 吴

版 群 星

原书空白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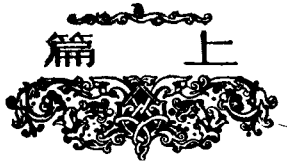
## 新版題記

此書原名「鴨嘴澇」，在重慶印過一版。當時許多朋友都說書名不好，因為過於生僻。現在抗戰勝利結束，這部稿子得到攜往上海發行新版的機會，朋友們叫我改個書名。以羣兄建議選用兩個字，表示「人民的潛在力量初發動」的意思。我想出「鶩整」二字。後來老舍兄替我另想了「山洪」的名字，以為醒豁，響亮，更切合內容，字面也較為大方。於是決定改名「山洪」。

原書只在大後方的一角銷行了一個很短的時期。朋友們寫信及口頭告訴我讀後的感見，指教得很多；散見於雜誌報章的批評文字，不下數十餘篇，也都能搔着我的癢處，打着我的痛處，使我得到鼓舞與進益；另外還有朋友叫我續寫下去，交代書中主人以後的遭遇和發展。——這一切好意，都使我感激。但是自己對這本稿子及其題材已經興味索然，再也打不起精神來添減一個字，祇好照原來的樣子交印，却聽它自生自滅吧。

作者 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於重慶張家花園

原书空白页



篇 上

鴨嘴灣是黃山山脈支脈裏的一個小村落。和黃山山脈裏其他的大的小的村鎮一樣；這個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也是聚族而居；居民全都姓章。

大河從上面重巒疊嶂之中彎彎曲曲穿了出來，迎面碰着鴨嘴山，吃然高聳，突出着醜怪的巖石；好像遇着一個橫蠻的兇漢；兩手撐腰，仰面向天，有意伸出一隻腳踹住去路，要和這遠來的過客鬧是尋非。大河奈何不得，只有把河路讓開，轉而向北，繞了一個彎，再繼續向二百里外的大江裏緩流而去。

在這傲慢無禮的鴨嘴山脚下，面當着委屈向北的大河，那河岸上，在竹木叢林的籠罩之下，擠着幾十座或高或低的簡陋瓦屋。壞了的漁叉竿一頭搭在瓦溝裏，一頭搭在門口桑樹或烏相樹的枝椏上，上面掛着洗淨了的整棵整棵的大白菜，晾着滿是補釘的衣褲和小孩的尿布；大的小的竹箕裏攤着飯鍋巴和蘿蔔乾之類，用條凳架着，或是放在低矮的屋瓦上曝曬着；大捆的蘆草、高粱桿、玉米桿和黃豆梗，疊成箬帽形的、圓柱形的、立方形的堆子，上面攤着漁網，晾着大量純白的和嫩黃色的蛾筒；松柴概沒經過劈斫，沿着牆直堆齊了屋簷，那些大大小小黃褐色的圓剖面，綴成了簡單而美觀的圖案畫。岸下是河灘，砂子卵石鋪成一片廣場；稀疏零落地長着芒稗白茅和狗尾蒿的叢；上面山裏下來的粗大木料，有的刨了皮，有的連着枯皮熬成木筏，在河沿上堆成高大的堡壘；鋸好了的木板一橫一豎疊架起來，一座



座大如屋子，——那木板有的已經長滿了綠苔和黯色的霉點；一種叫做「絲瓜殼」的小漁船，船底朝天，用木板架着，準備用棉花塞縫，塗刷桐油，以待「開河」時候應用。

在村尾上，一座小小的土地廟旁邊，高臨着下面的河灘，那裏一連幾間矮小而不整齊的屋子，猥瑣地蹲在桑樹林裏。一羣麻雀在穀草堆上，在屋頂上，來回的急躁的飛着叫着。

「哎呀——噢篤……哎呀——噢篤！」

屋裏的步碓唱着單調的歌。

章三官在碓房裏舂米。他的粗大臃腫的上身扒在高高的扶欄上，一隻脚懸空，一下一下地踏動着靈活而沉重的碓頭。石臼歪歪的埋在面前四尺外的土面上，裏面盛着稻穀；那個馬臉似的碓頭舂一下，白裏滿滿的稻穀像個暹鈍的人忽然吃了驚似的，笨拙地一震跳。三官默不作聲，沉着他的醜得出奇的麻臉，只管有規律地踏着碓頭，一邊忙着用手裏的長柄推籬在石臼裏撥弄着。

這是個二十五六歲的能幹小夥子。今年春上纔娶了親，和他的阿媽，和他的哥哥大官、二官分了鍋灶，單獨成家立業。他分得一頭老黃牛，五畝三分田，五十多棵桑樹和一間瓦屋。他的能幹在村上是很有名氣的：繅絲、剝蠶筒，他有出眾的手藝；「開河」的時候，他是村上第一把漁叉手，撒大網可占第三位；能挑百多斤的担子到二十里外的鎮上去，路上不歇一次腿；吃過晚飯還可以上山割一担茅草，挑回家來天不過剛斷黑；閒時高了興，揩把土團到山七打毬打毬，到河岸上打綠頭野鴨，從沒有空手回來過。——他曾在鎮上的自衛團裏

當過獵戶隊。

他的身體粗大，穿着泛成灰黃色的黑布棉袍，——這是分得的阿爸的遺物——把前後的衣擺疊成三角形，倒扣在攔腰繫着的藍布帶裏。脚穿一雙蒲鞋。頸項裏用條軟體的土製面巾繫着，算是從鎮上學來的時髦派頭。頭髮蓬鬆着，歪披在額角和耳根上。隨着步確的震動，長頭髮慢慢遮沒了半邊臉，他就擺一擺頭，把頭髮甩到腦後去。

他的臉孔扁而闊；鷹鉤鼻子和眉毛眼睛的四周滿是烏青色的點子，其餘的地方全被大的黑麻點遮蓋着。家裏長輩常說的，他十歲那年生天花，瘡癩子被他自己用手剝掉，又不肯忌嘴，生薑辣椒備着充量的吃，因此弄成一臉黑麻子；這個他已經不記得。至於那些滿鼻子眼睛的烏青點子，他却分明沒忘記來歷。那是七八年前的冬天，他跟村上人到黃龍嶺打圍子，打的是兩隻野豬。那時他還是「嫩手」，派他守着攔尾路。一隻野豬帶了傷，瘋到刺芭叢裏舐血。他遠遠的伏在一棵大栗樹上，聽到大家高喊着叫他「補槍」；他瞞了準，抖着手慌忙扳動「鷄頭」，不想槍筒裏藥硝塞的太緊，嗤的一聲，火藥從「帽口」裏噴出來，把鼻子眼睛一帶全都灼完，人也跌下地。回到家，臉子腫的像個大葫蘆；睜開眼睛，面前漆黑一團，多天連火光的紅影子也看不見。當時只說眼睛瞎了，沒了指望了。但村上人都慶幸他保住了性命，竟沒給那野豬咬死。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阿媽整天守着塗擦火瘡藥，慢慢的居然好起來。結果他在黑的麻點之上，再加一層烏青點子；白眼珠上似乎也嵌的有硝砂，眼睛睜久了，覺得發脹發澀，冷風一吹，就會流眼淚。可是這個並不會妨礙他的眼力；而且反因此激動了他的蠻脾氣，格外發狠練槍，從「嫩手」打成了一個不壞的「老手」。

太陽早已從鴨嘴山翻了過來，雉房裏還是黯森森的。門口桑樹上搭着竹竿，晾滿白菜和

線絲剩下的「筷子頭」，一座高大的穀草堆，沿着烏柏樹幹堆起來，遠遠的屏障着門前。從桑樹和草堆的空當裏，可以望見一段河灘，和對河的香爐峯以及高低迂迴的山谷。後邊沒門的門通到牛欄裏。他的老黃牛對他睜着馴良的大眼睛，慢慢扭動着嘴，嚼着穀草，鼻裏不住的哼着白色的氣。

確白裏黃色的穀粒，漸漸泛作花白。三官咬着牙，狠狠的踏了幾腳，離開扶欄，蹲到石臼旁邊，抓起一把穀粒來看看。他聽見門外一羣野孩子似的吵鬧着的麻雀撲拉一下全都飛逃了，有人的聲音走近來。他用油污的發亮的袖口拭了幾下眼睛，把手裏穀粒擲回石臼裏，拿起筲把在石臼邊沿上掃着；並不向外面看一看。

走近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他大哥的大兒子，名叫來實兒，十三四歲，兩顆圓睜睜的露出大塊白珠的大眼，是個鹵豬頭，在綻出了紅色襪布的瓜皮帽的下面，露出一沿厚厚的結成石灰疙瘩的溼瘡，身上穿着棉馬褂，鑲着麂皮毛領子，拖着一雙龐大的棉鞋在赤腳上。他提了一隻籃白菜，一一在竹竿上晾着，鼻子裏嘶呼嘶呼響着濃涕。那另一個名叫富黃瓜，保長皮猴子的堂弟，被澆在他的豆腐店裏當夥計使喚，是一個滿面浮腫，不住乾咳着的四十多歲的獨頭漢，用漁叉桿挑了一担漁網，七手八脚的要搭到桑樹極上去；他的動作緩慢而帶着一些女人氣。

「不好！不好！要掉！」富黃瓜慌張的叫喊。他雖然年紀已經四十多，聲音却尖溜溜的，細弱得如女人的嗓子。他的浮腫的下巴上沒一點鬚鬚根。從他外貌上看去，好像隨便說他多少歲數都合適。

鮑綉頭提着曬晒的熏香，哈哈的笑起來。放下手裏白菜，走過去替他扶住一頭漁叉桿，搭上桑樹椏。回頭撻着紅腫的兩手，走到碓房門口張一張，和屋內掃着穀粒的三官說：

「小爹，你在這裏呀。我聽聽碓頭沒聲音，當你……」

他擰着闊大的嘴，親熱的笑着。那嘴角上乾裂發白，露出稀疏的焦黑牙齒，看去像是含了一口鍋巴末。說着，扒到空着的扶欄上，很老練地替他的「小爹」踏動起碓頭來。

三官喜歡這個鮑綉頭的姪子。這姪子從小是他抱大的；沒分家的時候，他還是帶着綉頭一床睡。叔姪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小爹上山打麂，鮑綉頭幫着拍手吶喊；小爹晚上叉魚，鮑綉頭幫着燒松柴；小爹繅絲，鮑綉頭幫着看火頭，踏脚車。「攢綉頭，警麻子」，村上都拿這句俗話揶揄着，說他叔姪是天生的聯手一對。

三官把地上的扁担檢起，搭在籬笆上，坐下笨重粗大的身體，向門前正在攤展着漁網，準備用網梭整補破斷處的富黃瓜看着，看了一回，用袖口揉揉眼睛，帶着一點沒有成熟的大人的莊重神氣，說：

「黃瓜，」他的喉嚨渾濁發澀，「你們皮猴子咋朝沒回來？」

「老板？老板沒回來。在區裏議事哩！」

「你咋朝不是到鎮上打桐油去了嗎？可聽到什麼的？」

「說要和，還是講和；我老板說的。究竟弄不清楚。我走郵局門口過，許多人擠在那裏，蒼蠅圍着個牛屎堆。那無線電的機器戲正在放消息，我擠了半天也沒擠進去。後來局裏先生站到櫃台上，拍手說，說了半天，他那口蠻話，我也照頭不照尾。後來聽街上說，上海

我們開上了五十萬救兵，日本鬼子打到江裏海裏去了！——十里無真信嘍，老古話……我說還是和了好，你說可是？」

富黃瓜好像搖着一串破了的響鈴，尖溜溜的女人嗓子叫人聽着鼻子發癢。他出名的話多而富於創造的天才，說鬼談妖怪有他的特殊魔力。可是關於其他方面的事，他完全信奉他的堂兄，保長老板（保長不許他稱兄道弟，要他叫老板），他的意見就是老板的意見，他的話也就是老板的話。

「三官凡事都是反對皮猴子保長的（有一次因為派捐的事三官提出質問，兩下發生爭執，皮猴子保長大發雷霆，拍台搥桌的把三官責罵了一頓，聲言要捉他到區裏去。三官更記下了仇恨在心）。對於打日本，他尤其是個主戰派。他在鎮上自衛團裏當了三個月獵戶隊，每天早上都聽那個學堂裏的體操教員王先生講一番打日本的道理。雖然他如今已經成家立業，這類和自己日常過日子不大相干的事，已經不常擺在心裏，但偶而談起來，他的熱心還是很不壞的。」

「怎麼和了好？……依我說，就是不能和。」三官板着麻臉，很自信的說；同時用手裏的笤帚隨便的撥着碓臼裏。

「小爹，富官剛才說的，」勸齣頭從扶欄上探着頭，一邊顛動着，插嘴說：「他們靠在黃龍溪裝冬筍的貨船就要開下去了，那個時候和了，那個時候開。他老板派他押木筏到蕪湖去，他怎麼不想和！」

「自然囉。」富黃瓜拿梭子在網上穿了一下，回過頭來說：「總是正經事要緊。這三個

來月，就讓的還輕巧？那些木板日酒雨淋，都要爛掉了。再說，那日本鬼子也不是好惹的；大事小事，總有個了時。這個蠻氣也沒用！你記得發大蛟的那年冬上麼；也是說上海那邊和日本鬼子打起來了。許多人都高興。那天我同你到鎮上去，郵政局和學堂裏放爆竹，戰娘的，像過年的那樣熱鬧！都嚷嚷說日本兵打败了，上海的日本鬼子都殺盡了，你也喜的喘氣望家跑。可是後來還不是說日本並沒敗，倒是中國吃了虧。所以說呀，還是不惹它的好，癡漢不讓人，讓人不是癡漢，老古話。你悟悟看？」

「這回的事不比上回，你不要摸錯了後腦！」三官說：「上回好比家裏小把戲鬧事，末後家裏大人出來，不許小把戲鬧，講個和拉了倒。這回是家裏大人也管不住這口氣了，也要打了。你看呢：上回只打了個把月，這回從六月裏打起，先是北邊打，末後上海也打，都說要和要和，怎麼打到今朝還在打？你家皮猴子是癡漢等丫頭，我看還是趕早把木筏拆了罷！」

「木筏不木筏的，還是小事；打的人心不安呢。現在街上買不到鹽。說日本鬼子佔了海口，我們就沒鹽吃。一個人呢，不吃鹽！你想想！」

「黃瓜，你不懂。若是講了和的話，明朝飯也沒的吃，吃鹽！我說，人活在世上就是口氣。欺人太狠了，那個也嚙不下這口氣。你在郵局裏看見那壁上的地圖吧，日本就像一條蠶，中國像一張大桑葉。一大塊都吃去了喇！吃還不算，還要吞！聽聽學堂裏王先生說的那些道理，把我的鬍子都氣得根根斷！讓那點眼屎樣大的國欺的這樣子，怎麼中國人就這樣不爭氣嘯！」

說到這裏，三官好像和誰發作蠻脾氣似的，拿着卷把走出來，麻臉上微微現着紅暈。頸項偏硬着，一邊瞪着眼睛，一邊拉下頸上圍着的面巾揚着，把偏硬着的頭點一點，大聲的說：

「娘賣屎的！若是齊齊心，就算我們十個拚他一個，看看那個狠些哩！」

鬍鬚頭也停了確頭，跟到門上站着，盯着他小爹的臉，隨着小爹的說話和表情，他不由的也作古正經地瞪着大眼珠，吃緊地扭動着抿着的闊嘴，好像要替他小爹使一把勁一樣。

富黃瓜白浮黃腫的臉子沒什麼表情。等三官說完了，他用梭子在頭髮上搔了兩下，低沉着尖嗓子說：

「呃，論說末，是氣人哩。——娘戳的，日本鬼子就那麼兇，不曉得怎麼弄的！」

「他也不見得就七個鼻子八隻眼睛！」三官好像已經平了口氣，風平浪靜的站着說：「這個就是拚的事，沒價還的。果然真的一下開上五十萬救兵，倒好了；只怕不肯開這許多。」

「要打的話，要用巧法子，硬拚不行；這不是石壁上擯烏龜的事。你聽我說：最好用火牛打頭陣，牛角上一邊兼幾把小攪刀；棉花蘸洋油，綁在尾巴上。五百頭牛，排個長蛇陣，點了火，爆竹鑼鼓一齊響，排山倒海衝過去。不啻他一個個仰天吹海螺，我都不姓章！」

三官認真地沉着臉，覺得這話很值得推敲。鬍鬚頭尤其感到了富黃瓜話裏的魔力，瞪着大白珠的眼睛出着神；忽然想起來的說道：

「日本鬼子有飛騰大砲哩！」

「飛機大砲怎麼樣？」富黃瓜得意地繼續說：「飛機大砲那裏來的及？我們五百頭牛嘔，你想想！再說，飛機大砲我們也不是沒有的。依我說不是那個用法。比如飛機，你丟炸彈打得到幾個人？這也要用巧法子；我說，挑幾担石灰上去。飛到日本鬼子那邊，只顧撒石灰，追着撒，莫放鬆。石灰飛到眼睛裏，你想想那個滋味！……這邊再吹衝鋒鎗，人馬發大蛟樣的衝過去，殺他個小豬兜在口袋裏，只有叫的，沒有逃的！」

「哈哈！這法子好！這法子好！」鬍鬚頭喜的只蹦跳：「小爹，你說好不好？」

富黃瓜笑得乾咳起來，那咳嗽聲悶在喉頭，像用鐵針接續不斷的敲着一口空甕子；青筋在他的太陽穴上勃梗着，浮腫的眼睛充血發紅。隨後咳出一口痰，一邊擤鼻涕，說：

「當兵，我不行；若叫我當軍師，我就是這個幹法！」

三官重新繫着面巾，矜持着，沒動聲色。老實說，富黃瓜的主意，他也是很佩服的；如同平日聽他說了一段奇妙的故事一樣，心裏感到有趣，覺得這個不像樣的人，確有比自己高明的地方，但是他細摩着前線上打仗，究竟想像不出是怎麼一個情形，飛機大砲他也沒有看見過。他不能判斷富黃瓜的妙法子到底有用是沒用。停了一回，他笑着淡淡的說道：

「你個油花嘴，倒真有些想頭子！」

「你團團轉磨豆腐的時候，就想這些心窩子吧？」鬍鬚頭非常欣羨的抬着臉說。

「我說的也是還不出娘家，」富黃瓜重新用梭子在網上穿起來：「不過你說拿命拚，那是還好漢的話，一個人只有一條命，只死得一次，死了就活不轉來，好死不如賴活，老古話。你當是說的好玩的！齊齊心，就怎麼樣？那個捨得去死？像你說的容易法，中國不就好



了麼！」

「壞就壞在怕死，中國人不爭氣！依我說的話，大家都發個狠心，咬咬牙齒一齊拚上去。日本也不是鐵打的命，給他次生米飯吃吃，也讓他肚裏有個數。——這一次就有個七搭八。你看上海那裏挺了三個來月，我們這邊也不是麵糊鼻涕貨！」

「不是這好漢的話喲！」富黃瓜擰了把清鼻涕抹在掛網的竹竿上，深長的嘆口氣，說：「這個仗真的打下去，明朝還不曉要怎麼個活法！都是拿人命不算數嗎！我和你說現在打仗不是從前的家數了。從前是將官在前鋒，打一個紅的進綠的出，當兵的在後面不過充堆頭。現在的將官都不行了，倒了過來了，自己躲在後面不露頭，只把兵調上去望砲火裏填。你想想一天要死多少人罷！你只管說的興頭興頭的，比方說，我們老板說的：又有公事下來，真的要興抽丁的老法了，這是催的第三次。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這是真的送命的事，你當還是像到鎮上當自衛團，做個驢子的耳朵擺擺樣子怎麼的！——聽說別處早就抽到二趟三趟了，你當是說的好玩的？」

三官已經走到屋裏扒到扶欄上，聽到富黃瓜的話，且不踏動確頭，把眼睛沉着，望在白裏，鷹鉤鼻子皺了一皺，似乎覺得這倒是個為難的題目。他笑着，腮上紅紅的，顯得有點規觀和不安；大約想起剛纔的時候，自己不會記起這個。

「你家弟兄三個，」富黃瓜回過頭來，很關切的樣子，緊接着說：「加上鶩鷄，就是四個丁。你當抽不到你呀，嚇嚇，你莫着急。不抽就罷，要抽就是你！這可不比在鎮上當自衛團，你嘗嘗滋味看！」

「真抽到我，我自然去！」三官撕開嘴笑着，醜臉子更是難看：「就怕不抽我哩！」  
「你是鴨子死了，嘴還是硬的。——不是犛氣逞好漢的事喲！」

翰齋頭把眼睛望着他小爹，似乎要等他小爹說些什麼出來；看見小爹不說，他就替他小爹說：

「怎麼抽得到我小爹哩！我們是分了家的，一房頂一戶，三千抽一，是抽那沒分鍋灶的  
喂！——那天我伯伯說過。」

「哦哦，」富黃瓜笑起來，「怪不得你逞好漢，你是說的乾鏟上的話喲！」

三官立刻板起了醜臉，覺得這口氣沒法望下嚥。他剛纔說的許多話，自問的確沒存這個  
心。他把碓頭踹了一腳，停住了，歪歪的硬着頸子大聲的說：

「那個說乾鏟話，七世八代的祖宗賣屁股！我大哥的話那裏就作得準？——富黃瓜，你  
是個有卵的，敢同我打個掌！我同你到縣衙裏自己填了冊去！不敢去的是灰孫子！」

「我不敢，我不敢！」富黃瓜臉也不回，開開的笑着回答：「你同我賭狠做什麼？你想  
想也不該說。——我四十多的人，這副神仙樣子。我就貼他錢去當兵，人爹也不要我！」

翰齋頭笑起來，露着滿口焦牙齒，看着他小爹說：

「富官真是個沒卵子的貨。」

三官把頭髮向上面一甩，眼睛望着河灘上一羣野鴨正在飛。他不再作聲，沉着臉，很不  
自在的凝想着什麼；一邊使勁的把碓頭踏動起來。

開河的日子漸漸逼近了，鴨嘴游家家戶戶都爲這即將到來的，農閒時期中的三個月漁季加緊忙碌着。三官雖然已經另外頂門立戶，但是打魚的一切生財器物還是和他大哥二哥共有着，因此打魚的事也得弟兄三人合伙做。他用了一天的工夫舂出一担多米，够自己兩口子吃一個時期的。接着就開始劈砍松柴，以爲夜間叉魚時候的燃料。多年以來，這分吃重的工作都是派他担任的。

山鄉的冬天，日子顯得格外短。太陽剛爬出高聳的鴨嘴山，沒等到走到天中，眼睛一爻就已經偏到對河香爐峯的頂上了。三官脫的只剩裏面的掩襟破藍布褂，背頭上補了一大塊褐色的布，在歪咬着嘴巴，用斧子劈松柴。他的烏青點子的麻臉上泛着強壯的紅色，晦黯而不潔淨的眼珠裏顯出一種暴躁不安的神情。兩隻粗壯有力的手臂每次高舉起來，砍到那豎在木樁旁邊的松柴的圓徑上的時候，他歪咬着的嘴巴裏就「戳你的！」狠狠的罵一聲。聲音是低沉而發灑，似乎抑制着許多急要發洩的憤怒。他顯然是無故要和這一落斧子就爽快分做兩斤的松柴生着氣。

辮辮頭的姪子和他的奶奶在忙着用篾籃檢那散亂在地上的劈柴，他們一籃籃裝起來，提到碓房門前去，堆做整齊的墩子。奶奶是個六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她的頭髮稀疏得現出了黝黃色的頭皮，蓬鬆地拂在耳朵上。從她的瘦瘦的鷹鉤鼻子上，隱然現着一些三官的影

子。她彎着腰吃力的檢起兩三根劈好的柴，就直起身子來停一停。那兩顆細小的老花眼裏，含着一种抑鬱的焦愁的弱光。她的眉頭緊緊皺蹙着。

『奶奶，你只管堆，我來檢。』鬍鬚頭沉悶着臉子，低聲的說。

『天要晚了，你不要再眯眼了。』奶奶疲乏地伸了一口幽沉的長氣，叮囑着說；一邊就提着一籃柴走到碓房門口去。

這時候下面的河灘裏傳來了響亮的清脆的歌聲，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牽着一頭黃牛，大聲叱喚着。鬍鬚頭耐不住奶奶和小爹散佈的沉悶空氣，站起來望望，看見是保長皮猴子的小兒子，正由那些木板堆子旁灣轉出來，把牛牽到河裏去吃水。

『長慶兒！』鬍鬚頭高提着嘎啞的童音頑皮地叫着說：『你家冬筍船下貨了，你還到燕湖去玩罷！』

『老子坐飛班大火輪上燕湖！』那邊叫喊着回答。

『日本飛機把你炸成個醬板饅呀！』

『你好好的惹他做什麼？你這個小把戲！』奶奶提着軟弱的嗓子趕緊攔着。

鬍鬚頭伸一伸舌頭，重新低頭檢着柴。河灘裏又唱起歌來了：

『鬍鬚翁，穿新襪，上寶塔，拜菩薩。千菩薩，萬菩薩，保佑我家鬍鬚兒子出頭髮。今年出一根，明年出一根；出個團團轉，當中栽大蒜；大蒜不結子，你個鬍鬚兒子短命死！

——你個鬍鬚短命死呀！日本飛機把你炸成個牛屎饅呀！我個兒子心肝肉呀，你死得好作孽呀！』

三官停了斧頭，一手撐着腰，板着面孔向河灘裏一望，高聲罵着說：

「戳娘的！爺娘沒家教！」

蠶精頭檢着柴，也唱道：「自罵自當，癩蝦蟆燒香，烏龜挖……」

奶奶叱責道：「不許你搭腔！這是你惹的！」

長慶兒又提起響亮的嗓子唱嘲笑麻子的放牛歌：

「麻子麻呀，…… 嘞嘞嘞！…… 水裏爬呀，…… 嘞嘞嘞！…… 爬的起來趕老鴉

呀…… 嘞嘞嘞！…… 老鴉放了個屁呀…… 嘞嘞嘞！…… 打到了黃龍溪呀…… 嘞嘞

嘞！…… 黃龍溪放一槍呀…… 嘞嘞嘞！…… 打到了清弋江呀…… 嘞嘞嘞！…… 清

弋江播一鼓呀…… 嘞嘞嘞！…… 打到了甯國府呀…… 嘞嘞嘞！…… 甯國府敲一鑼

呀…… 嘞嘞嘞！…… 打到了上西河呀…… 嘞嘞嘞！…… 上西河放一銃呀…… 嘞嘞

嘞！…… 打到了蕪湖城呀…… 嘞嘞嘞！…… 蕪湖城打一帶呀…… 嘞嘞嘞！…… 打

到了和悅洲呀…… 嘞嘞嘞！…… 和悅洲加一鞭呀…… 嘞嘞嘞！…… 打到了南陵縣

呀…… 嘞嘞嘞！…… 南陵縣放一箭呀…… 嘞嘞嘞！…… 打到了三里店呀…… 嘞嘞

嘞！…… 三里店放一礮呀…… 嘞嘞嘞！…… 打回了鴨嘴澗呀…… 嘞嘞嘞！…… 哈

哈哈哈哈哈！麻子又回鴨嘴澗來了呀，要捉麻子到甯國府去當伙子呀，麻子嚇的癩綠屎呀，哈

哈哈！」

那野孩子唱了兩三句，三官就罵了聲「娘賣屎的」，把斧子望地上一擯，怒冲冲的走到河岸邊上大聲怒叱起來。但是那孩子絲毫不在乎，只管縱容得意地唱下去。那清亮的童音在

山谷裏在河空中迴盪着，激起了四處隱隱的回聲。三官扁而闊的臉板成一塊鐵，鼻孔一張一翕的開着扇，厚實的闊胸脯起伏着，就要向通到河灘的石級那裏走去。奶奶趕忙踉蹌的走過來，柔弱的聲音帶着許多焦憂和恐懼，說：

「你同他小把戲爭什麼？你省些事。隨他唱去，又不唱掉你塊肉……唉，你這癡脾氣！」

三官的鼻孔連連翕合着，把頭髮甩一甩，停了脚步，向河灘裏怒瞪着眼睛，望着那潑野的保長的兒子從牛角上爬上了牛背，放肆地勝利地大笑着，從河邊上穿進木筏堆積的高大壘裏去了。三官抑制着心裏的惱怒，再慢聲的狠狠的罵了一句，吐了口唾沫在地上，重新回到穀草旁邊的劈柴的木墩那裏去。

晚上，亮了火，三官因為替公家劈柴，被邀到大哥那邊吃晚飯。住房是在牛欄的後邊。一條窄狹的做着雞埕的小巷通進去，一連三間蘆席頂的板房。三官和他大哥各住一邊，堂房裏是奶奶帶着鬍鬚頭住。二哥帶着家眷在黃龍溪做木匠，要到開河日子纔回來。大官三官和奶奶坐在堂房裏的板桌上吃着飯，大家心上都像壓着些什麼，空氣不似平日的自在和舒暢。大官四十多歲，比三官矮一個頭，瘦瘦的臉，滿面勞碌過度的早衰的風色，只有那鷹鉤鼻子可以證明和三官是同胞弟兄。他雖然也是個甲長，可是人却那麼老實斂縮。他坐在桌旁，習慣地蹙着眼，額上滿是很深的皺紋；只顧低頭把滿口飯粒咀嚼着。

母子三人的心思各有不同，但是對於未來日子的不可捉摸，心裏感到一種惶懼和不安，是相同的。他們不能像往時在漁季到來以前一樣，隨着工作的加緊，心裏也在興奮着；依據

公議的時價，計算每夜又得多少斤魚，日間又可網得多少斤；準備和鎮上那家鮮貨攤接頭，和四鄉的魚販子定主顧；計劃每月淨得多少錢，如何支配抵還鎮上和黃龍溪的餘欠。還要談些往年敲鑿冰凍和找尋魚路的舊經驗，評論村上那幾個強手如何下叉，如何撒網的功夫。奶奶少不得還要說些當年阿爸在日時的風光，和近多年人心的敗壞，地方上景況的衰落相比較。談話之間，彼此的心緒也許很是感傷，很是不平，很是憂愁或苦惱，但總還能够一個心的灌注在漁事上面。這回的情形可有些不同，不但三官的一家對於正在加緊準備着的漁事弄得無心無緒，鴨嘴澇全村的男男女女，僅只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人人心裏也無不是一個漠大的不可設想的黑的影子壓罩着。

那黑影子是最近一兩天纔突然張佈開來的。最先是有人傳說甯國府和廣德州那邊開到了二十多萬兵，雖然這是從來沒聽說過的事，但究竟相距一百多里路；「十里無真信」，一般的村人還是當它是謠言，不大注意的。但有一個眼前的事實，就是保長皮猴子被傳到區裏去議事，一去兩天還是不見回來，以往保長議事是只到黃龍溪聯保主任那裏，議的無非是幫助舉辦土地丈量 and 呈報，編查丁口冊或是攤派修築由縣城到甯國府的汽車路的工役之類的事，不過半天就回頭。——這已經值得詫異的了；接着有鎮上消息靈通的人打村上過渡到黃龍溪去，確實的說，區長接到縣衙發下的師區命令，要在七天之內抓派大批快子送到甯國府去；抽了的事也不能再「只打鑼鼓不出將」了，限定區裏立刻辦送，聽說數目也很可驚。區裏正在議的怕還不止這些事，但僅就這人人確說的兩點，就够使人胆怯心寒，分明感到一個巨大不可捉摸的黑影壓到自己頭上了。

仍仍緊盛着細小約可弄得很清，連着用筷子在碗裏蘸辣椒吃，還是覺得口裏咀嚼的飯如同沙粒，難得嚥下肚去。她不時的注視一下面前的兩個兒子，抑制地低沉地吐一口長氣。她希望兒子能開口談些什麼，最好能够確切的向他斷言，這回的消息是假的，或是和自己一家人絕不牽涉的。但是兩個兒子都只板着沉悶的臉，低頭扒着碗裏的飯。齷齪頭已經盛來第二碗飯，站到桌邊，送上碗，請奶奶拈菜給他。奶奶說：

『我的不吃了，也倒在你碗裏罷？』隨又說：『你這個小把戲沒談頭。你以後給我少惹些事，可聽見？』

齷齪頭鼻裏嘶呼嘶呼的響着，不作聲，接了碗，重回灶房門口的矮脚凳那邊去。大官抬頭望望他，嘴巴開了開，似乎打算說什麼，但又扒了口飯進去；大家重又沉默着。

半晌，三官開口說：

『那個娘戳的，那天我總要給他次生米飯吃吃！』

『唉！』奶奶帶着深憂重焦，無可奈何的嘆口氣，眼睛裏露出一種差不多類乎哀求的神情，看着她的小兒子，慢聲的說：『你這麼大的人，還是不聽話。你那癡脾氣，你要忍着點。你做好事忍着點。』

『說的那個？』大官停了咀嚼着的嘴，很關切的問。

『他靠他阿爸的勢，動不動就說拿我到區裏打屁股，說，剛纔又說抓小爹到甯國府當快子……』齷齪頭在灶房門口那邊憤憤的插嘴說。

『不許你多舌！今朝明明是惹他的！』奶奶說。



大官把眼睛瞪着，不安地各方面看看，而後停止在他老三的臉上。——那麻臉板着，鷹鉤鼻頭上因過多的辣椒的刺激，漬着汗珠子，嘴巴和人中上也是濕漉漉的，滿口飯把兩腮撐的脹開來，急促的扯動着。大官覺得此刻這個臉上到處都有一種不馴熟、不穩妥的可掛慮的東西。

『娘戳的，別人都不要活了，明朝，』那嚼着滿口飯的嘴巴放出了渾濁粗大的聲音：『讓他自己一家活去好了！把個保長當皇帝做起來了！』

飯桌上又沉寂了起來。

『不要說你這麼大，我還要來說你。』牛嚮，大官對他老三睜着誠厚老實的小眼睛，輕聲的着急的說：『不要指着你還是從前，在家裏發發牛脾氣，不要緊的。是什麼世道，心裏也沒點譜子！』

『可是呢！』奶奶感到了一點輕快似的，直了直腰，跟着說：『拜了堂，頂着個人頭的人了，當你還是小把戲？人家還饒你的注子呢！常時你就要同他頂，再不曉得藏忍點！村上多少人，要你鑽在前頭，要你出尖做什麼？算你好漢是的不是？比如今朝他家一個小把戲，——小把戲同他爭較做什麼？……你那癡脾氣還不忍着點！』

『深山沒老虎……』三官微微歪着頸子，『他就稱霸王，也要亮亮眼！』兩人給他撲在荷包裏，我可不行。你越鼻涕樣的山他捏，他越要望你頸上騎！』

『常時我不說你，說你不聽嘛！……是什麼時候呢，你那裏總不想想？不說仰求人，家護護護着的話？人家暗裏杵個脚脚趾頭，怕你不栽栽栽到水裏吧！你當你站起來樹樣

高，你就就是一根大腸通屎孔！明朝你總總總要吃個虧纔纔纔得！」大官的瘦臉也紅了，着急的說。

『再說呢，人家待我們也不算壞……』

『人家……依我說，村上就虧的有個他。』不等奶奶說完，大官搶着說：『那年同黃龍溪搶搶河界，出了那種黃事，不是他鬧來，那個圓的下台面？除了他，付上再拿的什麼人出出來？別人到了區裏縣裏，話都說不周全，連雙手都不曉放放放在那裏好……有個老王嫌老王，沒個老王想老王。你那裏曉曉得這些呢。』

『這種世道來了，村上的事虧的有他的肩膀抗着；這個一點都不假。人家開初也是拿鋤頭漁叉的，你看看呢！』奶奶說。

三官嚼着飯，把眼睛看在碗裏楞着；楞了一回，用袖口使勁的揉着眼睛，而後擰了把鼻涕，一邊用手抹着鼻子，一邊好笑地說：

『虧的有個他！虧的這個好寶貝！村上的人都裝到他荷包裏了吔！修一條汽車路，今朝來攤工，明朝來攤工，他就拿着做了戲，三角五角的要了多少去！土地丈量，還沒見個狗腳跡來，他又收茶煙錢，收了一次，還要收二次。那天我到鎮上問學堂裏王先生，王先生就說這都是假傳聖旨。王先生不好還瞎說？那天我到他店裏問了一聲，他就沒的說；回頭把你叫了去，送給你三埋……』

『越說越越好聽了呢！』大官瘦而黑的滿是皺紋的頰上忽然潑出了微微的紅暈，窘促不安的，睜着可憐的小眼請說：『你去打打打，打聽打聽，那個保裏不是這樣辦的？這是

黃黃黃龍溪聯保裏公公公議的呀，——別保裏怕怕出的還多些！只願你隨隨口……就沒沒沒一點轉彎過竅！」

「依我說，那個錢就不當收。」三官聲音緩和了些，望望大哥，同情地說：「幾個大錢？我指那個糞桶！四狗子就在我面上罵你，說你捏在他手心裏。——就說抽了吧……」

「我是是是不收呀，不收收收可行呢？……他給我，我就就只好收……不給我，我也只當不曉，曉曉得……你沒沒一點轉彎過竅……你當你是，是個能人……比比比那個都聰明！……你曉得我們無無無力無勢的，的的人……」大官斷續地說着，聲音低弱微顫。

「小把戲，凡事不要太執一了哉！」奶奶柔弱無力的說：「心裏總要留點底子哉！樹呢要人栽，網呢要人拾，你還是個小把戲，你不曉得個天世界。頂個人頭是容易事呢！你阿爸過去的早，外面雖說有家有名氣的親戚，你姨爹不在了，表哥常年不在家。有個事情到那裏拿主意去？不是你大哥戡子上有點天星，乾不黏濕不惹的，你有今朝子哉！」

三個人都落在一種傷感的氛圍裏，彼此默默的偷視着。三官也不開口，很快的扒着碗底剩餘的飯，發出爽脆的聲音。半晌，大官拍拍衣背，站起來，用手抹着嘴巴，看着老三說：「你說抽抽了的話，天理良心說說說一句，他真的是關關護護着我們，春上你成親，就是他告告我的，「這種世道哉，我看你們還是分分開來，明朝有事好做做做點手脚哉！弟兄講講義氣也不在這個上面哉！」莫莫不然，家裏幾個人？分分家做做什麼？——當時我都不不同你說。」

『他自然勸你分，』三官想了想，忽然好笑地說：『戶頭越多末，他好多收錢麼！我說你裝在他荷包裏，你還不信。難怪呢，我說呢……抽丁，明朝你曉得怎麼個抽法？他眨眨眼睛就是一個法，你曉得明朝他們還出什麼點子……』

『這個抽丁的事，到底怎說的呢？』奶奶皺着疲乏的小眼睛，望望大兒子，又望望小兒子，精神灌注的，急切的問道：『這回到底可拖的過去呢？聽說依老代的法子末，三丁抽一，是抽那沒分鍋灶的呀。該說這回沒我們家裏的事罷？』

『說是這麼說的，個個都這麼說。就按理理數說，分了家的，獨頭頂門戶，靠靠他一個人養家活口；你打打仗要緊，把人抽抽抽了去，家裏的人就不不吃吃飯，不活命麼？這道理總沒沒沒沒的駁的。大事小事總總有個理，不不能瞎瞎瞎來！』

大官理直氣壯地說了這番話，使奶奶得了無窮的安慰；看看小兒子，小兒子也不再作聲，只用手揉着眼睛，站起來收拾碗筷，拿到灶房裏去；看樣子已經有點心服氣順了似的。奶奶輕輕地伸了口氣，招呼爺爺頭到灶房裏面去問阿媽要抹布過來抹桌子。

三官從灶房抱了他的的小姪子出來，替他抹着臉上的飯粒。那小孩纔不過一歲多，很是萎黃，看樣子還不如他的爺爺頭的哥哥活潑神氣。三官用他的粗大的手指在那小孩皸凍的小臉上調着，很疼惜溫愛的逗笑着；笑的那樣粗糞難看，他的醜麻臉上已經看不見剛纔那種惱怒和沉鬱的氣分。他似乎完全回復到平常的情狀。那壓在他心上，使他苦痛的一點什麼，好像已被剛纔的一番談話帶走；或是從大哥和奶奶的勸說裏，他獲得了一些什麼可以自慰和愉快的東西。

「我看總另另另外有什麼事情掛了他的脚。」大官還是習慣地蹙着眉頭，這時沉思地自言自語的說：「要不然早早該回來了。是好是歹，我看明朝總總總有個真信。」

「管他的，好也罷，歹也罷，不過是出錢要命的事！」

三官輕快地說着，打着呵欠。奶奶趁機會叮囑他道：

「你以後總要給我耐點言語。要自己曉得自己脾氣，捺捺性子忍着點。凡事有你大哥在，不要你出尖鑽在前頭。有事擺在你心裏，莫總是直統統的；人家總不說你是癡頭。」

回到自己房裏，他的新娘子早已自己先弄了飯吃過，這會獨自坐在房裏搓麻索，新娘纔不過二十歲，胖胖的兩腮，上面凍的烏紫紫的。兩顆漆黑的眼珠，在拂在額上的「留海」下面溜動着，有一種鄉間女子素樸的伶俐和聰明。她是經過三官自己偷看了，認為滿意，而後纔定下的。三官很是喜愛她。雖然在發作蠻脾氣的時候，他也一樣的怒叱她，一樣對她有暴厲的動作，但是脾氣一過，他就對她有說有笑，並且有耐性告訴她一些她所不知道的，和他輕易不肯和別人談的事；從這個，他似乎得到快樂。不僅這一點，從她整個的人身上，他也能得到一種似乎恰是自己所需要的什麼，以此使他感到一種類乎幸福的東西。這東西促使他更要做個要強的人，促使他更要出人頭地，更要爭氣愛臉，促使他更發狠的工作。因為他有的是正在開始「走上山路」的年齡，有強壯耐勞的身體，有自小受人誇讚的手藝和能力；豫魯上他從妻身上所獲得的這東西，就使他更有了一種自信、自尊和自傲的心。這結果是一方面使他的脾氣發作的次數增多了；但在另一方面却使他的脾氣的分量大減輕了。——在以前，他的脾氣發作時是可以鑽在確房裏整天不出面，或是逃到山上去過夜。奶奶流着眼淚勸

說，他也是不肯回心轉意的。

新娘穿着褐色布的短棉襖單褂，把身子束的緊綳綳的，大腿架着，穿着藍布褲的膝蓋上扣着搓麻的「瓦膝」，以一種白炫的老練的姿態忙碌地搓着麻。看見丈夫進來，抬頭瞟了一眼，就低下頭，微微張開一點那正衝着一披麻的嘴脣笑着。那笑裏似乎有一點嘲弄的意思，似乎表示剛才吃飯時候的一番談話，她都已詳細聽到，並且她明白那全部的事實和意義。

「玃娘的，笑什麼！」三官粗暴的，但是那板着的臉臉上藏不住嘻笑的成分，說。

「不笑，還哭不成！」

「哭的日子在那裏，告訴你！……說不定皮猴子這回就要對付我。」

睡到床上被窩裏，三官覺得不容易睡着。許多的事不自禁的從腦裏泛湧出來。他留意地想着每一次和皮猴子保長頂撞，而使之難堪的情形；想着平日自己對於皮猴子保長一家的態度和議論；想到鎮上學堂裏王先生的爲人，和同自己的關係；想到奶奶常想念的鎮上那門在外的有名有勢的姨家。——這都是平日從來不會想過的事。他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已經感覺困倦，而還睡不着；更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忽然要想這些不相聯貫的事。最後突然又從腦裏湧出那天在碓房舂米時候和富黃瓜談的一番話，想到今天早上自己正在劈柴時候，富黃瓜下河去洗乾子包布和豆腐架，一邊走下石級，一邊遠遠對自己說：

「這個事，不吉相哩！我老板到今朝還不回來！……」

當時自己彷彿很感到不安，怕富黃瓜還要接着說出什麼別的話來；自己就惱怒着，板着臉子把大斧向地上一擯，走到土地廟那邊桑樹地裏撒漫去……

翁翁頭在堂屋裏奶奶的舖上咳嗽着，朦朧地聽到隔壁小爹床上還在翻着身。

「做什麼……你明朝還要劈松柴！」

翁翁頭朦朧朧的，聽見小嬸娘微喘輕顫的低低的聲音。

### 三

第二天吃早飯過後，（鴨嘴澇一帶習俗，每日吃兩頓正餐：所謂早飯時光，約在上午八至十時。）保長皮猴子纔從區裏回來。一到家，就差使富黃瓜矣家矣白去通信：大家鄧到豆腐店門口齊伴，他有要緊的話當面告訴大家。

章大官得到信，連忙放下手裏正在刮削骨節預備鑲配又頭的竹竿，解去圍裙，一路走着，一路拍揮着衣裳上的竹屑，三步併做兩步的前去赴會。走出碓房門，回頭匆匆問老三：

「你可可去？」

「我不去。」

三官好像早已拿下主意的，立刻這樣回答；一邊仍自低頭劈着松柴。劈着柴，他不時的望望豆腐店那邊：兩下相距不過幾十步。但中間給幾棵烏桕樹和一些晾曬的衣服東西遮擋着，河岸在這裏又微微有點彎曲，他只能從那些遮擋物的空當裏零零塊塊的看見豆腐店前面的一段河岸。——那裏已經聚集了些人，各色各樣的襪襪的腿和脚在影影綽綽的幌動；並且聽到吐痰、咳嗽、擤鼻涕和說話的聲音。三官覺得好笑。

——玩的什麼新鮮派頭哩，講事不到祠堂裏，把人呼狗似的呼到他店門口去站着！他心裏想。

當他劈完一槓柴，低下身子拿另一槓的時候，他看見那邊聚集的人影子裏，有個歪歪戴着黑呢「共和帽」的人頭幌着，他認得那是四狗子。隨後也聽到四狗子的鴨子叫似的聲音說：「話了！」

「怎說的，上海退下來啦？」

三官把手裏剛拿起來的一槓柴向木磴旁邊一靠，揉揉眼睛，就到碓房裏的扶欄上去取脫下的棉袍。穿上了袖子，也不上鈕扣，用藍布帶子攔腰一繫，一邊走出碓房，一邊和正在桑樹地裏晾曬衣服的他新娘說：

「娘婆的，我到底去看看。」

新娘高抬着紅腫腫的手，正把一條剛洗的褲子穿到竹竿上去，一回頭，安閒和緩地說：

「昨夜裏奶奶同大伯說的話你都忘了哦嗎？」

「我不開口就是。」

三官走近人叢，看見四狗子和東老爹，雙全官三四個人在岸沿上豎龍王旗的石牌那裏聚着。他也就向他們跟前走過去。豆腐店的門上和店堂裏擠了許多人，進進出出，很是雜亂。富黃瓜站在門階上，橫着身子，又開兩手，護衛着那兩腳在內兩腳在外橫跨在門前的放有兩三架老豆腐和豆腐乾子的薄板桌子，浮腫的黃臉有點發紅，看去很是吃勁賣力；每當有人擠



過，他就提着他的疲弱的女人的樣子嚷起來：『噯噯！不好不好！我桌子要翻了！』站在門外靜候着的有二十多個人，老頭子和壯年青年的漢子而外，還有幾個老婆婆和小孩，也有些年青的嫂子遠遠地對這邊望着，手裏抱着小孩或正用麻索紮着鞋底。大家七嘴八舌，有的憂形於色地低聲說着話；有的拿「抓你當快子」「抽你當砲灰」一類的話打趣胡鬧着；也有說些刻薄的冷話，以發洩其愁怨和鬱悶焦急的心情的；也有以一種置身事外的安閒自在的神氣說着笑着的。

『三麻子！上海完了蛋了！上海失掉了！』四狗子以一種做作的非常關切的神情把這消息趕着告訴給走近前來的三官，聲音粗糙乾啞，宛如一隻老鴨的叫聲。——他年近三十，留着「西洋裝」的頭，梳的蓬蓬的，油光可鑑（他把他的黑呢帽珍惜地拿在手裏），瘦瘦的尖臉，面色白而帶青，眼珠發晦，穿着緊小的高領的滿身油污的麻布棉袍。他的樣子神氣在人衆中顯出特殊。他是村上唯一的一個剃頭匠，自小在鎮上長大的。

三官冷冷的說：

『我說總有個道理：甯國府那邊就是上海退下來的？——人呢？怎麼還沒露面？』

『還沒放銃吹嗚哩呢，這樣容易出來！你倒說的好！』

東老爹翹着搬短的花白鬍子在突出的下巴上，在旁邊地上蹲着，頭戴破毡帽，身穿黑老布棉襖，拿着桿光澤發紅的毛竹煙管在手裏。他是村上第一個撒大網的名手，打「飛鎗」（打正在飛的鳥——如野鴨）和「跑馬鎗」（打正在跑的獸——如兔或松鼠）尤有百發百中的名氣。他抬起頭，用他烏亮的，邊角上滿是魚尾皺紋的，老在含着安詳的笑的眼睛望一望。

三官，用煙管指指店裏，禿着舌頭沉靜地說：

「牙齒頭風痛，含下子酒就出來。」

雙全官原和東老爹蹲在一起，兩手捧腮，把他微駝的背脊靠在豎旗桿的石牌上；年歲大約三十七八，露出兩顆闊而且長的積滿垢污的門牙在口裏；身上的短襖肩頭已經綻出幾塊脚油似的棉花，豬肝色的醉醺醺的臉上，在左眼邊，有一塊菊花形狀的發亮的火燙疤痕，此時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打着呵欠含含糊糊的滾着舌頭說：

「我說的話：也出來的了。把人一個個叫了來，他玩你個甯子不見頂！剝狗，我腿都蹲麻了！東老爹，你老人家好功夫。」

「就是要你練練腿勁呀。」東老爹對地上笑着，用他的煙管頂着自己下巴，頭一動一動的，「——老三，你松柴可差不多了？」

「八字沒見撇呢，老爹。」三官和聲地回答，樣子很恭順。

「你今年發發狠，把雙全官的那桿又比下去。你剛娶親，若不然，人家要笑你！」東老爹禿着舌頭說。

「哼哼！」雙全官用他的發烏的嘴屨包了包長而闊的門牙，似笑非笑地，深思地說：「今年呀，做是這麼做，也忙的熱鬧騰天的；這種世道來了，河還不曉得可開的成！」

四狗子坐在石牌上，掬着嘴，輕輕地吹着他手裏的呢帽，凝着神。他把上海失陷的消息告訴了三官；而三官却只淡淡的搭了一句腔，顯然不是他所預期的。他和三官以曾在鎮上居留，見識較多的資格，平日彼此引為最談得來的知己。雖然三官因為他的好賭、濫嫖，以及

許多其他「不上正道」的下流習氣，心裏有點瞧他不起，但是談起道理，發起議論來，三官在村上還是只能找到四狗子是他的同調者。四狗子認爲村上的人都是些什麼也不懂的「山巴老」；在這些蠢笨的「山巴老」之中，只有三官還比較的見過些世面，懂得些一般村上所不懂的事。尤其談起關於打日本的事，和對於皮猴子保長的所作所爲，他倆更能志同道合。因爲他們認爲這類「新派頭」的事，是只有會在鎮上住過的人，纔可以弄的明白的。四狗子望望三官那不經見的恭順和氣的麻臉，——正在東老爹跟前越趨地難看地笑着——用手在那粗闊厚實的肩上拍了一下，無聊奈地帶着點炫耀的口氣說：

「上海退了，你說南京和是不和？」

「怎麼就退了昵？戮的！……到底弄不清楚。」三官神情不屬地回答。

一位老婆婆，短短的頸子，頭上貼着兩個銅錢大小的頭風膏藥，把整個一隻手膊從寬大的袖口縮進棉襖裏面，提着個「手爐」藏在臀部，把棉襖的後擺托襯的高高挺起，一拐一拐的走了過來。她名叫搖弟奶奶，是村上唯一的一位有錢放債的老寡婦，正已揀好了日子，替她的孫子壽官娶親。她的眼睛緊緊鎖着，病之地哼嘆着。

「我要問問你們，」搖弟奶奶衰弱地說：「上海離我們這邊到底多少路呢？」

「那總還遠的很罷？」雙全官把眼睛望着別人，說。

「要過南京蕪湖呢……」三官沉思地回答。

「不相干啊！不要緊啊！弟奶奶你放心啊！」東老爹說。

「哦，我們這邊該說不要緊罷？」搖弟奶奶懷疑地說。

「哼哼！」雙全官噴着酒氣，用手在發紅的豬肝色的粗臉上摩着，「這個話的話，那個都不敢說——還是全靠菩薩祖宗保佑呀！弟奶奶。」

「這種世道……你看可是呢？……」搖弟奶奶哼嘆着，又慢慢拐到別處去。

「昨朝問了人家一天，今朝還是問，總是有錢不好哩！」四狗子嘲笑地說。

「哼哼！這種世道來了，還是沒錢沒兒子的人快活。」

豆腐店的門上一陣騷動。在擠着的人衆中站出一個瘦小的憔悴的人來。鞋底臉，額骨高聳，尖尖的鼻子，深陷的發黑的眼眶裏溜着兩粒細小的老鼠似的眼珠，兩撇八字鬚鬚，澆薄而多皺摺的腮皮一邊脹起，像含着個青果在口裏。臉色焦黃，帶着疲倦的病色。他穿着舊電光洋綫的罩袍，皮領的緊身夾背心，鍍鏈從背心的左邊荷包拉到右邊荷包裏。手裏托着把水煙袋，眉頭緊蹙着。有一種難於接近和不可貌瀆的威儀從他瘦小的憔悴的身體上發佈出來。

他就是保長章延福，綽號叫皮猴子，村上唯一的「脚步寬」的人。他有這引兼售油糖雜貨的豆腐店，有兩隻「四輪子」往來於黃龍溪和蕪湖之間替鄉鎮商家裝運進出口的貨物，經常僱着五六個人手替木商包運竹筏和木筏；他自己在家裏設的有烟燈，在黃龍溪娶了個年輕的「活切頭」（丈夫健在而改嫁者名「活切頭」，多係被夫家價賣。）回來做「小」，「牌九」「單雙」和「大攤」。他是鄰近各鄉鎮數一數二的「行家」；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外邊話」，看見區長縣長可以侃侃而談。臉不發紅，心不發慌。他雖然從小也是拿鋤頭漁叉的，但是因為識的幾個字，慢慢從「里書」「催課生」爬上來，混到今日，誠然還是個滿身窟窿的空架子，可是派頭拿出來已經沒一點「土腥氣」和「魚腥氣」，同村上人比一比，畢竟

乎不同了。

保長站到店門上，不住的用手摩着留在後腦上的「鴨屁股」。店堂裏的人有的走出來，有的留在保長的身後站着；原先在門前靜候的，也停止了談話，向保長注視着。

「瘦了，黃了，也虧的他，真不容易。」東老爹站起來，關心地說。

三官不作聲，把眼睛掉轉，望在河灘邊的渡船上，那竹篙上停着隻白頸老鴉。他好像沒會見過這老鴉，把眼睛儘向他凝看着，看了一回，甩一甩長頭髮，使勁的揉揉發脹的眼睛，偏過頭很快向站在門上的保長掃一眼，又重新去望那老鴉。

保長吹着了手裏的紙煤，正待吸，看見烟杯裏沒曾裝上烟，就把紙煤吹滅了，吐了口清水在地上，歪扯着口吸了兩口冷風，蹙着架名發黑的眼睛，隨口的慢慢的說：

「都到齊了罷？」

「早到齊了，今天沒有不到的。」下面有人回答道。

「我牙齒頭風痛，要命的交易，戳的！我，唔，」他把肩頭抬一抬，又吐了一口清涎，「事呢，是這樣的：——我也不能從頭到尾一五一十的說，沒法子的事，戳的！……這回是縣長親自下鄉，帶着兩個弟兄，半夜裏摸到區裏。——區長是他的堂弟——那個都不曉得。上海退了，廣德州寧國府開到了二三十萬，要快子……這連着多天，區長把我們找去了，就把我們送進當舖裏，縣長喜歡點排場，脾氣躁，一句話不對，就冒火，好像借了他的米還了他的糶！不好伺候……師區裏有公事下來，抽丁的事，要兩次一併交人。從今朝起，限在三天之內交到區裏，五天之內送到縣裏。唔，五天之內送齊。沒價還的。雷都打

不掉的……這回是電法從事！」

「我們村上攤幾個夫子幾個丁，老板？」

大家回頭看，說話的是財寶官。他經常在破芭帽下面壓着一塊摺疊的表心紙，罩着他的「大紅緞子鑲邊」的眼睛。他是個三十以外的老實農人。正站在一棵烏柏樹的下面，挺着皺鎖的眉眼，非常着急非常渴熱的樣子等待保長的答覆。

保長瞪了財寶官一眼，吐了口清涎，吹着了紙煤吸水烟。

「不要着急嘛，你聽他慢慢說嘛！」有人叮囑財寶官說。

「獨頭頂獨戶的大概不能抽罷？」另一個人高聲的問，又像是自言自語。

三官望望那個問話的人，掉頭把眼睛儘盯着保長。保長蹙着眉，露出膩煩的神色，窩着嘴慢慢把烟吐出來，也是沒答覆。

人羣中開始了切切私語，每個人都耐不住的想把自己腦裏的問號拿出來，換個滿意的回答。但是沒人能够回答，除了保長。他們彼此問着或回答着，有的故意大聲的談說，說了之後，注意的望望保長，希望保長可以聽到。但是保長似乎並不會聽到。

「延福哥，」搖弟奶奶站在高粱黃豆梗的堆子旁邊，用她疲弱的發顫的嗓子大聲的向保長喊，把她的短頸子使勁的伸長，「上海離我們這邊到底多遠呢？寧國府多遠呢？我們這邊該說沒事罷？……」

「上海千把里，寧國府百多里。——弟奶奶，你着急了？」保長撇開嘴，矜持地笑着道。

許多人隨着哄笑起來，欣羨地要望一下搖弟奶奶。搖弟奶奶用手按一下太陽穴上的膏藥，不好意思地笑着說：

「可是呢……我不曉得，我要問問喂。」

「病的和殘廢的不能攤籠？」又有一個粗大的嗓子趁着這機會高聲叫起來。

「屋頂上蓋瓦，一個壓一個，是。」保長吸完了第二口水烟，慢慢的接着說；說了這一句，頓了一頓，人聲隨即靜下來。「怎麼一個壓一個呢？飾區裏壓團區裏，團區裏壓縣裏，縣裏壓區裏，區裏就壓聯保裏同我們。套的緊緊的，那個都莫想脫籠！戳的！……昨朝我同聯保主任說了又說了，區長也在旁邊，三當六眼的。我說，我身子不行，我是個擰泥漢腿的底子，我也不懂得個卵子，也沒這個飛天本事。若是不讓我脫這個籠子，我就只好跳河了。——這不是說的水湯話，那個王八灰孫子纔說水湯話！我日搭日的發寒瘥，拖脚不起，頭呀耳朵的嗡嗡響，成天抓着一手心冷汗；多了一口游游氣，不就是個屍首吧！曉得我明開早上硬的是軟的！……」

「那你推不得啊，延福哥……」搖弟奶奶第一個嚷起來。

「那，老板，那這個籠子，只好是你套哦！那我就說……」財寶官皺着他的大紅眼睛，也說。

「這是天生的呢，別個那有這個闊肩膀！……」

「那，雷都打不掉的哦！……」東老爹也含着笑，隨和着插一口。

「歪歪牆不倒喂，那我又說。那……真個的！……」

下面許多人嚷嚷起來；也有撇着嘴作無聲的笑的。保長把烟袋遞給站在旁邊的富黃瓜，尖鼻子皺了一皺，連連歪扭着嘴，吸冷風；而後吐了一大口清涎，把那枯瘦的猴子臉放下來，背起手，硬挺挺的站好，說：

「我曉得有些人不作興我，背後噏咕噏咕的。常時我都不聽。我是地方爲重，我是要替童家祖上挺挺腰幹。皇帝坐在金鑾殿上，也免不得百姓說冷話，可不是呢？……今朝事到臨頭，可不比常時了。今朝是軍法從事，呢，唔，軍法從事！我沒這個闊肩膊的，我只好趁早脫褲。不是我章延福有心做半吊子，是我沒這個闊肩膊。而今大家在日頭公底下，拿話抬我，我章延福的面子比團箕還大了，承大家的情！承大家的情！」

「我的話喜歡說在先。我們在區裏議的，是派我們保裏出四個伙子；丁呢，兩次要攤我們保裏出兩個，可是要送四個，先送到區裏去驗，只收兩個。——從四個裏面選兩個，送到縣裏去。那選不上的還是回來……」

下面人衆中騷動起來，大家都切切私語着。雙全官板着豬肝色的醉臉，大聲的嚷道：

「聽喃，聽喃！老鼠嫁女樣的做什麼喃！」

「我們保裏幾根卵毛？怎麼攤這許多呢！」一直沒有說話，只把眼睛望着河灘的三官，這時麻臉上發紅，偏着頸子嚷起來，鼻孔一張一翕的，像是忍了半晌，終於忍不住的樣子。嚷完了，就把兩臂盤在胸前，掃視着在場的人衆，顯得十分焦躁和不安；而後去看四狗子。可是四狗子儘是低着頭凝視他手裏的呢帽。

別人的戚戚私語反而靜下來了。許多的眼睛集中到三官的身上，渴望着三官再痛快地說



些什麼。大官原在在店堂裏保長的身後站着，這時探出頭，漲紅着臉，急得嘴巴連連的抖動着，却始終沒說出一個圓囫的字眼來。

「聽延福哥說完了，你再說，老三。」東老爹安詳的說。

「你真急的卵子上頸了，老三！」保長含着嘲弄的，然而表示十分親切和善意的笑，接着說：「這是區裏大家公議的，縣長也在場。我就派，也不派你，你真着急；你是剛剛拜堂，我不做那個喪德的事，可是呢！……」

保長對三官的調侃，出乎三官的意外，也出乎衆人的意外。於是引出一陣鬨笑。使得三官發紅的麻臉現出忸怩。會場的空氣立刻隨着保長的神色由嚴肅緊張而轉變爲輕鬆和緩。保長聳肩膊，說：

「可是說這回議的不是派的事，是抽籤！那個進網，那個不進網，全看他祖上陰功。怎麼說呢？議的是這樣的：全保裏幾個丁，就是幾個丁到場。大家馬兒大家騎；拈鬮，拈着了第一第二第三四的，好，算是得了發財票，恭喜恭喜！請你到縣裏去；拈着第五第六到第八的，也恭喜恭喜！請你到寧國府去挑八根索去。以下的都沒事，算你沒造化，請你還是在家裏吃老米飯！……我們全保裏二十歲到三十歲的丁，是：香爐脚底，十五個；楓樹坎，十九個；我們鴨嘴灣十七個。九五一十四，三十四，加十七，就是五十一個了。……在數的難逃，嚇嚇！」

保長換了滑稽的口氣，聳着肩膊，說的有聲有色。人衆中又七嘴八舌的鬧嚷起來。保長頓了頓，忽然沉下臉，吐了口清涎，說：

「有你們說，我就不必說了。到底請你們上來說，還是要聽我說？……」

「聽喃！聽喃！不要打岔喃！」雙全官囔道。

「就像翻了個麻雀窩，戳的！」三官也埋怨着。

保長接着說：「你們說，我就不說；你們不說，我就說……我是好心不討好報，燒香碰着鬼叫。戳的！好像是我要丁要快子，好像都是我章延福出的主意。像這個樣子，我沒這個耐心——不是沒耐心，是事情沒法辦；馬上就抽第三次了，告訴你們說，你當完了哩，寫八字還沒磨墨哩！……」

「幾時抽第三次？」許多聲音驚叫起來。

「七八不離九，就是個把月的事。戰事是緊了，戰綫上的人是倒壩裏填泥沙，爨個眼就大堆大堆放篾也似的放；我聽區長這麼說，自然是縣長有這個話，難不成憑空造謠言！若是南京還不和的話，將來真不曉得怎麼活——先不說這個，我說這回的：這回是，別的聯保裏都是聯保主任作了主；他們當時在鎮上和四鄉把攤的人都辦齊了，今朝已經有望區裏縣裏送的了。他們是僱的客邊人，每人是：丁呢，一百塊；快子呢，是二十塊。要錢不要命！可是我們不敢作這個主。我個是棉花絮裏打不出油，我們地方窮。說聲出錢，大家就紅眉毛綠眼睛，急得頸子比水桶還粗。我和聯保主任說，我們不必學人家，我們還是老實抽籤的好。省的聽閑話。聯保主任說，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那個願意出錢，那個就不到場拈籤；不出錢的，可都要拈籤；沒價還的。抽中了的，就要押送，區裏有縣裏的衛隊在等着收押，該價還的！——我們聯保裏就是這麼辦。我看我們保裏還是不拿錢的好，人也難僱，我們地方

小，沒這個力……這回是渾水裏摸魚；沒有什麼獨頭頂獨戶，也沒有什麼病不病，凡是合年紀的，除了癱子瞎子，全都要碰碰運氣，看是抓天罡，還是抓孺十！出了錢，也冤枉的很，作興抓到天罡老花子，可是呢？……」

保長一口氣的搶着說完，就打算望店堂裏面走去。人衆中像發了黃梅大水，轟轟的嚷說起來。許多人掙到前面來，把一塊塊的話句呆長耳朵裏追着仍過去：

「出多少錢？」

「一個人攤多少錢？」

「又拿錢，又拈圖，錢給那個呢？」

另有些在後面的，亂嚷着說：

「我們也僱好了！老板……」

「我是不出錢！我拈圖……」

「我也拈圖，碰碰運氣，戮的！」

保長回過頭來，重新站定，蹙着眼睛，說：

「我這裏牙根像火燒，頭像錐子錐。你們做好事莫吵好不好？……出多少錢，你自己算好了：四個丁，四百；四個伙子，八十。四百八十，五十一個人攤！公公道道……。可是話要說在先：別的保裏我不管，我門保裏是：要出錢，大家都出錢；要拈圖，大家都拈圖。我不喜歡大雨裏下田畝，拖泥帶水的。你們大家商量商量，齊齊心，回頭找你們甲裏接頭，明朝早上給我句回話。期限橫豎只有三天，軍法從事！你們莫捉我攔櫃子！若是我這裏

急的熱鍋上螞蟻團團轉，你們那裏捱持鬚子一千二百歲，那我巴不能夠的！那我把事交給區裏衛隊親自來辦，我正好脫籠子！」

這最後幾句，保長說的分外響亮，以致他那老樹幹似的瘦頸上梗起了幾根蚯蚓似的青筋，喉嚨也嘶啞了開來。於是他吩咐大官到對河香爐腳底去傳話，又差使另一個甲長到楓樹坳去。這裏保長拍拍電光洋線的罩袍，連連吐着清涎，在衆人嘈雜的吵嚷聲裏，歪歪倒倒地鑽進店堂裏面去了。

#### 四

會散之後，許多應該抽籤的合齡的小夥子以及他們的家長，緊隨着保長皮猴子的身後，擁擠到豆腐店裏，把他們所不明白的許多問題，亂七八糟的吵嚷着，請求保長詳細的解說。另有些和派伙抽了不相干的人們，也擠在裏面不肯散去，以一種對於一件新鮮少有而又不大了解的迂遠的事情的好奇的心情，提出些隔膜的好笑的問題，希望得到回答；或是發表一些自己也不能信任的推測和議論，以排遣他們心裏的難以捉摸的憂傷和皇慮。搖弟奶奶沒本事擠進店堂裏面去，提着她的手爐藏在背後棉襖裏，在門外拐來拐去，向每一個人申問她的只有十七個年頭的孫子壽官是不是當然不參加抽籤，希望人家給她一個「三千八百里不相干」的斬釘截鐵的否定答覆，使她自己可以確確實實放穩那已經放穩了的心。

三官仍舊和東老爹四狗子他們在石牌旁邊站着。他的心裏也裝滿着疑問。最使他不明白

的是別保裏的辦法：若是有的抽籤，有的出錢，那麼抽籤之後，就不必另外花錢僱人，那些不參加抽籤的人拿出來的錢到底作什麼用呢？他把這個問題問四狗子。四狗子把他的沒神的發晦的眼睛瞪着他的呢帽，說：

「曉得他們玩的什麼鬼把戲！」

「癱有癱法，駝有駝法，」東老爹笑着說：「各有各的千秋。我看延福官的主意倒是一斤十六兩的足稱，大家沒的說的。管別保裏做什麼？我說你們還是莫用那些冤枉心思的好。」

「不是呢，我看他的話對不起樺眼來呢。」三官和聲地說。

「四百八十塊錢，五十一個人攤。一個人只攤得九塊多不上十塊錢，小意思。我看你們約約伴，老老實實把錢湊齊了罷。真出不起的人少。開了河，又頭下水用點功夫，一夜過來就當住了。」東老爹說。

「我真是粗糠裏打不出油！——有錢我也不出！聽着他把我們當卵子搥，我還要活了哩！」四狗子憤憤地說。

「啊，你少推一板就行了！爭那些閒氣！」三官說時，尷尬地笑着，笑得出奇的難看。

東老爹托着手肘，安適地吸着他的毛竹烟管。他看見搖弟奶奶拐着一雙芋頭似的腳望這邊走來，就概一概突出着的下巴上的花白鬚子，一半認真一半打趣地說：

「弟奶奶，你撮個十塊錢給四狗官，我做中。你放心不放心？」

「放星，我還放月亮哩！」搖弟奶奶撇一撇鎖着的嘴，裝模作樣地回答：「他借的我五塊錢，三個月利本不見面！」

「我的推剪呢，不是……一把嶄新的推剪哩！」

「有東老爹做中，我不借也要借。你莫急！我可是要東老爹的字據，我不要四狗官的。我可是二十個鈔一個月，背後你莫又說我放惡賬。」搖弟奶奶得意地說着，走開了。

三官在旁澹笑着，不住的用袖口拭他的發脹的眼睛。極力幫着東老爹替四狗子說成這筆借款。他希望東老爹能夠向每一個不肯出錢或是出不起錢的人去申說一番，並且幫助他們籌足錢數，如同幫忙四狗子一般。他知道東老爹應該有這分熱心。但是他畢竟沒向東老爹說出自己的願望。他把手背在後面，很老成的穩穩的站着，關心地看着四狗子的神情。四狗子青灰色的瘦臉陰沉沉的，看不出到底在想什麼。三官覺得有許多話需要和他討論討論，但是却不容易開口。他覺得今天的情形有些特殊，四狗子在他面前忽然生疏了。

「輸個十塊八塊的是常事。」四狗子把他的黑呢帽戴到頭上，筒起袖口，瑟縮着單薄的身軀，像一隻鴨子叫似的說：「老子窮是窮，也不在乎這幾個錢，我就是心裏不服！野屌鬍的纔服哩！你想想，這是剛剛動頭，以後三四次的抽，還要抽個沒過數。像這個樣子，骨髓都要吸盡嘞！聽聽那些話，一句句壓着你：一回子雲帶，一回子鋼鞭，軟哄硬嚇的，是些什麼鬼把戲，滿口縣長區長的，嚇嚇那些沒長卵子的山巴老罷了，嚇老子還差一大概哩！」

「聲音小些！」東老爹開開的笑着，把煙管咀子抹了抹，遞給了四狗子，「這不是走氣門的事……大路上說話草窠裏聽……都是世道不好，不能怪他。」

「我呀，東老爹，」四狗子吸着煙管說：「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天王老子都不怕！我兩個肩膀抬着個頭，一個人飽，一家人飽，我怕那個？我不像別人，……這回我就是不出錢！」

三官僵硬地站着，心裏感到一種難忍的不自在。老實說，四狗子說的這番話，他心裏是完全同情的；可是他不明白爲什麼覺得句句都戳着他的耳朵，使他沒法耐煩聽。他甚至對四狗子起了極大的反感。他鄙視這個滿身流氓光蛋氣味的剃頭匠。他覺得四狗子站在他面前，渾身上下都有點使他看不順眼。——這麼副形相，算個什麼派頭哩！連那晦色的眼睛眨一下，也顯的是不上正道的。一個三十歲的人，有手藝，却不肯安守本分；成天成夜在賭博場裏混日子；也不打算成家立業，娶了個老婆又賣了；偷雞摸狗的鬧，把身子弄成個癆病坯；那裏有一點人的氣味哩……

三官板着臉，硬挺挺地站着。突然的掉轉身，頭也不回的走回厓房門前劈他的松柴去了。

新娘候在厓房的門上，套着鞋底。她已經知道了這回派快抽丁的辦法，她預料丈夫回來，一定是笑着臉高高興興的。可是三官走近來，却不望她，把衣服脫下，胡亂扔到柴堆子上，在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拿起斧子就劈柴。新娘用眼睛瞟着他，走過來替他揀起那扔到地上的藍布腰帶，一邊說：

「到底是出錢，是抽籤呢？」

三官不會答理；抬頭看見他新娘用刨花水刷的烏亮整潔的「巴巴頭」上，插着一根繫有

白色綿線的針。那白綿線長長的，直拖到衣領上。這個使他十分惱怒。他看不慣這種不懂禁忌的派式。他停了斧子，惡狠狠的瞪着眼；牛響，粗暴地喝道：

「娘費屎的！白綿線掛在頭上，你咒那個死？你是那裏學來的新鮮派頭？依我的火心，我就一斧子砍掉你的！……」

新娘沒料到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被那粗暴的喝罵嚇了一跳。等到聽明白了，她趕快把白綿線連同針都取下來，插到手裏的鞋底上。她仍舊鎮靜的，從容自如的拉着鞋底上的麻索，低着頭，露出好笑的神色。她明白他這顯然是無中生有的要和自己鬧氣。因為關於這類禁忌的事，他平日不但表示不講究，並且曾經拿這個取笑過奶奶的。——「鎮上還有穿白鞋戴白帽的哩！那裏有什麼不吉相？」現在想起來，這話還似乎在她的耳朵裏響着。但是她望望丈夫那個有氣沒處出的兇樣子，她把衝到嘴沿上的打算擦撥他幾句的話重新嚥進肚子裏。

「我倒好笑吔！……」新娘嬉弄地說了這一句，就翩然的走進屋裏去了。

三官一口氣劈了十幾樞粗個的松柴，劈的滿身發了暖，頭上冒騰着熱氣。他剛纔宛如一缸亂七八糟迴旋着泥沙的渾水似的心緒，似乎慢慢的清澄了下來。他覺得心裏輕快了許多，開始有了回味剛纔聚會時候的種種情形，和思考許多問題的餘裕。保長剛才的言談神態還活現在他的腦子裏，他還是認爲很惡劣的，但他不明白爲什麼不如平日一般的使他嫌厭。他甚至覺得自己也有些同情他的成分，如同東老爹他們一樣，覺得這個保長的事確是不容易做的。除了他確是不能再有其他的人可以担当。他追想着自己不禁地曠出那句話的情形，很以今天不會和他頂撞起來而自喜。他覺得保長似乎很看重他，似乎對他很懷着善意；大哥和奶



奶的話是有點可以相信的。雖然分了家就可以免去參加抽籤的希望是粉碎了，可是保長報告的新的辦法自己覺得是大大可接受的。他沒有料想到抽丁的辦法如此的輕易。雖然十把塊錢也是一個使他心裏發疼，身上冒汗的數目，但是和他原先所模糊地預想着的可憂可畏的程度比一比，到底差的太遠了。爲這個他當時感到了意外的驚喜。他希望保長說的不僱人頂替，還是大家抽籤的話，只是一句隨口說的反面話，他一定有辦法使大家都拿出錢來。可是想到四狗子的搗亂，不免使他氣惱。他推測村上的小夥子，敢於冒險抽籤的，除了四狗子決不會還有別人；就是四狗子怕也是說的氣中的話，他不見得真有那個胆子敢去抽籤。然而他拿不出錢却也是事實：這流氓不打算好好的做人，向來瞧不起他自己，說不定他真拿穩了主意不肯出錢哩……

——男子漢，大丈夫，怎麼看的自己連十把塊錢也不值！他臨離開石牌那裏回來時，腦裏氣惱地冒出這句話。他很想走回去指著四狗子的鼻子罵出來。他懊悔自己不該太早的回來，他應該留在那裏，聽聽別人的意見和打算，看看東老爹是否還熱心地勸說四狗子，並且促成大家齊心一致的湊足錢數。然而有一個什麼東西挺在他的心裏，使他無法再回那裏去。於是他把事情開始望最壞的地步想，想到自己中了籤，那時將是躲逃呢，還是大大方方的已到區裏去候驗呢？……忽然的一個意念跳進了他的心裏：

——我的眼睛不行，我的眼睛裏有硝砂！

他的漸漸陰黯下來的心，忽然的被照亮了起來。他想眼睛是最要緊的東西，區裏一看見，就會不要他的；或者他可以由大哥和奶奶去請託保長到區裏關說，證明他的眼睛事實上

是看不清東西的……

然而他感到了羞愧；也許是劈柴劈的渾身發熱的緣故罷，他感覺得寒風拂在他的面上，證明自己的臉是熱燙燙的。他心裏有一種霪雨天氣的陰濕潮膩的極不舒爽的感覺。他不明白這種感覺之所從來。隨着，隱隱約約有個學堂裏王先生的印象顯現了出來。他想到自己有多天似乎把打日本的事完全淡忘了。不，自己並沒有完全忘却。今天他聽到四狗子說上海敗退的消息，原先本也有像平日一般的對戰爭關切的心情，想去問問明白，並且和四狗子談論一番。可是等到見了四狗子的面，四狗子再提說這個時，却忽然使他感到十分的不自在，他只能勉強的敷衍了一句，希望四狗子不再提說此事……上海方面敗退了，形勢緊張了，平日對於戰爭那分關切之心，對於日本鬼子的疾惡和憤恨，都跑到那裏去了呢？關於南京和還是不和，寧國府一帶的駐軍又將怎樣的問題，爲什麼此刻再沒有像平日一樣的要求了解它思考它的那分熱心和興趣了呢？他不能解答。於是他肯定的料想：就是王先生自己，他也是不見得真敢或是真的願意去當兵和日本鬼子拚命的！但隨即他又把它否定了。他的腦裏重復成了糲糊一片，許多使他煩躁的東西像火星子似的亂冒、亂舞。

——打了這麼久，還是抵不住，趁早不要打了罷！不要出你祖宗八代的氣了罷！他忽然的這麼想。

隨即他斷定南京一定是講和。上海都退了，南京怎麼不講和？一定是講和！這一個想頭突然的使他感到大大的鬆快，像一陣風，把那些火星子似的使他煩躁的東西，全都捲了去。然而他又不能相信自己的推斷。他懊悔剛才不會和四狗子好好討論一番。他渴望着有人從鎮

上來，傳告南京確已講和的消息。

——我說就是不能講和！

——中國人怎麼這樣不爭氣嘛！

——娘賣辰的！大家齊齊心，看看那個狠些哩！

他聽到有個粗而發澀的聲音如此這般的在耳朵裏嚷着。他漸漸辨明白了，這是他自己的聲音。他覺得好笑。

然而他忽然又變得極其惱怒……

「戳的！」

三官不知道該怎樣處理自己，他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情形。他罵了一聲，咬住牙齒，把劈開的三升松柴，狠狠的扔了出去，直扔到碓房門口，把奶奶昨天堆好的那座柴墩子也打亂了。

奶奶從上朝聽說保長皮猴子已經回來，就着急的打後門溜到豆腐店裏去，要趕早聽聽保長帶來的關於抽丁派伏以及寧國府一帶駐軍動靜的消息。直到會散了，她還坐在豆腐店灶房門口，靜聽着擁擠在店堂裏的人衆向保長吵嚷着問東問西，以及保長過足了煙癮之後從內房裏走出來，向大家談說各地押送壯丁的情形和前線上慘烈的戰況。直聽到保長談完了，人也散的差不多了，她纔鎖着眉頭，同翰齋頭慢慢的走回來。

三官已經劈了大堆的柴在地上，够奶奶和翰齋頭加緊地檢堆一番的。奶奶堆着柴，心裏像佈着重霧，她擦撥不開那些漠然一片的東西。她感到沉重和窒息。她原期望着從保長那裏

聽些消息，那些消息能像一把鑰匙，三言兩語就可以打開她心裏繫着的無形的鎖。但結果，那鎖也許打開了，然而却分明感覺得另外加添了許多東西掛到她的這裏。保長末後所談的，不僅使她深覺可憂，而且使她深覺恐怖。她簡直不禁的寒顫着。她從來沒聽說過這樣許多可怕的事。

「你聽到福老板剛談的麼？」奶奶低沉地伸着長氣，看着兒子說：「這種世道！唉，這樣的世道！」

三官沉着麻臉，出力地狠狠地劈着柴，爲他自己心裏翻騰着的種種思緒所苦。他不會注意到奶奶說的什麼話。但他希望知道一些散會之後的那邊的消息。於是他停了斧子，甩一甩頭髮，用袖口拭着眼睛和額上的微汗。

「這樣的世道，唉，到底怎麼弄法呢？」奶奶繼續嘆息着，說：「照福老板那樣的說法，那裏能算人命呢？鷄都不如嘛，螞蟻子都不如嘛！不都是人家乖乖賣麼？不都是從小捧花樣的捧大起來的麼？」

「說一陣子排砲，人就放筏樣的倒。」鬍鬚頭瞪着他的大塊白珠的圓眼睛，見神見鬼似的向他小爹說：「都是頭歸頭，腳歸腳，屍首一車車的望江裏海裏拋……還放毒氣砲，說。」

「怎麼這樣狠的心呢？」奶奶顫慄地說。

「泥沙樣的沖沒了，又補上去；不敢上的就是一指揮刀見閻王！說那機關槍真邪樣的響……」

「那個說的？」三官很鎮靜的樣子問。

「福老板說的。」翦鬚頭露出焦黑的牙齒認真地回答：「福老板說是縣長說的……說常時打了三日三夜也看不見日本人是團的扁的，好歹挨不近身，說·好歹是肉包子打狗，一去無來時，說·好歹是倒塌裏填泥沙，說·還說還說壯丁交了去……」

「你小把戲不要亂說亂道的！」奶奶着急地截攔着。

「福老板叫我們不要說出去。」翦鬚頭忽然想起來似的，伸了伸舌頭低聲地補說着。

「許多人都在那裏聽他談麼？」

「擠滿一店堂的人……你又不去。現在都散了。」

三官不知為什麼有點高興起來。他喜歡翦鬚頭的姪子再多學些舌。於是他望望奶奶。

「還說了些什麼呢？——不要緊，這裏又沒有人。」

「鎮上和黃龍溪，這兩天許多人回來了，都是南京蕪湖住家做生意的；寧國府也有回來的。說日本飛機見天見的炸。到處都有漢奸。——連鎮上說也有漢奸呢。說再等兩天南京不講和，他就決計拆木筏了。」

「不曉得你表哥回來了沒有呢？也該抽空去看看。」奶奶自言自語的說。

「福老板說，這回是渾水裏摸魚的法子，還可以花錢僱人，以後就不行了，以後就一個蘿蔔一個坑，不許僱人了。這回是瞞着上頭的，上頭不曉得。」

「還不曉得可僱的到人呢，」奶奶說：「這邊也僱，那邊也僱的！要僱就要趕早了呢！

果然僱的到，也罷了。十把塊錢的事，就是借閻王債，也要借來呀。」

「他們都願意出錢了麼？都說不抽籤了麼？」

「聽福老板談談那些事，那個有七個頭八個腦還敢抽籤？」奶奶疲弱地接着說：「東老爹末後出了個主意。說那個拿不出錢，就到祠堂裏借。等開了河，東老爹親自經手扣魚斤，半斤對八兩，八兩對半斤，沒有訛賴得去的。福老板就跟着說，「還是這樣罷，索性都是祠堂裏整一墊罷，都是魚斤裏照扣罷」。在場的人都一口同音的答允了。現在他們已經派了二班人到楓樹坳和香爐腳底去了。——東老爹親自過對河。吩咐都照葫蘆畫樣。東老爹可真是個積福的人呢！真是好人，少不得的人！」

「戳的！」三官忍不住地抿嘴笑着，揉揉眼睛，就像他平日擱下了一個長途重擔子那樣的神氣，迷迷的矜持的微笑着，輕鬆地動一動肩膀；慢慢自語地說：「都是皮猴子做好了繩子的，硬要變個把戲！」

「明朝大早福老板就到鎮上去找客邊人。東老爹作主，祠堂裏叫轎子送他去。在場的人都說「這是該當的！」財賣官同和尚頭自己要抬他去。」

「財賣官喜得紅緞子眼睛一眨一眨的，嘴巴都抿不過來！」齙齙頭學着財賣官的樣子，笑着補說。

「這回是算馱過了，只看找不到人了。還有下回喂，這回不過是個甜頭子喂！唉，想想的話，真是卅字不斷頭的苦。這樣的世道，聽福老板談談，我都從心裏冷出來！……你說該僱的着人罷？」

「他那個飛天本事，莫說僱人，就是叫鬼推磨都不是難事！」三官欣賞地笑着說。

「他可說人不容易找呢，只好找找看呢。」

「多少陽間不收陰間不要的客邊人！若是驗了不要的，就白手捉老鴉，乾得百把塊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財喜麼！快子更容易，幾天還不就毛都不少一根的放回來了？」

「驗不上的也得一樣的钱，我說這個事不公道。」

「他那個猴子轉扭的貨，眨眨眼睛就是一個法，曉的他葫蘆裏裝的些什麼藥！」

奶奶抬起頭來四處望望，抑制地吐着長氣，低聲地說：

「你那嘴巴不要淌水樣的罷！你做好事給我訥點言罷……」

三官望望奶奶着急的神色，鷹鉤鼻子皺了皺，抿着嘴笑了。

## 五

是鴨嘴撈開河的日子。吃過早飯之後，大官就出發。他要沿着河灘步行去上游五里外的河界那邊，先去和東老爹接頭，勘定搭蓋「金字棚」的地點，以便老三和老二隨後將他們的「絲瓜殼」連同一切必需的用物運到，就可以立刻搭蓋棚子，安置鍋灶。鴨嘴撈的規例，開河是在五里外與楓樹坳戴村交界的河面開始；在那裏三天三夜，（日間用網，夜間用叉）而後移向下游，直打到和屬於黃龍溪的河面交界的終點為止。

大家心慌意亂的，整整忙了一個上朝。三官先把劈好的松柴和墊棚子用的葦草挑了葦葉實實的幾擔上船，隨後挑來三四個人的枕被鋪蓋，三副大網，兩口鐵鍋，一袋米，一袋鍋

巴、青菜和辣椒以及大嫂和新娘製備的糯米餛飩，鍋巴和炒米。輪船頭響着鼻裏濃涕，也幫着搬竹竿、漁叉，以及許多零星用物；隨後把他小爹的兩把土槍搬來，連同藥硝、鐵砂和「帽子」盛做一篋籃。他們把東西一一打點上船，輪船頭就回去等他二爹趕編高粱玉黍桿的棚牆，以備幫同搬抬上船，趕早動身。

三官危坐在尾艙藥草堆子上，無心無緒地，一會掂着漁叉桿的重量，試驗它的長度；一會拿起土槍，察看「雞頭」和膛子。——膛子裏已經裝好鐵砂和藥硝，膛口塞着紙。小小的「絲瓜殼」上被一切搬來的用物塞滿，堆的東橫西豎。河灘裏來來往往，走着搬運東西的村上人，彼此喧嘩着，對岸上的家屬們叫着，卵石砂子被踐踏得發出煩囂的聲音。三官的心里也像他的小漁船，也像面前這個擾攘的河灘，他覺得亂雜而無頭緒，惶惶然無法靜定。他極力要壓下心裏的使他困惑的東西，要從那些塞的滿滿的零亂無緒的東西裏面搜尋他所需要的，如同在鎮上雜沓的鬧市裏，他要搜尋一個脫失的同伴。他的渾濁的眼珠泛着一種惘然的光。他不知道自己要在心裏搜尋什麼；宛如在一個熾熱的夜裏，他被滿身的發癢所騷擾而不能安眠，他用手遍處搔摩，但搔着的總不是發癢的所在。他想也許還有什麼必需的東西遺忘了，沒曾搬上船；也許還有什麼要緊的話忘記交代給他的妻。但全都想不起來，——或許全都不是的。別家的船此時已經有幾隻開始向上游出發，河面上響起了委宛悲壯的欸乃歌聲。在往常這樣的時候，他會立刻發急，說不定還要和二哥鬧一場氣。因為他的脾氣向來是要事事佔別人的先，不甘落在別人後面的。但是今天他却顯得極有耐心，他並不急於要動身。對於二哥的「屎到屁股門裏纔拉褲子」的滿不在乎的脾氣，他也毫未生怨。或者他根本



沒會注意到這些。他只惘然地，靜靜地坐着。

等到河邊的船只剩下零落的數隻，二官纜和賴賴頭把剛纜趕着編好的蓆棚七手八脚的慢慢抬運上船。二官三十多歲，胖胖的，潤而多肉的臉子老在嘻笑着，動作安閒遲緩，有一種樂天知命，天塌下來都以爲和自己不相干的神氣。這個木匠在黃龍溪招贅了一頭好親，衣食用度都不必自己發愁；每月工資所入，管自己吃點糕餅，喝點酒，推兩板牌九以及打點「傷皮不傷骨」的二四馬將。他的性情甚至相貌，看來已經不像和大官三官是同胞弟兄了。

「啊呀！真的都開走了嘞？我當還早的很哩！」二官把四五斤蓆棚胡亂放到什物的堆子上，忽然纔發覺到似的笑着嘆道。於是他說：「我還有煙管沒拿來。」連忙跳下船，像一隻鴨子似的扭着臃腫的身子重復跑回岸上去。

二官拿了煙管，帶着富黃瓜回來。富黃瓜收拾店裏東西，自家的船被撐木筏的夥計們先開走了，他沒趕上，要求搭坐他們的船同到上游去。三官等大家都上了船，纜拔開篙子，離開船身。賴賴頭也幫着二官打動起槳來。

連着下了多天的雨，到夜裏山頭飄了幾片雪花；這是個新晴的極好天氣。太陽偏斜地掛在頂空。她的光和熱被四周重重陡立的山巒屏蔭着，顯得特別寒涼。香爐峯的頂上蓋着一層稀薄的雪，整個的山身在陽光裏現出明麗鮮潔的寶藍顏色。那從旁露探出來的更遠處的山頭，有的泛着金紫色，有的只是淡淡的一抹靛青，使人分辨不出是山還是天邊的雲霞。近處山上密茂的樹林蔚成大塊大塊的重色濃墨；有些孤零零的老樹散落在四旁，遠遠的望着，有的像一個「奉」字，有的像一個「孕」字，也有像「華」字，像「萃」字的。人們可以想像，在那

些叢林深草之間，正奔跑着許多急於覓食的麋、鹿，或是野豬和花豹。香爐腳底的人家和面前漸遠的岸上的村舍，雖在中午時光也蒙着一層似有若無的輕靄。河水靜靜的，一片深碧，清澈得可以看見水底鱗鱗絲錯的長有綠苔的石塊，以及在那些岩石上面悠閒地擺着尾巴或是一陣陣忙竄而過的大的小的「青魚」「白魚」「黃尾巴」和「雪花魚」。紅蓼、野蕪和蘆葦芒菓之類叢生在兩岸河灘的邊沿上。綠頭野鴨和水鶴從這裏飛向那裏，不時的發出怪叫；有的打船邊疾飛而過，可以聽到那慌張而遒勁的呼呼鼓翼聲。四處都是冷清清的。翁鬍頭低緩地哼着船歌，和搖曳在遠處河面的欸乃聲應和着。

三官頸上圍着他的土製面巾，手裏橫拿着滴水的竹篙，在尾艙上站着，宛如個泥塑的立像。他心裏覺得塞滿了東西；又像什麼東西也沒有，空虛得有點發慌。富黃瓜緩慢的女人像子和二官有趣的說笑聲，雖近在他的耳邊，但聽來如在一個幻夢之中。對於他們的談話他沒有什麼反應，除非問到他而必需回答，他就一直不開口。

二官正以一種談說一個好笑的故事的神氣，談着他在黃龍溪所得到的關於寧國府前兩天被日本飛機慘炸以及大批商人逃難回鄉的見聞。每談兩句，就發出一陣簡短的笑聲。富黃瓜歪歪的蜷縮在葦草和松柴的旁邊，浮腫的臉上被憂鬱所籠罩；對於二官的津津樂道，他不時的報以抑制的低幽的長嘆。

『那個娘賣屁的，就是日本飛機呀，』二官擠在什物堆裏搖着漿，胖躡躡的身體慢慢俯仰着；一邊笑着說：『聽聽的話，氣人的很哩！就是挨着屋頂飛，三四架，你來我去，織布棧的。要炸那裏，就只好隨他炸那裏。怎麼吃了老虎胆，怎麼那個放肆法呢？他就曉得我們這

邊沒有「朝天砲」，我們也有來福槍呀！怎麼就不打呢？讓他嘗着了甜頭子，望後更要炸的有滋味了哩！我說的話呀，就拿土槍打，——有「過山龍」更好。老三，這個可比打綠頭野鴨有勁了哩！」

「那怎麼能打呢？」富黃瓜恐怖地說：「你開了一槍，他曉你在那裏，你還有活命哩！」

「二爹，你不是說還有漢奸撒黃豆呢。」翦翦頭插着說。

「撒黃豆是什麼門道？」

「那曉得是什麼鬼門道！說是對屋頂上一把把的撒。下頭撒到那裏，飛機就炸到那裏。鼎老板說的。鼎老板親眼看見的。鼎老板的慶和布店開在玉笙閣。玉笙閣一條十字大街，炸的影子都沒了。鼎老板像死了老子娘樣的，那天在街上同我們談，「我就逃出一個光身人，換洗褂褲也沒弄出來呀！我是半生辛苦呀，我是半生懇勤懇儉呀，我兩三萬的家當一夜過來就捋了把光痿唾呀！」哭的那個屈樣子，像個小把戲樣的。想想，又惹人笑又惹人可憐哩！」

「他店裏的夥計伴作呢？」

「炸死一個燒鍋的，兩個學乖的。」翦翦頭又插一句，賣弄他的好記性。

「鼎老板自己躲在小東門，一棵樹幹上堆着稻草，他就躲在稻草堆子裏——躲在稻草裏有什麼用呢？那種時候，怕也是嚇得鬼摸了頭了。說是呀，那旁邊有個莊稼人家，收了棉花，一袋袋的裝着，放在門口晒場上。那娘賣戾的飛機看見了，當是什麼火藥哩，孔通！孔

通！河礪上屎屎樣的，放了兩三個彈。鼎老板在稻草裏，跳的離地三尺。半天半天，扒出來，眼睛吊直，問人說，「啊，我是活的是死的嘍？」「哈哈哈哈哈，怕真是這樣的噢？怕真是嚇的變成個癡頭了哦嗎？哈哈哈哈哈，我想起來就要笑！」

「你還笑哩，人家在那裏哭都哭不出了哩！」

「那天下午時光炸的，炸了三次，去了一批又來一批。從南門到楊柳鋪，那些難民呀，說是像螞蟻子搬家樣的，推小車的挑籬筐的，……拉去幾十里長。說是沒一個人臉上有血色，眼睛都是直吊吊的。那天黃龍溪一個湧椿，毛估就有三四百，除了本地的，還有徽州幫呀！……那個熱鬧法！」

「鎮上到的也有幾百呀。鎮上還不止寧國府的，鎮上還有南京蕪湖來的。」

「你怎麼曉得呢？」

「我前天纔從鎮上來，我不曉得？——你家在南京做官的那表親也回來了，我在街上看見的。聽說他回鄉看一看，就要到江西去。回來不是我告訴你奶奶，你奶奶不是說叫老三打兩對野鴨拿兩條雪花魚同她一路去看看他去？」

「這個話是你說的呀？我當那個的德律風哩！」

「二爹，」翦鷄頭頑皮地撕開他的破爛的嘴角，艱難地笑着說：「富官差一點點把條命送在寧國府哩！」

「你真瞎說！你真瞎說！」富黃瓜羞澀而又着急地高提着他的女人嗓子叫道。

經富黃瓜這麼一攔截，愈加引動二官的好奇，而翦鷄頭也愈加有了逗趣的興頭。小小的

漁船上翹起了二官的笑聲和富黃瓜急亂而帶着悲哀的尖溜溜的叫嚷。三官正已拿起土槍，扳開雞頭，從篋籃裏翻出一隻裝黃煙的小鐵盒，打裏面拂出一個小「帽子」，安到雞頭下面的「硝眼」上，醜臉子板着，眼睛沉沉的，隱着前面遠遠的紅蓼叢裏正在吵嚷着的一羣野鴨；那一共是八隻，土話叫做「八鴨」。（有一種兩隻在一起的，名為「對鴨」）

莫吵！莫吵！小爹打八鴨！」鴦鷄頭低抑着啞啞的嗓子說。

三官蹣着，用袖口胡亂拭了一下眼睛，從容沉着的慢慢舉起槍；槍把剛碰上他的鷹鉤鼻子，他就「坪的！」一聲發開了火，紅蓼叢裏隨着洒洒的一陣亂響。那槍聲在河面上轉着，像一個活東西四處亂竄，只是竄不出去；許久許久，才覺得那聲音爬上了山頭，驟然的渾大起來，立刻就散開糝糊了。許多的水鳥從河邊，從樹頭，從灌木的叢中驚飛起來，放出各種奇怪的鳴聲。

「打着了！打着了！我只看見飛走兩隻！」鴦鷄頭加緊使勁打槓，一邊瞪着大眼，神氣非常的嚴肅，微微的喘息着。

「到底什麼新鮮事，老三？」二官笑着問。

「他家皮猴子拿他賣錢。」三官拔出「通條」在槍膛裏搗着硝屎，毫無表情地答。

「不是賣錢的事……」富黃瓜疲倦地嚙嚙着。

「你家長慶兒說出來的，你自己也承担了。」鴦鷄頭得意地點點頭。

「怎麼個賣錢法呢？」二官在喉嚨裏笑着，興會的問。

「聽我說啞！」富黃瓜無可奈何的說：「你們那樣說法，明朝下巴都要掉。我一五一十老

實說給你聽罷：是這裏僱壯丁了，到區裏去驗，伙子都找着了，壯丁只找到三個客邊人；還有一個打起燈籠沒處找。日子又逼了，我老板雙手握不起四拳頭，就急的對我說：「富頭呀，這個事，只好你去樣一樣勸！」我唔收了一句，他就罵我。我心裏的話，怎麼想的起來，我也當壯丁了，還當老丁哩！到閩王那裏當個陰兵也不見得要我。——的實是我老板沒法子想，不是他存心做這個事。他心裏急，他自然罵我；不拿我出出氣，拿那個出氣去……」

「那天早上你下河礪洗東西，我看見你哭的眼睛像桃子！我問你話，你也不答我。那時候你福老板還沒動身，什麼僱不到人喃？人打總子還沒去僱！」

「是這樣的喂，」富黃瓜窘苦地拉長着聲音說：「先同我商量，怕的人難僱的齊，——我心裏自然難過呀，給你，你還笑不成！算命先生說我今年流年不利，千萬莫做險豁事。明明曉得區裏不收我，可是假使犯鬼呢？我老板口口聲聲說包我沒事。我心裏的話，你莫拿荷葉包了個屁給我喂。——我四十多歲的人，又不長鬍子，他報我二十九。假使犯鬼……我越想……」

二官望着富黃瓜可憐而又嚴肅的樣子。一直哈哈的笑着，小笑一會，又大笑一會，三官和翁翁頭却沒笑，他倆把眼睛盯在漸漸靠近的紅蓼叢裏。翁翁頭最先看見一隻野鴨在水裏扎拌着，喜歡的直叫吵；那野鴨慢慢靠到了船邊上，伸長頸子，亂撲騰，三官伸手齊頸子捉了起來，扔在腳邊。隨又飄來一隻，已經沒了氣。紅蓼叢裏還在亂動着。三官檢起那隻死鴨，遠遠的跳上河灘，用槍托在叢裏撥着，檢起一隻又一隻，一一扔到尾槍裏。

「小爹，只有五隻，還差一隻哩！」

「天不早了。够了，够了。」富黃瓜說：「够贈你家表親的了。——上水船好比爬灘。」  
「還要弄兩隻煮醃菜自己納福哩！」二官等老三跳上船，重新打開漿，格格的笑著，說：「夜裏再打罷。——你說喃。末後呢？」

「末後，末後還有什麼說的喃？我心裏的話，我命裏有屎吃，黃狗替我銜到枕頭上。可是天上掉下來的事嘞？末後我就只好去。我老板送我去的，我肚裏直打鼓，腳都彈琵琶。——還算好的，真的不收我。」

「驗了沒有呢？」

三官打了野鴨，不知幾時心裏似乎略有頭緒，覺得舒坦了些。他漸漸鬆開了沉悶的醜臉，對這邊說笑的人隨和着。於是他插口道：

「驗哩，驗個卵子！都是做給我們大家看看的，都是做好的糞子。一村的人都裝在他荷包裏！」

「驗可是驗了的，不能瞎說。若不是爲驗的話，送我去做什麼呢？」

「恐怕就打總子沒到區裏去！——你說說看，是怎麼個驗法？」

「若不是爲的要我到區裏去做個樣子的話，送我去做什麼呢？要做這個把把戲做什麼呢？你想想看呢。」

「哦，你又說不出來，可是呢。」

「官打着癡，笑得有氣沒力；忍了半晌，纔忍住了笑，說：

「那你不是乾搭乾的落了百把塊錢？這倒是個財喜嘍！」

「他說他替我收着，明朝給我老子娘做風水，我說——我心裏的話，我命裏九合九，飛到天邊不滿斗！我不要這個錢。我沒本事掙這個錢，我也不要。」

「我們的錢還在河裏，他倒先上了腰了。看看他的飛天本事！——我看的話，那裏光祇這一百塊，四百八十塊裏怕有一半裝到他荷包裏了哎！「渾水裏撲魚」，這真叫做渾水裏撲魚了哩！東老爹還熱心熱意的幫着出主意，可是真冤枉！」

三官矜持地笑着，他的話裏並沒多少氣憤和惡意。他望着他二哥連連重復着「渾水裏撲魚」一句話，笑的只是打格格。於是他自己也忍不住的笑出聲來了。鬍鬚頭得意的說：

「若是犯鬼真臉上了的話，你不是正好送到寧國府吃炸彈去了呢。」

富黃瓜袖着手假在藥草堆子裏，沒神彩的眼睛泛了白，對天空直楞楞的望着；忽然的坐起來，非常憂慮的說道：

「這個話你們可不能說出去啊！若鬧得村上都曉得了，又是我背霉，這可不是說的好玩的事，我老板那個脾氣，他饒我注子哩！」

「你家長慶兒說的……」

「哼哼！」三官故意逗着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被窩裏搗死個蛇蚤都瞞不的人家！說老實的給你聽！」

「我要緊箍長慶兒。——這個小把戲就是無法無天慣了的。明朝有什麼岔頭子出來，我老板還要怪我……」

「灶公菩薩也要拿糖纒封的住嘴。你作個東請請我們啣！」二官格格的笑了說。



「你們做好事莫說了。我對你們磕個頭可好呢？明朝我死了都感你們的情。你們修在兒子孫子身上喂！我明朝有錢的話，好好的辦酒請。還不請？——我真不如還是送到寧國府炸死了的好……」

「他皮猴子把他當小廝丫頭，當牛，當畜牲；一年做到頭，只給個二十來塊錢。還辦酒請哩！——黃瓜，我說的話，我真不懂，你是何苦呢？」

「就是真的送到了寧國府也炸不死。」二官格格笑着說：「這回炸的全是城裏，都是老百姓沾了光。軍隊在城外紮營盤，毛都沒有少一根。你說那娘賣辰的日本鬼子嘞，他偏偏和老百姓作對做什麼。他就是想得中國的江山，也不能不要百姓可是呢？我說也是劊葫蘆劊不動就劊東瓜，吃東西揀軟處咬。真不是好種幹的事！」

「真的呢，不曉得他不炸軍隊，單炸老百姓做什麼。」

「兵就是百姓當呀。」三官自以為高明似的說：「把百姓都炸死了，那裏來的軍隊呢？」  
「這個事，若是真的不講和的話……」富黃瓜深憂重慮地嘆息着，話不會說完；他怕開罪了三官。於是他回頭望望三官。

三官繼續在那裏收拾他的土槍，從篋籃裏翻出牛角筒子，把藥硝倒在紙裏，裝進槍膛，用「通條」使勁的搗着。不知是他真沒有注意到富黃瓜的話，還是他對於富黃瓜所提的事不再願意搭腔；他只是板着認真的醜臉，聚精會神的弄着手裏的工作。二官笑着說：

「聽說南京都遷都了未，還講什麼和喃？這個事我看怕是就像抓了一手的么張子，可是一理又理出一對本門風；要和，又不能和。你想想我這個話看？——兩邊都是一樣的！」

「南京遷都怎麼弄法呢？」富黃瓜不理會二官有趣地笑說着的話，自己愁眉苦臉沉思地說：「難道我們這些地方他都打算不要了？——他拍拍屁股走了，不是打算不要了？」

「你倒說的好，怎麼就不要呢？馬上就要抽第三次了。這邊還沒聽說麼？黃龍溪說的翻了半邊天了……」

「我們老板也說過的了。究竟不曉得什麼時候抽？——聽說以後抽的話，要改章程了呢。說是四十多的也要抽了呢。」

「說是要辦的嚴了，僱人頂替怕是行不通了。『渾水裏摸魚』怕也不能摸了。」於是又忍不住的大笑起來，「渾水裏摸魚」！真……真虧想的出來！啊啲！我笑得肚子都痛了！」

「你這個人，吃了笑媽媽尿哩！」富黃瓜羞澀地說：「說正經話末，你笑！——這回你們黃龍溪怎麼弄的？」

「也是僱的人，」二官忍着笑說：「怕也是渾水裏摸魚！」

「怎麼攤錢法呢？」

「菩薩不管被高裏的把把戲。他們的事我不曉得。我老三問我，我也是結巴子數卵子，我沒本事答的出來。」

「你是天上神仙不管烟火事！」三官說着，打船沿上跨到他二哥跟前，「我來打槳罷。你這個弄法是半夜裏下揚州，日頭落山還沒跨陽溝！」

「前面就到了，你看那裏不是看見人影了麼！」鶯鶯頭指着遠處展露出來的一大片河

灘說。

## 六

吃了晚飯，三官用一塊石頭墊着屁股，在自家的「金字棚」後面，對着四五塊大石頭搭成的鍋灶獨坐着。石頭灶裏還留着茅草和松柴的餘燼，微微的散着刺鼻的煙味。他把手在那殘火上烤着，藉以取暖；他的臉爲避開那薰人的松柴煙，偏向一邊，鷹鉤鼻子和眼睛皺做一堆，向面前廣闊的河灘瞥視着。黃昏已經伸下了脚，那一座座的上尖下闊的金字棚，橫的直的錯綜排列着，滿滿的擠在河邊上，現出逐漸模糊起來的輪廓。人影子幢幢的，一個個臃腫而不活潑，像一些巨大的猩猩，各處遲笨地幌動着。卵石被踐踏發出脆響，和洗涮碗盪的聲音，鐵器磨擦的聲音，人們說話、咳嗽、擤鼻子的聲音，交成一片；使這遼廓空闊的河邊顯得熱鬧；但另一方面又似乎襯托得更加荒涼，三官的心裏雖已不似上朝的麻亂而抓不着頭緒，但仍然不能靜定。黃昏帶給他一點輕微的喜悅，他需要在開河之前得到休息。他需要安靜的坐下來，好好的把縈繞在心的事情想一想。一切雜亂地襲來，使他惘惘然感到困惑而不能自制的那種種消息與印象，此刻他想到已經全都歸結到一點：那就是到鎮上去看望他的剛從南京回來的表兄。這最先是奶奶出的主意。奶奶今朝動身先去鎮上了。她老人家很有把握地指望著，表兄可以用他的身分與資望，給她兒子一個證章；這證章自必具有一種神祕的莫大無比的力量，使兒子從此安居樂業，不再有所被抽了或派伙一類的危險與麻煩。三官自己不能判斷表兄有無這種權力以及到底有無這樣一種證章。對於奶奶的指望，他不敢確切信任。

但也不能言其爲妄。大哥則以爲至少表兄可以寫個信或是拿張名片，送到縣裏或區裏去，關囑縣長和區長不可向他家抽丁或派伕，於是縣長區長必然牢記在心，予自家以格外的關護。三官對於大哥的意見，認爲合情合理，是十分可能實現的，因爲他自幼即常聽說他的那位聲望著於鄉里的姨爹在日時，就屢次如此的關護自己家裏，而得免於鄰里與官府的欺凌和壓迫，奶奶和大哥把過去這類事例都記得爛熟，到而今還是經常的談說，以寄其感傷慨歎與懷念之情的。

三官自己還有一個退一步的想頭。這是昨天晚上私下和妻商量出來的。那就是向表兄請求帶同自己和妻到外邊去。第一，希望表兄爲自己找個事，——找個什麼事呢？他想像不出來。但這是不關重要的。他只希望表兄能給他兩口子飯吃，他必盡自己所能替表兄服役，以作報答；妻則可以照應表嫂和表姪們，操作一切家事。直到戰事平定，那時再回家裏來。他想到這個計劃，心裏就有一陣陣的熱潮湧上來，如被熱水澆着的感覺，使自己無法自持。表兄肯不肯收留自己呢？那外邊畢竟是什麼情形呢？自己和妻又將受到怎樣的看待呢……

這個使自己心跳的打算，藏在自己和妻的心裏，沒有告訴奶奶，也沒告訴大哥和二哥。他暫時不願意告訴他們，並且一再的叮囑妻，萬萬不可太早洩露出來。他料想奶奶他們知道，一定要大大的罪責他的。但他有充分的道理，爲自己解辯；而且到了一種必要的地步，再行宣佈出來的時候，奶奶和哥哥也必定只有同意，因爲他有不得不如此做的理由。但是無論如何，他總覺得內疚與不安。奶奶愁苦的可憐的臉子在他面前浮動着，並且似乎聽到她的微弱的嘆息和啜泣……

三官一陣寒噤，他覺得身上有點冷。石頭灶裏的殘燼快要熄滅了。寒風在金字棚的高梁玉黍桿上，在叢生在河灘裏的狗尾蒿、芒稈和白茅草的枯莖上唱着瑟瑟的淒冷的歌。遠遠近處的山上轟響着渾然一片忽隱忽顯的松濤，烘托着面前人們的喧嘩，給他以惶惶然十分急亂無措的印象。人的模糊的影子幌動着。已經在河邊集做一個大而散漫的堆子；那裏已經燒起了松柴的火炬，濃黑的松煙在紅的火光上面噴騰着，發出嘩剝的炸裂聲。在那狂舞的火舌旁邊，他看見東老爹的半邊面頰，翹着的一撮花白鬍子在那火光裏閃爍着；站在東老爹旁邊的那個龐大的身影，他好像認得是雙全官。他知道他們以東老爹和雙全官領頭，正開始祭祀河神的典禮。他聽見雙全官的聲音在拖長着喊：

「都來吧！都來吧！開祭了！」

「快點呀，大家快點來呀！來的快發的快呀！」另有個聲叫嚷着。

他們的提高拖長的喊聲在寒風中搖曳着。

三官從他坐的石頭上站起來，踏着亂石，摸索着走向無人的高欄脚那邊。在那裏，他撿了幾大把叢生的白茅草，重復回到他的石灶旁邊坐下。他把那些乾枯了的草莖扭折，做成一把把的「蘆絲結」的形狀，塞了一把到那石頭灶裏；用一根枯枝挑開那即將熄滅的殘燼，窩着嘴巴吹着。一會工夫，豁的一聲，那火種就把茅草延燒開來了。三官添着松柴和茅草，手在火頭上搓動着；火舌隨風亂舐亂吐，在他身上臉上閃動着紅光，散給他許多的暖和。他聽見背後金字棚裏鋪墊的藁草一陣響，他的二哥伸着懶腰出來了。他告訴二哥他要坐着烤一回火，他不去參加祭祀；並且告訴他，等祭祀完了。船上燃亮了「松柴照」，那時他再上船。

他目送着二哥胖胖的身影在那邊松柴火光的映射之下慢慢幌遠了。他繼續添了幾塊柴火到石頭灶裏，他一個人靜靜的坐着，覺得無比的安適。他準定明朝天擦亮就到鎮上去，還想當天趕回來撒網。本來是打算奶奶等一天，明朝一路去的。但是他想到恐怕表兄這兩天萬一動了身，所以他要求奶奶今朝趕緊先去，明朝他再自己送野鴨和雪花魚去。奶奶這時候料必早已到了表兄家裏，並且已經和表兄說明來意了。他揣想着他們談判的結果，不由得心裏感覺焦躁。奶奶是怎麼開口的呢？這一點非常使他不能放心。奶奶也許說的不得要領，也許不能說得周詳和充分。總之，他自己明朝要好好的當面同表兄從頭詳談一番。最先他要把保長皮猴子的劣跡，以及自己不服氣，常常頂撞他，使他難堪的種種事實一一告訴他。他要確說，他受不了別人的氣凌；皮猴子雖然似乎很對他表示好感，但那個曉得他肚裏裝了些什麼鬼胎子？將來難免不要陷害他的。他不能等在家裏受他的陷害。至於避免抽丁派快的話，他希望奶奶已經說的很足夠，用不着從自己口裏再說什麼。總之，此去第一要表兄確實的爲他設個辦法，使他能够在家裏安居樂業；使保長縱然對他懷着歹意，也無法奈何他；使自己在村上揚眉吐氣，好好幹自己的營生。若是不能得到這樣一個確實的辦法，那就請求表兄帶自己和妻一同出外去，就是替表兄當個跟班也願意。

——表兄表嫂不是什麼不相干的外人，服侍他們不是丟臉的事。

他想起妻的這句話，他讚賞妻的聰明，他完全同意她。

他忽然的懊悔起來。他覺得請求同到外邊去的打算不應該隱瞞奶奶和哥哥。今朝動身之前，就應當宣佈出來，大家商量好；那麼奶奶今朝見了表兄，就不必請求什麼別的話，簡捷

了當的要求表兄帶同自己和妻到外邊去就行了。他忽然覺得表兄無論說出什麼辦法，在家裏總是難得安穩的。日本飛機都炸到寧國府了，知道以後家鄉會變成怎樣？甯國府駐着那些軍隊，知道家鄉會遭受些什麼？什麼辦法都不如隨着表兄到外邊去的好。不管外邊是怎麼的情形，表兄表嫂能去，他和妻也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一切都有表兄保護，都有表兄替他擔當。奶奶曉得了這個主意，一時也許會難過傷心的，但情形已是如此，有什麼辦法呢？

——戳的！長痛不如短痛，是塊肉也有割掉它的時候！

但是表兄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是不是還和從前一樣，和和氣氣，沒有什麼大模大樣的臭架子呢？……南京遷了都，是不是就不打算講和了呢？若是到了外邊，到底什麼時候纔得回返家鄉呢……

三官像一條魚闖進了網子裏。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麼辦。他重復回到一種惘然不能自主的情境中。

河灘裏是靜靜的。東老爹禿着舌頭的低聲的禱詞已經在他耳朵裏寂然了。四野裏已經一團昏黯，僅有祭桌前面的一堆松柴火不住嘩剝的響，亂冒着火舌和濃煙，顯的特別燦亮。他看見一堆堆的黑團子在地上七上八下的幌動着。他門正在跪拜。祭典已經到了最後的節目了。

三官神情無主的站起來，仰面看見天上漆黑，稀稀朗朗的嵌着幾個星點子。他覺得寒風透進他的棉衣。他的骨頭都像上了緊板，擠得渾身不鬆快。他摩擦被火烤得發熱的面頰，感到手指冷如冰柱。他添了把柴火到灶裏，揉揉脹澀難過的眼睛，重又在石頭上坐下來。

人羣那裏響起了鞭炮聲，喧譁隨之復起，黑的人影子立刻向河沿上散開，重又向祭桌前那堆火炬跟前奔集而去。於是許多的「松柴照」燃着了，嘩剝的聲音零亂而稠密。紅的火光一朵朵的飄散開來，照出襤褸的腿和脚，照出各樣的面影，照出跳動不已的七橫八豎的金字棚和地上的石頭灶，照出河沿上一排排停靠着像些龐大的海參的「絲瓜殼」。

「松柴照」看着一一上了「絲瓜殼」，向河面上四出散開。船上和水裏的火光交接着，一對對的舞動，一對對的飄浮。

在凄冷的星空之下，河面上一片皇皇的紅火。人們靜默着；只聽見拍槳聲，低抑的咳嗽聲，和松柴嘩剝聲；使這遼廓的荒郊顯得格外空寂，格外肅穆……

「老三，囉哦！你怎麼帽子不見頂咯？你是睡着了麼？」

三官凝望着面前的光景發了呆。他似乎忘記了身在何處，似乎忘記了這是要做什麼。不遠的河邊，二哥的拖長的戒聲使他驚了一跳。

「戳的！」

三官把手裏的一把茅草結向地上一扔，揉揉眼睛站起來，邁開大步走向船上。大哥手裏拿着漁叉，瞪着愁苦的小眼睛向他驚訝的望着，嘴巴連連顫動着；大概以爲他的老三又爲什麼事情發了氣。翁翁頭把上身伏在盛滿松柴的高高的桑籃上，手裏拿着鏤絲編的松柴照底長木柄，濃煙向他臉上騰撲；他偏着頭，看着他的小爹一步一步的走近來。

「小爹，你一個人在那裏做什麼？」鼻子裏斯呼斯呼響着說。

「開吧！」



三官遠遠的暴聲吆喝着。他一點沒有發脾氣，他只是習慣地吆喝着。於是二哥就拔開了篙子。三官跳上船，一隻脚向河沿上的石頭一蹬，船就離開河灘，在水面上飄動起來。

別家的船艙板上發出了一陣陣的沉重的跌跳的聲音。這邊停了，那邊又起來一陣，漸來漸頻繁，一陣陣連續不斷。

「今年子好，今年子不要鑿冰，省許多事。——我讓它自己游罷？」二官嘻嘻的笑着低壓着嗓子，有音無聲的說着；一邊慢慢的隨便打着槳。

三官和他大哥並排站在船舷上，高大的身子隨着槳的拍動而搖幌，一手握着漁叉，一隻手插腰，站的穩穩的，低頭看在水裏。松柴火在水面照出圓箕大的一塊光圈，深湛的發碧的水底不時有些黑影子像織布梭似的在竄動。三官揉揉眼睛，凝神瞪着；突然的向下一躍，又桿投下了水；隨即又輕快的拿了上來。

「戳的！」

三官撲了個空，揉着眼睛，重復以原來的姿勢站直。他聽着別家船板上沉重的跌跳聲，連續的在河面上發出空寂的震響；他心裏有點煩躁。大哥也已經蹲了下去，兩隻手緊握叉桿頭，使勁的抵搗着，發着粗喘；隨即拔起叉桿，一頭二尺多長的「棉花條」被叉頭抬出水面，突然的掙跳起來。

「看準了再下下叉，不是急急的事。」大哥慌手慌脚把那「棉花條」扔到船艙裏，看它掙命地蹦跳着；一邊自言自語的低聲說。

三官板着面孔，不答理。他正看見一條大的黑影向光圈中幌過來；他向後擺一下手，二

哥立刻拘住了漿；離着那黑影子前面一二尺的光景，他一隻手握着手竿，另一隻手握着叉桿，候的側身搗下水去；歪咬着嘴巴，手裏一扭動；那黑影子隨着叉桿向上浮，仍然安閒自在的搖擺着尾巴；三官又開腳跟，粗大的上半身向後仰去。

「讓開！讓開！」

「我替你抬一把。」大哥回頭看見老三拔上來的半截叉桿，攪得彎彎的。

三官不等大哥的叉桿來幫着托抬，努力的把身子一掙，又桿離了水；一條閃着白色鱗光的條凳長的傢伙，像剛從睡夢中驚醒似的，突然的沒頭沒腦掙跳起來；跳得三官攢着的手臂和歪着的身子亂抖亂幌。

「乖乖！一條大雪花魚！」鬚鬚頭添着松柴，瞪出大眼珠興奮地笑着。

「娘歡的！到皮猴子荷包裏去吧！」

三官把那條巨大的傢伙沉重地攢進船艙裏，向水裏吐了口唾沫。

河面上東飄西浮着一朵朵的松柴火光，嘩剝地炸裂着。沉重的跳跌聲在艙板上響成一片；這裏和那裏……

到船艙裏填滿了半艙大的小的，不時痠癢地蹦蹦跳下的，翕張着鰓和嘴喘息着的，各種的魚的時候，大哥抹着人中上的清涕，和三官說：

「你下下去先睡罷，你明朝還還要到鎮上去？——你把叉給給給老二。」

三官把頸上的面巾繫一繫好，沉着醜臉，默默的不作聲，等二哥把船盪近了河灘，他就扔去漁叉，縱身跳了過去。

鑽進金字棚裏，用被窩裹捲着，坐在那裏。他想靜心再思索些什麼。但是他心裏空無所有，他不曉得自己應該思索什麼。砭骨的夜氣浸透着他，他像是泡在河水裏。棚牆上面發出輕微的瑟瑟之聲，像頭眠過後的蠶在吃葉，是嚴霜的下降吧。三官捧着自己的面頰，木然的縮着。他忽然覺得餓，伸手到枕頭邊摸出一隻袋，掏了些鍋巴塞滿口裏，咀嚼着，和衣的躺了下去。覺得口腔裏不住冒出甜甜的津液，他覺得難過。遠處的松柴噼剝，魚的跌跳，拍水的聲音，漸漸從他耳朵裏模糊下去了……他看見自己被綠索捆縛着手臂，兩個衛隊押着他，用皮褲帶不住在他頭上抽打；他一步步的走着，不哭，也不作聲。忽然看見奶奶在他前面，拄着拐杖蹣跚地走。「她還是在路上」。他心裏想。

「還硬什麼，你跪下求求喲！」

他聽見一個啜泣的聲音哽咽地在他背後說，他沒有回頭，曉得是他的妻，心裏慌亂了起來。他不能自禁的渾身顫抖，並且號哭起來。他聽到自己粗澀的哭聲，心裏吃驚。他真的已經跪了下去；但面前沒有了穿黑制服的衛隊，是保長皮猴子站在那裏對他和藹的微笑着，他是跪在豆腐店的門前……

三官睜開眼睛，聽見河面上許多人的嗓子拖長地叫嚷着，說着話，嘈雜而且急亂，此上彼下的在空闊的河面上迴蕩着。那些聲音很快的向河灘靠近，頓時造成一種惶亂和恐怖的空氣。

「一個湧椿！鎮上同黃龍溪都足足二三萬！」聲音乾啞，喘着，是四狗子說話。

「望那邊開？那邊開？」

「要通萬峻嶺開齊陽大通！都是潰兵！城裏同三里店那邊還是潮水樣的湧！」

「見鷄打鷄，見人拉人……真真的麼？」

「穿長袍的都拉！人都逃光了，鴨撲樣的！……妻離子散……」

「蕪湖寧國府都失了麼？……」

「怕也是失了！……有人發妖風，說日本鬼子進了縣城了！……廣德州失了是眞的！」

三官骨碌子坐起來，推開被窩，跳出了金字棚。人們嘈雜地喧嘩着，船像射箭似的向岸邊轟擁，證明已經不是在夢裏。許多人已經走上河灘，卵石砂子發出急亂的脆響。三官向人叢中奔去，霜風撲滿他的面，幾顆零落的星斗在漆黑的天空中擠眼睛，帶着凶兆和惡意；松架的火光搖幌着，紅的十分可怕。也許是午夜砭骨的寒氣僵住了他，也許是這突如其來的急變所造成的恐怖空氣使他寒了胆；他渾身遽烈的震抖，無法自制；牙關痙攣地緊咬，要撕也撕不開。

每個人都都在顫抖着牙齒；牙關咬的起了棱，勃露在耳根和腮巴上；鼻孔擴張，斯呼斯呼的急促地呼吸，流着清鼻涕……

丟下了寂黯的河面，人們霎時都盡擁到河灘上。無數的「松柴照」把四狗子團團圍攏。四狗子把他的黑呢帽拿在胸前，火光照耀着，他那乾瘦的鷄爪似的手指，連同呢帽子，都像是一條細銅絲的彈簧上，抖顫得極其快速而且勻稱。他的單薄的身子僵硬地彎曲着，

——剛剛挺了起來，又彎了下去。但是他的頭上冒着熱氣，他不住的用袖口抹着汗。



來照應，明朝我們村上要遭瘟！就是就是我說的！……戳的！管我屌相干的事！」

說着，就鑽進近旁一座金字棚裏。

於是人羣中重復喧嘩起來，顫慄而嚙嚙，都不成聲；互相挺睜着瞭然的大眼，誰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雙全官豬肝色的臉泛成紫黑，太陽穴下菊花形的燙疤被火光映的發亮，抖着嘴唇，叫大家不要亂吵，此時唯有聽東老爹給個主意。東老爹拄着他的漁叉，鬍子上掛着晶亮的水珠，低頭看着地上，像在河裏掃尋一條雪花魚；半晌，猛的抬起頭來，嚴肅的睜着烏亮的眼睛，高提着他的老拙嗓子，禿着舌頭，樣子沉着而穩靠：

「那就是這個事了：魚的話，橫是不能打了，只好連夜趕回去。金字棚攔着再說；帶什麼來的，帶什麼去，各人回家照應，女流們沒主意；這是要緊的。——過兩天，再看動靜說話……」

## 七

次日早飯時光，三官在鴨嘴山頭叢林裏一座岩石後面坐着。他的新娘在他旁邊，坐在一箇笨大的衣包上；他的黃牛拴在近邊一棵白栗樹的幹上，擺着尾巴在吃草；他的兩桿土槍橫放在他的腳邊；另外還有滿滿兩籬筐的米；一頭上面擱着三床被窩，二頭上面擱着新娘的針線籃，四隻野鴨和兩條雪花魚；草裏還躺着八隻鷄，五隻鴨，都用繩子縛着。

他頸上吊着一隻袋，裏面盛的有鍋巴；他一把把的抓了望嘴裏塞，咀嚼着，發出脆響，

舐嘴咭舌，很有滋味。他的眼睛傻傻地向前凝着神，醜臉是平靜的，不像有所恐懼，也決沒有一點不高興或是發脾氣的神色。他的新娘以一種小孩子「躲貓兒」的神氣，神祕的、有趣的、頑皮的而又好奇的歪探着頭向下面望着；這邊看不真切，又把頭探向那邊。從一叢竹子的枝葉間，她看到一段碗口大的河面。那裏面幌出渡船的影子，裝滿黑壓壓的灰色的東西，像走馬燈似的，一閃就過去了。一會兒，那渡船又幌出在那碗口裏，一個小小的黑影在上面顛動着，一霎眼，又打這邊鑽去了。

「走了！走了！像是東老爹撐渡船。」——「噯，是東老爹！你看！你看！翹着山羊鬍子！——哦，又沒了！」神祕好玩的笑聲，聲音像蚊子叫。

下面竹林裏的落葉被踐踏得一陣響，一個控制着的喘氣的聲音漸漸近來。

「莫走動！莫走動！是那個想死的？」三官緊張地低聲嘆。

從一塊長滿苔蘚、石松和貓兒刺一類灌木的石坡上爬出一個人，——是富黃瓜，富黃瓜兩手扒地，抬頭望望，浮腫的臉子緋紅，頸子像打足了氣，鼻孔擴張地喘着。

「你們在這裏呀。我說那裏老鼠嫁女樣的……」爬了上來，吃驚地笑着說：「啊啲！

你纔把穩哩，你一個家當都搬上來了！真是飛天的好本事，怎麼弄法的？——這個山路！」

三官立刻親熱而謙遜的讓他過來坐。富黃瓜從來沒見過三官對人如此和氣而謙遜；他覺得有些不敢當似的，於是也親熱的陪笑着。新娘誇耀地告訴他，她丈夫如何的逞蠻勁，從天沒亮弄起，硬把這些活的死的笨東西一一弄上了山；就是兩頭豬沒法弄上來：「那畜牲沒碰上就鬼樣的叫！」三官不做聲，醜臉子笑的極是尷尬。等新娘說完了，三官說：

「到底還是躲一躲的好；歡的。不是辭住卵子過河的話，給他拉去了不上算。」

他的壓低的粗澀嗓子嚶嚶着，面上漸漸紅起來，兩隻手無意識地楷着身旁的草，有點扭怩。他怕富黃瓜會對他說出什麼澆薄俏皮的話；把眼睛儘盯着富黃瓜的臉，十分損心地轉着。可是富黃瓜一點沒有注意到；他坐下來，低幽地吐了一口長氣，眨動着疲勞憂鬱的可憐眼睛，說：

「還不躲，自然要躲哩！好漢不吃眼前虧呀，老古話……我心肝都跳到喉嚨管子裏了……我一床被，想搬。我也沒本事搬；我自己都恨不得人家把我搬上來。我在山腰坐了半天……」隨又說：「哦，真的，你姪子找你，滿山腰裏找。來賣兒。——你老大老二呢？」

三官看他沒一點說謊刺話的意思，放了心；不自然地傻笑着；而後說：

「他找我做什麼，我留他在家裏看家，他怎麼不看家。」於是告訴他，老二天不亮就翻山走小路回黃龍溪去了；他的甲長大哥和嫂子帶着小姪兒到他丈老子的家裏躲起來了。

「你奶奶還沒回來？」

「這一路發水樣的過，怎麼能回來？」三官心裏一陣熱，沉思地回答。

「老人家不礙事，老人家能走得。」

「到底多少人？」

「現在到的約摸五六千，說八字沒見撒呢，說今朝過這邊的有幾萬。剛才長慶兒上來說的。說是分三路嘯！都是翻萬峻嶺黃柏嶺望青陽大過去，說是開到省裏去，又說開到江西



去。——不像打過的呢，槍呀衣裳什麼的都是官官堂堂的呢！」

「你可看見？剛才東老爹替他們擺渡。」

「虧的東老爹呀。一早起來，東老爹就到祠堂裏燒了茶水。東老爹在祠堂裏照應了一上朝。長慶兒說，東老爹和一個什麼長有說有笑的，東老爹說話，他又不很懂，那個官長就笑。那個官長搖着大指頭誇獎東老爹，說東老爹好，說我們村子好。說他們到縣城裏，縣長躲的不見面，到鎮上，區長也逃掉了。到那個大村小鎮都找不到人接頭，想弄把稻草也沒的，只有我們村子，小是小，還管待茶水。說別處都糟場了呢！說在鎮上買東西打不開門，兩三家店門都打壞了，還開了槍！我們村上虧的東老爹呀，不是他出面照應的話，有這樣自在哩！」

「唉，東老爹真了不得。東老爹真是個好人。」新娘很感動地做出老成的樣子說。

「我說句良心話的話，」富黃瓜繼續說：「東老爹真是世上少有的人。他和人說，——大早上，我也在那裏。雙全官勸他莫做險事，說還是不出面的好。東老爹說，「我怕什麼，我一個大半截埋到土裏的人！杆了關不過打我一頓，我備辦給他們打就是了；就是真的把我洋槍子子吃末，那也是個命呀！」又說：「我好心好意的管待他們，他們也不見得就怎麼樣我。人心都是肉做的：他們也一樣的是中國人呀，那裏不是人？難道是老虎？——你看這些話？他就是爲地方、爲村子。他說：「我這生世是個孤老命，我也要修修來世。」」

三言靜靜的聽着，饒饒的，瞪着眼睛望住面前一枝微微搖動的竹子；好像一個有點懂事的小孩在聽大人說一個什麼忠孝節義的故事；他有點爲這個故事所感動，半晌，他微微的伸

了口氣，傻傻地說：

「是的噢？仔細想想的話，是不要得拍的噢？」

「我說的話，現在的隊伍到底不同了。他們都是官兵，——說是潰兵，那樣官官堂堂的，怎樣是潰兵呢？長慶兒說，沒有幾個快子，東西多是自己挑，也有兩三個人抬的。我們在山腰裏看，也沒看見有快子。只有幾個生病的和官長是坐轎，也有用竹竿縛藤椅子或是翻轉的竹床抬的——那怕是路上拉的快子。沒有快子末，他們不拉快？派去的快子到那裏去了呢？難道還沒送的到？沒送到末，在路上也該碰頭了呀！……我說的話，不能怪人家自己找快子。」

「長路沒輕擔呀，實在不能怪人家。」新娘望望她丈夫，老成的樣子說：「——可又是這樣喂：他們水牛不吃人，樣子叫人怕喂；那個敢出面照應，敢給他們挑東西呢，可是呢。」三官眼睛望着遠空，手裏扭弄着一把草，心神不屬的樣子，凝思着；而後揉一揉眼睛，有點憤憤然地說：

「都是些鬼啊，這些什麼驕老爺，土霸王！」他冷笑着：「都是些黑心肝爛肚腸死了良心的貨，只會做籠子攪我們的錢上荷包啊！都是些不打黑臉的強盜啊！——抽丁怕也是一樣的！天高皇帝遠，由的他們無法無天呢，你有屌法子麼！……這樣不爭氣的國，不亡的話，纔是天瞎了眼睛哩！」

富黃瓜憂鬱可憐的眼睛裏泛着黯黃色的光，很是不安的樣子，回頭望望三官，幽沉的伸了一口氣，嚶語似的，怯怯地說：

「噢！——這個事，我看不吉相哩！又沒有打，就潮水樣的退；從上海，幾天就退過了這邊。我們這邊不是明明不打算要了麼？若還要說話，怎麼不守着呢？……說蕪湖甯國府都失了哩！今朝還有人說南陵縣也炸了，城裏也炸了哩！……若是日本人真的到了的話……」

富黃瓜瞪着恐怖的浮黃臉，像在幻夢中；忽然忍不住的渾身一搖擺，打了一個大大的冷噤。

「南陵和城裏也炸了麼？」新娘也瞪出烏溜溜的眼睛，豐滿的腮上兩塊凍死的烏紫顏色似乎延佈到臉的全部，兩片薄薄的嘴唇也泛成烏青色，「是追着他們退的隊伍炸？……那我們這邊呢？我們這邊可——該不要緊罷？」

三官捧着頭，眼睛望着草裏莫名其妙地躺着的，渾身不住顫抖着的鷄和鴨，不安地說：「那……」忽又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轉向富黃瓜：「你說鎮上都關了店門？你剛才不是這樣說麼？那個說的？是壽官說的麼？……那那住家人家呢？……」

「沒聽說住家人家。都開了槍末，那想必也是逃個妻離子散壞！——壽官、搖弟奶奶他們都在下面山腰裏，你去打聽打聽……」

「真的，奶奶怎麼……到底——我昨夜裏說，你還說表哥那裏不礙事……」新娘說。

「我到山腰裏望望去。」三官馬上站起來走。

「噯！噯！」扯住丈夫的衣角囁：「我不幹，我在這裏……怕；你去我也要去。」

「你們都去嘛！」富黃瓜說：「我在這裏給你們望東西就是。」

夫妻兩個拉拉扯扯的，繞過石坡，從竹林裏穿到一條陡峭的小徑，走了幾步，下面河灘和河面展露出一大段在眼前。三官扒下高大的身子，新娘也彎着腰蹣跚手蹣跚地走。他們看見河灘裏和河沿上蠕動着零亂的灰東西，槍枝一簇簇的架着；還有馬匹和無數的挑子擔子。渡船還在忙着運，東老爹的黑身影籠在灰色圍子裏也已經可以分辨的出。河灘裏似乎有喧嘩和搬抬東西的叫嚷聲，（他們正在搬動木筏，在河面上搭造浮橋）但是像在刮風的日子看天空中的塵沙，只是渾然模糊的一片，不得真切。

「今朝東老爹骨頭都要散！」

「只有一隻船末，那些絲瓜殼，他們怎麼不用木筏渡？……噯，我手都刺破了！我不幹了！」

「不要吵！噯的！你吵，就回去！你當好玩可是？——漁船都藏在那邊蘆葦……東老爹的主意。」

他們聽到近邊草叢裏有許多切切私語的聲音。再爬了一大段路，新娘忽然低抑地驚叫起來。她正擦過一大叢鐵蒺藜，那裏面瞪出兩顆大眼睛；那眼睛伸出一隻枯皺的手，抓住了她的一隻褲腳筒。

「還鑽，鑽什麼哩……」那眼睛顫抖地說。

三官伏到草上望望，看見一雙芋頭似的脚，腳旁邊露出一隻泛成黝黑的大珠漆箱，還有兩個白色布包。

「弟奶奶，是你麼？」

「快……快躲進來罷！你們饞饞我，莫把急……急——嚇死了罷……」

三官和新娘被那急抖着粗喘着的微弱聲音所懾服，扒在草上的手和脚都禁不住的哆嗦起來。他們慢慢沿着那個大的灌木叢繞過去。那裏有座大石岩向裏凹陷，有如一一個巨人的腿夾窩；上面三四株斜臥的大松樹，槎枒地橫伸出蔥蘢的枝葉，還有竹筴和茅草、毛栗和橡樹之類小灌木，把這腿窩窩似的狹墟蔭蔽着。他們爬到了裏面，看見好幾個極穩的身影蜷縮在竹筴和灌木的叢中。其中除了壽官而外，還有四狗子，和尙頭和紅眼睛邊的財寶官。

「快坐下來罷！……都望這裏鑽也……也不吉相！」和尙頭囁囁地說。

和尙頭和財寶官擠在一堆，蹲在一叢竹筴的旁邊，兩手抱着膝頭，那扁臉上有個沒鼻子的鼻子，——只在人上面橫點兩孔，就算是個鼻子。財寶官還是在額上罩着表心紙，以一個「猴子捧瓜」的姿勢蹲在那裏，宛如在田畝上大解一般；他眨動着紅緞子邊的眼睛，直瞪瞪的望着。

這邊松樹根之下，在一叢鐵蒺藜的旁邊，紅木箱上坐着一堆破棉絮，那破棉絮上面有兩粒失神的眼珠急轉着；弟奶奶改了裝，她把一件沒了布面的棉襖統子裹在身上，那棉統子如垃圾堆裏的掃帚，污黑而破爛；她的臉上塗滿鍋底灰，急溜着兩粒眼珠；她抱着手爐在陶前，聳着肩膀蜷縮着。離開約摸四五尺，在一大塊吉祥草的上面坐着壽官，在旁斜躺着的是一四狗子。三官一逕爬到四狗子腳頭坐下；新娘不知自己到那裏去纔好，瞪着驚怖的眼睛扭捏了一回，怯生生的慢慢旁到弟奶奶跟前，站着。她看看弟奶奶，隨即泛眼望着上面松葉，忍

不住的要笑，不敢笑；極力抵着嘴，沒法抵住；於是用手掩住了口，瞞着她丈夫。

「唉——」弟奶奶把壓住的一口長氣粗而搖曳地透了出來：「你們沒聽到麼？……說山上躲了人，說要上山來捉人！說說——他們曉得山上有人……」

「沒有的事啊！是四狗官故意說得嚇人的啊！剛纔左說右說，你還是不相信！」壽官皺着眉頭苦笑着，無可奈何地埋怨着他的奶奶。

「格格格格格格……」四狗子把頭枕在一個小籐包上，笑的聲音像用指頭輕敲着一面小搖鼓。

壽官白白的面孔，鼻梁上橫着一根青筋，右耳上戴着一隻金耳環，右腳襪子上還套着一隻銀腳箍。（這是鄉間貴家公子的派頭，據說一則表示他的命賤如女子，二則表示已經上了刑鍊；如此即可打破「關」和「劫」，松柏長青，以永其壽；直到結婚時始由其新娘除去之。）除此之外，他穿着陰丹士林布罩袍，戴着鴨嘴帽，神氣樣子頗像個中學學生，一點「山巴老」的氣味也沒有。他自幼沒爹娘，在外婆家長大，小學畢業後在鎮上舅舅家的紙張文具店裏幫幫忙，不時與學堂的先先生們來往着。他的婚期就在這兩天，怕要擱誤了。他很莊重的坐着，樣子顯得十分羞澀而且不耐煩；大約對於他的奶奶的種種行徑，他沒法看的慣，但又無可如何。

三官很勉強的做出笑臉，傻傻的坐了一回，問壽官說：

「你是昨朝回來的？鎮上……」

「一點事都沒得。」壽官沒有直截回答三官，以一種幼稚的老成莊重樣子管自己向他訴

說着：「偏偏的要大驚小怪，到處都一樣，鎮上許多人也像沒見過世面樣的。我昨朝回來，一路都說走不得，走不得；我大搖大擺的走了回來，我還不是個我？我都沒有少個鼻子少隻耳朵呢。奇的嘞！」

「鎮上怎個樣的呢？」

「都是半夜裏碰見鬼，自己嚇自己！我左說右說的，我奶奶總是不聽。我說不要的躲，她一定要躲；還要搬箱子，還要弄的那個好樣子。」他苦笑着，一氣的訴說自己的心曲，「我說你躲，你躲，我是不躲的。她和我拚了一上朝的命。老人家呀，老人家真是沒法子弄！早曉得這樣子，我都不該回來……鎮上麼？鎮上還不是鎮上？有的躲，有的不躲。」

——原都不打算躲。我店裏頭天夜裏就得到信。第二天，就是昨朝，還是下了店門；我舅舅說照常一樣，不要的着慌。到早飯時光，忽然聽說縣長躲了來，跟着又聽說縣長區長兄弟兩個都躲掉了，都逃到那個山坳裏去了。街上纔慌起來，個個人發妖風，說日本鬼子進了縣城嘞，又說蕪湖甯國府的人都殺完了嘞……後來纔聽說，——南陵那邊有人回來，說南陵縣的縣長押了起來，是因為辦草辦伏子的事，又說是管待的不好。我們縣長怕也是得到這個信，纔嚇的躲到區裏來的。隊伍一個湧棹湧過來，縣裏來不及辦東西，一點東西都沒辦。縣長區長一騎，聯保裏，保裏甲裏也就都躲了。商家百姓末，不曉得什麼了不得的事，也就嚇的鴨撲樣的了。——都是見鬼的事！我噤，我都不好說的！」

「說在鎮上開了槍呀？」

「槍末，是開了二槍。——大約十點鐘光景，隊伍纔到，學堂裏幾個先生帶着幾個學生

子，還有郵局裏先生，拿着旗子到鎮脚頭去接。接到大祠堂裏，支祠裏，還有廟裏，後頭還發水樣的發……可是要東西，學堂裏先生那裏去變呢？隊伍裏人就有些生氣，——不是怪先生，是怪地方。我聽到幾個兵——我在樓聽的好好的，一口的侉子話，（他驚着不像的侉子話）「賣奶奶熊！我們替你們抗日，你們就這樣的對付老子啊！你們這些老種！這些亡國奴！」罵老種，說是老種，說的好。回頭有些弟兄上衙，要買東西，敲了幾家店門，敲不開。有的也就算了。後來有一班到廣泰雜貨店敲門，敲不開，先用石頭砸，又說要點火燒，越罵，裏面越不敢開。末後說是把門砸爛了，有幾家還是撬開了。末後街口那邊放了一槍，就只有——不是規規矩矩的做生意，客客氣氣的？」

「住家人家呢？」三官攔截着，着急的問。

「聽我說嘛……滿街發妖風，隊伍沒到的時候，說拉伕，說那裏那裏連害病的老頭子都拉了去；說挑不動，就是鑄匠做齋，就是打；說還槍斃了幾個快子；說的成了城隍廟裏的十殿。到中午時光，好好的做生意了，纔曉得沒沒那些事。拉伕是拉伕，不拉穿長褂的。我舅舅就叫我回來，說怕我奶奶不放心。我先不肯回來，末後我想看看路上光景，我就回來，我一路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就一路唱着走回來。一路還在過，還有幾個和我問路，客客氣氣的。過眠牛山橋，幾個坐在土地廟前歇腳，我還問他們日本鬼子打到那裏了，一個說：「擄走了啦！擄回他東洋老家啦！」一個說：「日本鬼子的影子都沒有看見呀！」一個說……都是笑嘻嘻的……」



「住家人家呢？」

「住家人家，住家人家還不是住家人家？——我又沒到住家人家去，我找不清楚……想必也有逃的呀。」

三官睜睜眼睛，用手在面上摩摩，低頭伸了一口氣。

「兵呢，」四狗子騎在吉祥草叢中，安閒的懶懶的說：「也是像什麼一樣，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沒碰到那種刁蛋的；碰到了的話，你耳朵同脚桿都要都要……你那銀子露了白！」

「不……要緊！」

「哼哼！頸，是不要；可要你耳朵同脚骨拐，嚇嚇！」

三官低着頭沉思了一回，問道：

「到底日本人打到那裏了？蕪湖甯國府可是失了嚨？」

「就是沒有失，也是熬日子的貨；也像個十分十的病人，不過留着一口口氣了吔！」四狗子冷笑着說。

「明朝還有個水客從蕪湖回來，說蕪湖沒有失，就是亂的很，連東洋車都沒得，住家人家逃光了，江口擠得滿滿的，說沒有船。說炸沉了七八隻大火輪，裏面有外國的輪船。說外國也要出兵了呢，說。」

「是俄國出兵吧？」三官無精打彩的問。

「俄國怕是要出兵，不出兵的話……」

「呢，就看俄國美國可出兵；不出兵的話，就是就是等着燒枕頭把草的事了！」四狗子安閒地嘲弄着說。

蹲在那邊的財寶官此時慢慢的也爬了過來；於是塌鼻子和尙頭也跟着爬過來，財寶官連連眨動着眼睛，以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氣，十分嚴重而恐怖地說：

「要出的話，就要就要趕快出嘛；不然的話，日本人怕就要到嘛？這個事，可是慢不得嘛……」

四狗子嚇嚇地笑起來，說：「你催那個出？催我出可是？」

「不是這個話呀，」財寶官瞪着可憐的眼睛說：「不出的話末，就索性莫出了呀……」和尙頭緊跟着噙着鼻子懷疑地說：「剛才弟奶奶的話不錯呀，就是日本人來了末，他也不能不要百姓呀，可是呢……」

「他就是不要百姓！」壽官憤憤地義形於色地說：「到處炸的是百姓，殺的是百姓……你……」

「你不犯他，他總不能好好的就殺你呀？」

「嚇嚇！」四狗子笑着說：「剛才弟奶奶說的不錯，」日本人來了末，我就說我服了你，我已經歸順了你，他總不見得殺我了呀，可是呢？」嚇嚇！這個話說的有分寸！——就怕日本人不懂你的話哩！嚇嚇！」

「老人家沒經沒絡的，真是……」壽官難為情的說：「郵局裏先生說的話，日本鬼子就來，也不敢到我們這邊山鄉裏來。他有多少人？連我們這樣眼屎大的地方也來了末，那還

「了得哩！」

「就是他們全國都倒了出來，怕也到不得我們這邊！」三官也順口搭腔地說。

「這個話就難說囉！」四狗子冷笑着，「你也要看這邊打不打呀！若是這個樣子儘着還的話，他怎麼不能來？來了怕得罪了你？你敢拿你的土槍同他拚拚麼？你倒說的好！」

於是三官苦悶地沉思起來，他覺得郵局裏先生的話是可信的，但四狗子的話他也不能反駁。他望望四週，松樹枝葉，灌木叢，竹筴和茅草，密密重重的屏蔽着，連日色也似乎看不見。他覺得悶的慌。搖弟奶奶沉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新娘站在她後邊，顯得焦燥和不安，向她丈夫連連擰着嘴，做眼色，用手點着外面。這邊他們又說起派伙子舞弊，以及東老爹的種種情事來。三官沉默着，忽然站起來。

「我出去望望，看過完了沒有。」

「小心留點神呀，鑽進鑽出的！」

夫妻兩個在弟奶奶急亂的低嚷中，爬出了那個帳幕似的岩壩。三官正向前爬着，他聽到近處有斯呼斯呼響着濃鼻涕的聲音，跟着就聽見爺爺頭啞啞的嗓子驚喜地叫了：

「小爹！小爹！小爹！」

三官回頭，看見爺爺頭從後面高處忙走過來，一邊說：

「我那裏沒找到！那個曉得你把東西弄到山頭上去！我找到山頭上，你們又下來了！」

「叫你看家，你怎麼不看家？」

「奶奶回來了哩！」

「奶奶回來嘞?!」兩個聲音同時響。

「早就回來了，回來幾個鐘頭了，叫我來找你，她在山脚，她走不動。」

三官的心急跳起來，緊爬了幾步，忽然間：

「表哥……」

「那表叔叔走了喃！只在家……」

「走嘞？動身嘞？什麼時候……奶奶呢？——奶奶……」

「啲！怎麼就走嘞！」

「奶奶……那表叔叔只在家裏住了兩天嘛！走了兩三天了。表孀孀他們又沒回來，他一個人送箱子回來，說只留了句話看看奶奶……」

三官忘形地站直了起來，眼睛死死的盯着他姪子的臉。他覺得一陣冷水沿着脊骨澆下去；那冷水慢慢變成一股滾熱的東西，隨着又猛然望上衝，直衝上鼻子和眼睛。他覺得鼻子眼睛一帶酸楚發脹，有什麼東西要冒出來；他的嘴巴連連抽搐了幾下，終於忍住了。

「啲！」新娘也站直了腰桿，烏黑眼睛的四週發了紅，望着丈夫說：「那……那怎麼弄法呢？那我們……」

三官喪神失魄的瞪着眼睛，像猛的被人用木棒迎頭打了一棒，打的迷糊過去了。半響，他偶而的偏過頭，望見河灘和河面全都展露在他的眼下。只是不久的工夫，那裏的光景却已經火火的改觀：河面上被木筏擠得滿滿的，蓋沒了，連成了一座闊大的浮橋，灰色東西從這邊河灘一直拉過對河，沿着對河的河灘向上邊流過去，浩浩蕩蕩，穿進極遠極遠的山槽

裏；那更遠處，在山坳間，在茫茫的叢樹間，還是那灰色的行列隱現着。他隱約的聽到喧嘩聲，鐵器碰擊聲，零亂的步伐聲，打成漠然一片；從極遠處，另有一陣陣的有節奏的雄渾的歌聲傳過來，如大風時候的松濤，如發黃梅大水時候的河聲。三官從來沒見過這樣壯闊動人的光景，他驟然覺得胸口熱辣的，有東西往上翻騰，不住的向喉管阻塞；他的心急跳着，像被一個龐大無比的東西壓迫着。他直挺挺的站着，忘了恐懼，忘了憂慮，忘了表兄和奶奶，並且忘了自己的存在。他彷彿具體的覺觸到一個實在的東西，這就是「中國」，就是學堂裏王先生所談的那種種道理。他望着那浩浩蕩蕩的灰色緩流向西首綿延的山巒中不回頭地流，他覺得從未經驗過的悵惘與悲傷。「中國」不要自己這些地方了麼？不要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同自己了麼？一切都無可挽救了麼？……他模糊地覺得自己身子在飄搖，在幌宕。

三官兩眼直瞪瞪的，他喘着，鼻孔不住的翕張。





戰爭如一頭巨獸，突然張牙舞爪地逼了上來。在短短的期間，廣德州甯國府失守了，蕪湖和南京先後放棄了。南陵縣那邊，敵人的鐵蹄衝到了黃墓渡和石砲鎮；蕪湖甯國府那邊，我們還有大軍在灣沚芳村以及寒亭西河一帶撐持着；在西面，大通和悅州也岌岌可危，青陽銅陵的人民一窩蜂的向襄邊山鄉中擠來。人們見面，都瞪着失常的神經質的大眼睛，把自己聽到見到的，某某地方失陷，某某地方難民湧到，日本鬼子如何姦淫燒殺，那裏被日本飛機轟炸，那裏捉着了漢奸，那裏又聽到了隆隆的砲聲……一類的消息互相傳告着。這些消息或見聞，把戰爭描繪出具體的面目，帶給某些人以熱烈緊張的情懷，帶給另一些人以從未經驗過的驚慌和恐怖，大家心慌意亂，誰也沒有閒心留意到過日子；這日子就像一隻靈鹿或野兔，偷偷地飛跑過去了。

戰爭雖已逼到跟前，却沒法打破地方的習慣和風俗。胡襄胡李混過了舊歷年關，人們照着那一年的慣例，把大半年個正月消磨在走親戚和拜墳年的事上；也有些人仍然關起大門，亮着紅燈火，徹夜賭博着，如同往年一樣的點綴這個新歲。跟着是連日的陰雨。每天睜開眼，看見的是一個烏沉沉的天。遠遠近處的山頭長時被雲霧封鎖着；有時牛毛雨時斷時續的漫天飄落；有時雨聲淅瀝，整夜地不停；有時陰沉的天空忽然顯得白亮，香爐峯頂那一團渾沌的雲霧破作一塊塊的棉絮，往來急走着，但一會工夫，一陣寒氣襲來，陰雲又復四合，剛



剛住點的冷雨重新伸下了脚；有時黃黃的日色透出了雲霧，鳥雀驚喜地跳躍歌唱起來，但到夜間被窩裏微感到一點燥熱，朦朧中聽見那簫雷又在滴嗒地響着了。河水漸次爬上了河灘，泛作黯碧；鴨嘴山上的叢林雖在雨霽時候也迷濛着濕煙；田埂和河岸的石路上泥濘狼籍。料峭的寒風到處吹送，吹着緩緩長流的河水，吹着鴨嘴山濕凝的叢林，吹到河岸上簡陋瓦屋的每個角落裏，吹到鴨嘴澗每個人的襁褓的身子上。鴨嘴澗人們的心，被憂慮與驚慌攪弄得麻痺了，也像這江南的初春天氣，被瀾漫的雨霧籠罩着，被料峭的寒氣侵透着：是陰沉不開的，是溼滑冷苦的。他們知道，「春寒多雨水，春暖雨水多」。初春的天難做，無論寒或暖，總是多雨的。他們沒有關心天氣陰晴的需要，也沒有關心它的閒情。他們祇是瑟縮着肢體，鼻上掛着晶亮的清涕，從早到晚，爲一切不得不忙勞的事循照慣例忙勞着。

自從大軍過境，地方事實上是平靖安謐的。雖有幾次飛機發出怪響悠然地打頂空飛過，但大家都把它當做傳說中顯神通的妖魔的法寶一般，瞠目地注視着，紛紜地談論着，好奇與神祕的心情和恐怖顫慄的感覺攪混在一起；有些陰暗呆滯的苦臉上，反因而現出了活潑；他們獲得了刺激和苦趣。在平時，他們被互相傳告的見聞消息所圍困。他們失去了判斷的龍力，揣摩不透這種種消息究竟還有怎樣的意義，將更給與他們以怎樣的影響。他們每人都彷彿預見到一個不可設想的黑古龍東的巨洞。這黑不見底的巨洞已經近在跟前，他們將無法避免，無所準備的掉落進去。他們天天等候着向那黑洞中掉落；他們的神經中像堵塞了棉花，心頭懸着烏黑的鉛塊，並沒有那種餘裕與靈敏去猜度將在那黑洞中遇到什麼。他們只覺得沉重與迷惘，反倒因爲那所設想的一天遲遲不來，而似乎有些焦躁。

就在這個風淒雨苦，陰沉不開的當中，漁季匆匆結束了，田裏的麥苗和油菜長大了，草地和枯林上面透出黯綠顏色了；兩三個月的時光不知不覺的已經消逝了。

在這些日子裏，章三官比平常以往顯得安靜了些。表哥既走得沒有音信，到「外邊」去的主意完全拋却了；皮猴子雖然做着保長，成天祇沉溺在牌九單雙的生活裏，抽了的事不再提起，差不多被人們淡忘了。三官感到空氣的僵木和冷凝。他沒有發過脾氣，也不會和人家有過一次賭狠和頂撞的事。鎮上郵局裏的無綫電很久沒放過新聞了，人們所傳告的那種種見聞，如此其單調雷同，他已經漸漸失去關心的興趣，甚至覺到了厭倦。他和其他的人們一樣，每天期待着更新鮮更可怕的事情底臨頭；而這一天總不到來。戰爭對於他如同一頭神祕可怖的怪獸。以往，他常常在腦裏揣想着牠的不可捉摸的形貌。有時他也想見到有什麼燦爛如繡錦光華如朝曦的憧憬，將隨同那巨獸以俱來。但那只是一閃的幻象，而這幻象也倏忽就見破滅，至今不復再現了。平日他所想見的只是那怪獸的猙獰兇惡的面目，牠可能把自己一口吞掉，因而他模糊地本能地顫慄懼怯着。但一面又設想着這巨獸是在不可知的極遠處的處所，甚至不可能來到自己的跟前；他從來沒想像到牠會有一天真來到自己的跟前。可是突然之間，牠疾風驟雨地來了，張牙舞爪地來了，來得如此其兇猛，來得如此急遽不可測！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弄得無可措手，弄得簡直喪了膽。於是他垂下手，沉下眼睛，準備給牠吞掉，或聽任牠來如何把自己擺佈。他沒有再想到躲避，也沒想到抗拒牠。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他聽到牠的聲音，覺到牠的氣息，可是牠並未真的撲上身來。他自己和所見的其他人們一樣，還是照常的吃飯過日子，還是完好如故，於是他慢慢鎮定起來，似乎有點摸

出了這頭怪獸的性情脾氣，能够平心靜氣不慌不忙的來看這頭怪獸。在這樣的情形中經過了一個時候，他看的久慣了，他漸漸覺得牠已無新奇之處。他想發見牠更新鮮或是更可怕的一面，而一直毫無所得。可是同時，自己的運命顯然還是抓在牠的趾爪中，還是銜在牠的血盆大口裏。自己儘管平心靜氣，但絲毫不能有所作爲；儘管安善如平日，但無法跳脫那罩在頭上的厄運。他要逃脫，或是趕快被牠吞掉；而兩者目前都是不能。他厭倦了這樣的處境。

「這個娘賣辰的日子，不死不活的！到底還有什麼新鮮花頭呢？」他板着沉悶的醜臉，悠長地吐一口氣，這樣怨對地自語着，在妻或是在奶奶和大哥的面前；已經不止一次。

一直沒有新鮮花頭，左不過是那些差不多的事；愁悶或焦躁都是徒然。於是三官以加倍努力地工作，加倍發狠地操勞，來應付這陰沉淒苦的、僵木冷凝的日子。他終天板着麻臉，進進出出，默不作聲。漁季終了之後，他把他的那二畝三分預備種早稻的水田完全翻犁了；那三畝種着菜苔和麥子的田裏，也已耘過了一次草；他那五十多棵「剪桑」都已在每棵的根子上，下了從油坊換來的「豆餅」，並且那些纏繞在樹幹上，防免在嚴冬時候凍壞樹身的藁草，也都一一撤除，準備它們不久即將抽枝發芽。家裏幾隻桑籃和做壞了的養蠶用的箕盤都一一從欄樓上拿出來修補完善。趁着那幾個晴天的日子，他到山上斫了十幾担茅草，砍了十幾担結結實實的「棍子柴」，堆放到碓屋裏。有那幾天整日落着牛毛細雨，他在屋裏坐不住，戴起了箬笠，披上蓑衣，守在河岸上打野鴨，連着打了五六天，而後把那些大串大串的野鴨分作幾次，掛在棍柴担子上，冒着雨，踏着泥濘的卵石路，挑到鎮上去出賣。鎮上到了大批鄰近各城市逃來的上等難民，和原在外埠經商或「混差事」的從來不大回來的本鄉人，還

有一兩所新從蕪湖和甯國府遷來的「吃洋教」的學堂；這些大批地湧到的男男女女，使得鎮上市面驟然繁榮了。街上挨挨擠擠，碰破頭，人是「死不要臉的那個多法」，形成一種從未見過的出奇的熱鬧氣象。他的棍子柴和野鴨獲得了出乎意外的高價；尤其是野鴨，許多人簡直視爲一種希世的珍品，他每次只要走到街口上，就被人搶個完，「像是要錢的一樣」。他幹這個，他自己說是「猴子玩雞巴」，沒有事做找事做。他確也沒有在要價的事上和人家爭較過。但是在他得到那些意外的「財喜」的時候，他的陰沉冷澀的心裏是有點高興的。他沒有料想到這個，如同這突然逼到跟前的戰爭之對於他一般，一切隨同這頭怪獸而來的，那是自己不曾料想到的。他用那些錢在熟識的雜貨舖裏辦了點鹹鹽，買了大批的藥硝、鐵砂和「帽子」，並且替妻買了兩雙洋襪和幾雙鞋面布；還給那一歲多的小姪兒買了面小搖鼓。妻却因此而表示了大大的驚喜，提到不會隨同表兄到外邊去的事，而引爲得計；並且慫恿他多多地如此做。

三官矜持地笑了，他鄙夷地說：

『一個人認真拿這個當營生？明朝還有出息哩！給人家望着，鼻子都要笑哩！』

三官是說的本心話。妻這種「眼皮子淺」的地方，他是很覺得可鄙的。第一，賣柴賣野鴨的事應該是那些「窮光蛋」的營生，自己的正經營生是種田，打魚，賣絲繭，他萬萬不能不顧身份與體面，認真拿這類的事來掙錢。當他挑着擔子走近鎮上時候，他就有點覺得不自然。他怕遇到熟人，尤其是表親家的親房或本家。有一次他遇見表兄的堂伯娘，他就把野鴨贈了一對給她，『我是新年正月裏好玩的事，姨伯娘，』他紅着臉說：『我登門拜年的時

饋就該送到你老人家府上的。你不見怪，你就收了我的。」他還會把野鴨送給了學堂裏王先生。第二，這野鴨也不是儘可以獵取的；雖不是如對於河裏的魚樣的重視，只限定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捕打，過了時候就「禁河」，但也得「養」着點，一下打完了，弄得絕了種，人家縱然不說話，自己也要愧對祖上，心裏感到罪疚的。何況過了正月，就是野鴨下市的時候了呢。第三，鎮上雖是繁榮，但因此益發顯出人心是惶惶然浮動着。大家都時時刻刻意識到緊壓在頭上的黑影子；大家都同樣的感覺到自己的命運是銜在那頭近在跟前的怪獸的血盆口裏，是抓在牠巨大的趾爪之下。他得了那些意外的錢，他就立刻拿去花掉，決不以為可惜，如平日對於以內己的正經營生掙來的錢那樣地愛惜。他從中感到高興或是有趣，也只是很飄忽地一閃便即散滅。事實上他也是如同其他的人們一樣，被滄濤的雨霧籠罩着，被料峭的寒風侵透着，他的心時時刻刻是凜清冷苦的，是陰沉不開的。他那有閒情或興致放到這類意外的財喜上來？他做這個，不過是為的操勞自己，或是藉此到鎮上去探點新鮮的新聞，想望着可以從而展開或鬆動一下自己的吊着烏黑的鉛塊的沉重的心罷了。

那一天，三官到鎮上鐘舖裏去取定製的和修理的耘耙和犁頭，他聽得了一個使自己心跳的消息。消息十分的簡單，說是將有一支大軍從徽州那邊翻山過來，經由本縣，開向清弋江一帶前線去。這未必是什麼可喜的消息，可是當三官剛剛聽到街上的人如此談說的剎那中，他竟興奮得不能自制。他丟下自己手裏的事，跑去向人家尋問這消息的來源；問了之後，還是放不下心，又提着笨重的犁頭和耘耙，繞了不近的路，冒雨跑到學堂裏想去請問王先生。學堂在假期中，王先生恰好出去了，他撲了一個空。於是走回頭路，重新轉到街上郵局門

口。他不認識郵局裏的先生，只想望着那裏如往日一樣，擠着許多人，那些人向局裏先生談問報上的或是四處的郵差帶來的消息，他可以從旁聽到他們談及關於將有大軍開來的消息，稱可證明剛纔的傳聞不是謠言。到了郵局裏，却只有幾個發信的人擠在櫃臺旁邊，局裏先生低頭坐在案桌上，忙着簽寫字條，蓋印郵戳。局裏無線電不知爲什麼久已不放新聞了，沒有了平日的那種人山人海的熱鬧氣象，顯得如此其冷清清。三官覺得掃興，提着東西望外走；走了幾步，又掉轉頭，望望板壁上那張地圖。地圖上面蒙着塵灰，紙也泛作了老黃色，那個花花綠綠的桑葉形，已經不及往常所見的那麼鮮明奪目了。三官近來常常不自禁的要吐口長氣；伸出一口氣，他就覺得心裏能够暫時舒服一些。於是他揉一揉發脹的眼睛，把兩個粗糙的手指無聊地按在腮巴上，對着地圖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長氣。

『大——中——華——民——國——X——X——全——圖。』

他有音無聲地，一個字一個字的緩慢地念着。（那自己已不認識的兩個字，他就跳了過去。）對於這地圖，此刻他其實並說不出有個什麼感觸。主要的他不過不想馬上走出郵局的門，藉此多流連一會兒。於是他瞪着寂寞的眼睛，越趨到櫃臺跟前，向那個靠在裏邊的送信的老哥傻頭乖腦的望着。

『你要送信麼？』

三官怯生生地傻笑着，搖搖頭：『我不送信』。隨即紅着臉結巴巴的說：『我打聽你老哥一個話：說是有隊伍開過來呀，說是？該該——可是真的？該不是妖風吧？』

他慌急慌忙把要問的話說了出來，說得如此其匆促而不從容。他自己模糊地把剛說的話

回味着，覺得許多個字眼都說得含混不清；他把眼睛望着對方，又看一看身邊兩個送信的人，他現出了忸怩的神情。

半響，那送信的老哥一邊忙着手裏的事，一邊眼睛也不望地告訴他道：「唔，有這個話。一兩天就要到。街上抗敵會同商會他們都要派快子接送呢！——你怕罷？怕的話，——這回……」

三官分辯道：「我怕做什麼！我……」但隨即他意識到對方的調侃並不見得有惡意，於是忸怩地傻笑起來：「他們開上去打東洋鬼子，又不是打我們哩，我怕！——那麼這個話是真的了。」

「這回不要怕嘍！」那局裏先生瞥着怪聲怪調的本地話，以一種像是對小孩子說話的語氣，高興地向這邊插着嘴道：「我們還要開大大的歡迎會哦！你老哥說的高明哦！他們是開過來保衛我們地方的哦！後面還有許多許多大軍都要開來哦！我們要軍民合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哦！」

局裏先生高興的滑稽神氣和他學的不像的本地口音，引得站在櫃台旁邊的幾個人都鬨笑起來。三官笑得嘴都搥不攏，做出那種「傻不楞登」的醜樣子，對方脫一句，他就「哦哦」地答着，趕着點一下頭，唯恐對方疑惑自己沒有把話聽懂。他顯出滑稽的「山巴老」的神氣來。

「這回開過去之後，還有許多大軍要開過來？」等局裏先生說完，三官非常親熱和順地笑着，跟着再問道。

「是壞！你說的一點不錯壞！」

「郵局裏先生都這麼說，那這個話就是真的了。」三官十分滿意的走出了郵局的門，這般的自語着。雨點打在他的箬帽上，颯颯亂響；他的草鞋和赤脚上面塗滿泥水。他一路和家人擁擠着，急急地走出街道，臉上還含着興奮的傻笑。他把提在手裏的箬着索的竿頭和耘耙擱到肩膀上揹着，踏着泥濘的石路，快跑了幾步。料峭的風撲滿他臉上，他一點不覺得冷。路上沒有行人，他獨自的含着笑，心裏有一種熱燙燙的感覺。於是他纔漸漸意識到，自己正在一種非常的歡喜之中。這歡喜或是高興，是郵局裏先生的出乎他的意外的和氣與重視他所問的話的態度所給予的呢，還是從這個消息的本身得來的呢？三官此刻沒有閒心去分辨它。他只模糊地覺得自己久已沒有領受過這樣的心情，他覺得對於這樣的心情已經很有點疏闊。他想起那一年上海打仗，他和富黃瓜同到鎮上，看見郵局門前放着鞭炮，大家嚷嚷說中國打勝了，日本兵全都打跑了，於是他喜得不能自制，飛跑急走的望家趕，要把那快樂的消息去告訴村上每一個人。他隱約的想起這回事，覺得今日的情形倒是有點相同；但這回的欣喜更甚入心些。他揹着竿頭耘耙在肩上，一手扶着箬帽，狼狽地快步走着，走得渾身暖和起來。「這回不要怕壞！」郵局裏先生的怪聲怪調在他耳朵裏響着，他覺得十分可笑。但是他立刻又沉下醜臉來：爲什麼這回聽到消息，自己一點都沒有怕呢？爲什麼反到這樣的興奮和歡喜呢……

「歡的！上國子還躲到山頭上，嚇的那個扁樣子！真不曉得怎個弄法的！」他心裏說，於是又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三官冒着雨，走過眠牛山橋，一口氣跑到了自己村上。在村頭泥濘油滑的田埂上，他遠遠望見東老爹披着蓑衣，大聲地叱着牛，正在田畝裏犁着田。三官心裏癢癢的，忍不住的放開他的粗漚聲音嚷起來：

「東老爹呀！」他的臉醜陋地笑着，聲音拖長着，一邊走，一邊嚷：「我告訴你老人家個好話呀！」

「啊？你說什麼啊？」東老爹勒住了牛，老拙的嗓子比三官的響亮得多。

「班了救兵回頭了！調到清弋江那邊去，從徽州府翻山過來！救兵來了呀！」

「救兵開來啦？到了鎮上啦？」

「一兩天就到了，鎮上派快子接去了！後面還多得很嘞！還有許多大軍望這邊開嘞！」

「你聽那個說的啊？」

三官漸漸走近祠堂跟前，停住了腳，嚷着告訴他，話是郵局裏先生說的，千真萬確，決不是人家發妖風；並且細述郵局裏先生和自己說這番話的詳情，和自己打聽的經過。於是揉揉眼睛說：

「這付藥攆下去的話，就有個指望了，東老爹嘆？」

「呃，」東老爹沉靜地嚷着說：「若有救兵開來，我們這邊就有個指望了！這就是——就真是菩薩祖宗保佑了嘞！」

三官笑着，「東老爹也歡喜。」他心裏說，他聽見雨點打在他的箬帽上面的聲響，看見纒出在眼睛前面的闊大帽邊上凝結着雨珠，不住的望下滴。於是他走上石級，以一種又快又

短的步骤子穿過祠堂門前的草坪，一路扶着頭上的箬帽左右搖轉着，摔出潑聚在上面的雨水。那些水點像箭似的向四面橫射出去，他覺得很好玩。——他的活潑樣子是平常極少看見的。

## 二

吃晚飯的時候，三官喝了點「高粱燒」，「我淋了雨，我要驅驅濕氣。」他說；而後纔去睡覺，他睡得非常香甜。臥房的西首牆上有個小小的四方木樅窗；在那凹陷的窗框上頭，用幾根麻絲懸着七八十來條玻璃的碎片。這是根據「久雨西風晴，久晴西風雨」的一句農諺而設製的晴雨計。三官朦朧醒過來，聽到那些懸着的碎玻璃條發出琮琤的鳴聲。那聲音清越而零亂，斷續不停。他漸漸從朦朧中清醒了。屋瓦上仍有雨點在浙瀝着；後面山上的竹子樹木颯颯亂響，忽而很是兇猛，忽而變的輕微；遠處有渾然洪大的松濤聲；窗外有隱約可聞的河聲；尤其是妻的鼾聲，因為她傷風咳嗽的原故，多種粗細不同的喉音和鼻音複雜地交響着，緊靠在耳朵邊；這種種聲音錯綜紛雜地打上三官的耳膜，他覺得再難睡去。於是撩開夏布帳子，撐起上半身望望，週遭是一團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三官眼睜睜地躺在被窩裏，連連吸着他的不大通氣的鼻子，注意的傾聽着窗框上頭懸着的玻璃條互相碰擊的聲響。

「丁令令——丁令令——令——令——」

這聲音雜在遠處近處的多種聲響之中，聽來特別的清脆悅耳。三官捉摸不住自己此刻有

什麼樣的心緒，只是巴望着天快亮，他急於要起來。他二次三次的撩開帳子向外張看，總是沒有天明的意思。他想也許還正在午夜，是自己喝了點酒，所以醒的太早了；他本要把妻推醒的，如此一想，就決意再睡一會。於是沉下眼，照着奶奶他們常常說起的辦法，把眼珠看住自己的鼻子尖，一心希望着可以重復睡去。他看見許多淡綠色的花暈在眼前繞動着，飄忽而又零亂。多少雜念從心裏湧上來，零亂飄忽得如同繞動在眼前的那些花暈，無法把捉，但也掃除不去。屋後山上的竹木颯颯聲和耳旁的妻的鼾聲，越發覺得擾人了；三官翻了個身，把一隻耳朵緊緊貼在枕頭上，耐心地睡着。突然，他聽到一個聲音劃空而來：

「規規——嚕！」

只是嘹亮的一聲，帶着歡欣，又似乎含着點悲哀。這是真正的春天底報信者，這是杜鵑的叫鳴！三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撐起上半身，凝神傾聽着。屋瓦上還響着雨點，玻璃條也還在斷續地發出聲音。半晌，半晌，他聽到了杜鵑的第二聲叫，已經是在很遠的處所。

——「規規嚕」都叫了，真的春天來了！三官慢慢的睡了下去，心裏隱隱約約的有這句話。他很有點興奮，想立刻把妻弄醒，告訴她天就會晴和，杜鵑已經開了聲的話。可是妻打着怪聲的呼，睡得如此其香甜；妻近來常常嘔吐，快兩個月沒有一見紅，眼睛滯鈍了，人也消瘦了。他不得不打斷她的好睡，幾次要動手去推她，到底還是忍住了。

天氣一晴，隊伍可以到更加快些。三官睜眼望着帳子頂，連連吸着阻礙的鼻孔，獨自地想着。日子過的多快啊！這一直以來，只是胡裏胡塗的像僵屍似的過着時光，時光就在人們不留意的當中，偷偷地飛跑過去。這三個來月，似乎只有繫一腿的丈夫。但是此刻回想

起來，覺得這些日子真是長而難過的。這情形，好比一個人爬着崎嶇險峻的山路，他在慌亂之中，急急忙忙爬了過去，並不知覺自己是走的什麼路。但等到鬆下一口氣，回頭望一望的時候，不禁的會驚嘆起來：自己是如何爬過這一段長而艱苦的路程的呢！三官回想着過去的這些日子，只看見陰沉烏黑的一片。自從大軍從甯國府一帶撤退，多少城鎮淪陷了，多少可怕的消息和事實聽到耳裏和看到眼裏，抽丁的事也久已不再提起，人們都確信着「中國」存心不要這些地面了，都時時刻刻準備着做亡國奴，等候日本鬼子來如何把自己攪弄了。在這樣無可挽回並且不能絲毫有所作爲的絕望之中，却突然得到大軍即將源源地開來的消息。這是真的消息！是郵局裏先生親口告訴自己的，不是什麼不三不四的人底隨口亂說。郵局裏先生是那樣的高興，東老爹也喜歡；連大哥和奶奶，向來談到隊伍的事就會立刻憂懼失色的，但昨天晚上告訴他們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們也顯然的表現出欣慰之情。現在春天到來了！將可以和往常一樣，安心地來從事自己的耕耘；做亡國奴的恐懼可以暫時擱起了。——三官確鑿地相信着：這一帶山鄉地方，只要有大軍把守着，東洋鬼子是沒法進得來的。

三官心裏被許多的雜亂的思想盤據着，興奮得不能合眼。他聽到屋前巷子中公鷄在籠裏撲着翅膀，高聲啼起來，他不知道這是第幾次的啼鳴。但他決心就起身。他坐起來，把蓋在被窩上面的衣服摸到手，披上了身，就下了床沿。四處都是黑糊糊的，只有小窗上現出一點木櫥的暗影。三官一邊繫着腰帶，一邊注視那窗櫥的模糊影子，使他的眼睛感覺發脹。他的腦裏繼續想着大軍開到的事。郵局裏先生一再的叮囑自己不要害怕了；這是一句振着大家的蘊處的話。這回鎮上他們派了伙子去接，還要望下面送過去，並且還要開歡迎的

會；這就可以保證不會拉伕。只要不拉伕，還有那個害怕他們呢？三官想到上回大軍過境的情形，想到東老爹的作爲，——那種種，在當時好像並不見得怎樣，可是現在想起來，在自己方面實在不很體面，他深覺得難爲情。和尙頭和財寶官他們可以那樣的做，自己爲什麼竟和他們一樣的沒見識呢？這回大軍若是選走村上過，自己一定也像東老爹那樣的做點出來，教大家看看。但隨即想到，他們從徽州府經過鎮上望清弋江那邊開，不管分作多少路，也是不會打自己村上走過的。於是他決定要到眠牛山橋岔道上去等着看，無論自己多麼忙，也得到那邊去看。他要看看那些使自己忽而恐懼忽而歡喜的神祕東西的真實面目。他覺得，這回不但沒有被拉伕的危險，即使還是拉伕，自己也決不再害怕，自己願意被拉了去，——不必等他們拉，自己將自動的替他們挑運東西，只要他們有這個需要。有什麼要緊的呢，他們是規規矩矩的大軍，而且最多也不過送到清弋江，一去一來，四五天的工夫不就回頭了？

三官迎着撲面的寒風，靠到小窗的旁邊凝着神。碎玻璃條在他的眼前幌動，他無意識地用手撥弄着，使之互相碰擊發聲；隨手又把攔在窗框上面的一盞油燈和兩隻瓦罐移開，從木樁的空當中，他望見了窗外矮禿的那些桑樹幹以及對河香爐峯的模糊依稀的輪廓。陰沉的天空已經映出了微微曙色，香爐峯頂似乎還蒙着雲霧。雨點洒在地上和河面，宛如老蠶吃「水葉」的聲音。「規規矩」也還在叫，隱約難辨，如同這黎明時的模糊幽黯的風光，那杜鵑大約已經飛到香爐峯以外的極遠遠的地處。遠近鷄聲零落，他聽到富黃瓜柔弱無力的細嗓子嗚嗚着，大約正在磨着豆腐了。

三官開門走到堂屋裏，摸索着到門拐那邊挑選了一把耘耙，脫去舊耙頭，把昨天辦來的

新耙頭碰到那木柄上面。奶奶早已醒了，連聲的咳嗽着，吐着痰。

「天還沒亮呢，老三？」

「雞叫二遍了。」三官在地上敲着耘耙柄，渾着嗓子回答：「天要晴了，起了西風了。」

「還在落吧？」——唉，也真晴的了。」

「來是風，去是雨呀！——天一晴，他們隊伍好走點。」他連連吸着鼻子擤着涕；「阿媽，規規噶開聲了哩！你可聽見？」

從說話的聲音裏，奶奶感覺到兒子的滿心快樂；這是難有的事。於是咳嗽着，在被頭上坐了起來，掛起半邊帳子，向階沿上收拾着耘耙的兒子底身影望著。

「打春快一個月了，若不是不斷點的落，早就該開聲了。」奶奶的聲音安詳而柔和，想來她的習慣地緊蹙着的眉頭也應該是展開的了；隨即她長地伸出一口氣，似乎在說：「——唉，但願的你們高興些罷！我看着你們高興的過日子，我心裏也就舒坦了。」

「搯了頭的蒼蠅樣的，」三官笑着慢慢地說，聲音和順而且親熱：「不曉得過的些什麼日子，一混又混到春天了，說的好！」

「救兵果然閉上去了呢，呃，看可菩薩祖宗保佑，看可一下子把他打回去，看可讓我們平平安安的做一季太平田。——就是這個話呢：隊伍若是來的太多的話，船小載不住，地方也要驚慌哩！」

「這回不要怕囉！」三官不自覺地說出這一句，說出了口，他纔想起這是局裏先生說的一句話，於是不禁好笑了：「他們是官兵呀，他們是來保護地方的呀，驚慌做什麼？頭回

生，二回熟，都是本國人。我說的話，他們一到，不差似有了防風牌，東洋鬼子變一陣風也難刮進來。」

「照說的話，是不要的怕呢，像舊年那回的事，一到鎮上，隊伍潮水樣的湧，呃，禍不單行，你表哥又動身了；弄得我兩不把岸，我又記着家裏，又不能老在姨伯娘家裏打擾；回來呢，又不敢回來。以後聽他們說說，我纔硬起心走回來，一路上心肝銜在嘴巴裏，走他們旁邊擦身過，我都汗毛管子豎起的，手脚都冰冷——那個多法！那裏見過呢。呃，想的話，也自己嚇自己：——都有官長跟着，實在是井水不犯河水，規規矩矩的，天理良心的話。」

此刻想起那天的驚慌情形，想起皮猴子保長他們躲逃和隊伍裏沒有看到派去的伙子的等等事，三官沒一點惱怒或憤恨，他以一種像是上了人家一個不關重要的當或是看見人家作了一個有趣的惡作劇一般的心情，獨自抿着嘴，嘲弄地笑了。

天色亮起來，像揭去帳幕一樣的快，說話和裝理耘耙的工夫，不知幾時屋裏的傢具東西都已經顯現出影子來了。三官裝好了耘耙，把長棉袍的前後擺疊成三角形，倒扣在攔腰繫着的布帶裏；抬頭從小小的天窗裏望望，雨還沒有斷點。他匆匆走到自己房裏，從床背後取出他的那頂破舊的箬帽，把踏着的鞋子摔掉，妻已經準備起床了，望望丈夫，打着呵欠，說：

「還落呢，不帶蓑衣麼？」

「馬上要晴了，刮了西風了。」

三官回答着，把着帽戴上了頭，三步走出來，拿了耘耙，擰擰鼻涕，就去開大門。

三官到牛欄裏牽出老黃牛，用手在她的脊領上拍了兩下：「天要晴了，帶你吃草去！」那牛馴良的合一合眼睛，扭動着嘴巴，慢慢隨着主人走出了確屋門。天色已經白亮了，香爐峯頂的重雲像一些剛彈過的棉花，每塊的邊沿上拉出灰白色的細絨，彼此重疊，緩緩的移動着，三官把耘耙歪斜的揹在肩上，一步步的向祠堂那邊走去。

祠堂在村頭山脚下，正對着到鎮上去的路；面前一塊高低不平的草地，邊上排列着幾棵高大的槐樹和隱隱透着暗綠顏色的垂楊柳。草坪下面，展開一片廣闊的田原，其中有桑樹地，有種着高筍的池塘，有麥田和水田。在近處的土堤和山坡上面，露出眠牛山被雲霧封鎖着的山頭底淡影。田原山野沉浸在黎明的雨霧中，料峭的寒風從這裏吹送那裏。到處靜悄悄的，看不見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一點人聲，只有三兩隻饑餓的老鴉在田埂烏柏樹的秃枝上怪聲叫着。

三官把牛拴在草坪一棵槐樹的幹上，望望四野，感到一種甯靜與和平的喜悅，他一步一步循着石級走下草坪，向自己的麥田那邊走去；心裏很想唱一個歌，但是他什麼歌也不會唱；於是提着他的發灑的左嗓子，輕輕的胡亂哼着，聲音如此其短促，一點不入腔調。走過一段溼滑的田埂，緊靠草坪下面，換着東老爹的水田，那裏就是他的種着麥子和油菜的田。三畝田，分作兩坵，一坵種着麥，另一坵種着油菜。三官拄着耘耙柄，跳到他的油菜田裏，拾了塊土，向近旁樹枝上一隻正在叫的白頸老鴉扔過去。

「戳的！給你槍子子吃！」

罵着，揉揉眼睛，吐了口唾沫在手心裏搓一搓，拿着他的耘耙開始耘第二遍草。那些一



簇簇的綴成圖案似的油菜已長到七八寸高，鮮綠的葉子舒展着，有的已經綻出一粒粒的嫩綠色的花蕾，黑色的土又鬆又濕，腳在腳下有一種溫軟的感覺。一些「馬色」、「小鷄草」、「燈籠窠」、「繡錢」和「扒地錦」之類的野草，在油菜的空當中和根旁重又滋生出來。耘耙有規律的在土面舞動着，那些可憐樣子的小草一一齊根翻起，慘白地躺到一邊去。那一種菊花形狀的「扒地草」是最麻煩固執的，雖然翻起了根子，但不久又可以長牢在土裏，是必得用手檢起，扔到遠處去的。

三官默不作聲的工作着，不時抬頭望望天，作為他的短時的休息。雨已由稀疏零落慢慢住點了，天還是陰沉灰黯，並未開朗起來。三官一氣地推動着耘耙，自己也不知道想的些什麼，但潛意中有一種對工作發生特殊興趣的感覺；因為能够這樣安心安意，甯靜自在的從事自己的工作，已經是久未經嘗過的事。他似乎覺得這種情形不可多得，應該特別的珍惜，他簡直有點拿目前這番工作當做了一種享受。

雨完全住了點，東老爹和老官也先後下田來。他們都担着糞桶到田壩上澆溉蠶豆豌豆。接着新郎壽官和他的剛拜堂的新娘，也提着篋籃，帶着剪刀，到祠堂前面的草坪上來討野菜。兩個小夫婦一前一後的走着，東張西望，顯得趑趄忸怩。東老爹直起腰幹向他們望望，擺動着下巴上的一撮花白鬍子，眼睛笑迷迷的，很感興趣的開口道：

「現在的事呢，也怪，小夫小妻的都合的好，一步離不得。」

「都作作興文明了哩！」大官含笑地搭腔道：「老大人看不慣，就就說說是面皮厚。」

「從鎮上學來的文明派頭漢！」三官低着頭說：「你談壽官呀，他就是愛新鮮。他樣樣

講，究學學堂裏的那些派頭哩！」

「團魚莫說繁，都是沙裏歇。——你說我的話可是一斤十六兩，老三？說真的，老三，我說還是你們這樣子好，比老派好。我就喜歡小夫小妻的合的好。恩愛夫妻，恩愛夫妻呢，要做那種借了你米還了你的糶的樣子出來做什麼！」

三官聽着東老爹的慈祥的調侃，低頭耘着草，不再搭話。半晌，他檢起幾棵草扔到草坪上面去，向壽官喊着道：

「討齊菜馬蘭頭，到這邊來哦！這邊田礮上多的很哦！」

壽官在那邊答應着；也不和他新娘打個招呼，就把新娘丟在草坪上，獨自個走下田礮裏來。他戴着鴨嘴帽，藍布罩袍上面套着一件黑馬褂，頸上的和脚上的銀環下掉了，完全像個小小紳士的大人的派頭了；手裏捏着一把做壞的剪刀，白皙的臉上泛着點紅暈，笑嘻嘻的，向東老爹他們打着招呼。於是大家提高着聲音，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起來，慢慢談到大軍即將開到的事，三官若有所思的笑着，說：

「纔有點怪哩！都是過兵呀，這回說要過兵，就變成個喜信了，說的好！」

「不能這麼說，」壽官老成的樣子說：「喜的，喜歡；急的怕的還是要急要怕。我奶奶昨天聽到消息，又急得一夜不合眼，今早上又說頭風痛，哼呀唔呀的。你說可是真要命喲！」

「你好好的勸勸說說喲。」東老爹說：「你好好的破給她聽聽：是規規矩矩的大軍，是來保護我們地方的。」

「也也不見得走我們這裏過呀，這個要急急做什麼！」

『聽我的話！』壽官蹲在東老爹和三官的田之間的田埂上，用剪刀戮着嫩綠的緊貼在土上的蕎麥，很吃力地說：『聽我的話的話，一天的雲彩都散了！她總說我小把戲不懂事，我說話，都是對石壁哈氣。』

『你把日本鬼子燒殺淫擄的事說點她聽聽。——哼，』三官憤憤然地，認真地說：『大軍不閉來的話，東洋鬼子一摸不擋手地跑過來，嘗嘗亡國奴的滋味吧：對你客氣哩，還有你過的日子哩！——東老爹可是噢？』

『那是呀，本國人總是本國人呀，打斷手脖子朝裏邊彎呢，那還能比！』東老爹耷着舌頭答。

『說是失南京的時候，殺殺殺死了五萬萬——萬人。』

『五萬人哦，五萬萬人！』壽官糾正道。

『我是是是說的五五萬萬萬——五萬人呀！』大官在那邊着急道：『說說說是呢，把人排起隊來，就就用機關槍掃掃——掃囉，說是！』

『不談南京的話，』壽官說：『就說近邊的事呢：孫家埠，就是廣德州過來的那個孫家埠，失守的那天夜裏，說是幾個漢奸坯子，都是什麼聯保長跟地方的商家喂，聽說日本兵到了，大家齊齊伴，做了督藥心子的日本旗到街頭上去接。心裏話，這該沒事罷，那裏曉得一陣機關槍，一個個打得仰天吹海螺！——是我舅舅油坊裏回來的夥計說的，可是現世現報喃……這些話！這些話的話，我嘴皮說炸了，舌頭都說破了吔！她高低是個不聽末，你有屁法子想！』

這樣談着的工夫，大官走到遠處另一塊田裏去；這邊草坪上面和田裏漸漸的人多了。皮猴子保長的兒子長慶兒牽着牛，頑皮地唱着一個嘲弄新娘子的歌，走到草坪上；他的姐姐白菜兒，就是被人家稱做公主娘娘的那個十五六歲的姑娘，也提了籃子出來，和壽官的新娘蹲到一起，討「馬蘭頭」；財寶官和雙全官等都下田來，從事自己的工作。天是慢慢晴穩了，鳥雀一片聲的叫，風吹在面上給人們以涼爽的感覺；雖然天空中依舊蒙着陰雲，但隱約似乎透出點白白日色了。

四狗子最後走出來，兩肩高聳着，筒着手在緊小的袖口裏，一步步搖幌，像個草台班子裏的文小生，懶懶地走到臨着三官和東老爹的田的草坪底邊沿上，把他的單薄瘦削的身子在棵大槐樹的幹上倚住了，向下面東老爹、三官、壽官望着；蒼白的尖臉無精打彩，兩眼睜滯發黑，一會兒，又蹲下了身子：一直默不作聲。東老爹他們起勁地談着，不會注意到這個人的到來。壽官繼續把他最近得到的消息津津有味地談說着：甯國縣王縣長如何英勇的率領民衆殺敵；我們的空軍如何竟也飛到台灣去給日本鬼子「送新年禮」，炸燬了他們多少火藥庫，蔣委員長在武漢如何演說，宣佈失南京不要緊，誓必抗戰到底……他以一種非常自信的口氣，把這些從舅舅家聽來的和從東南日報上看來的消息，詳細地談給大家聽，青筋橫在他的鼻梁上，不時的望望他的聽衆，如一個莊重的講演者。

「那天我看見蔣委員長的這個演說，」壽官繼續說，樣子極其老成：「我就同我舅舅說，我說，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大軍還要望回開，我們這邊不會就真的放棄了，不要了。明明說的抗戰到底末，老大老大的地面呢，不要了？你倒說的好！我舅舅還半信半疑的。哦，可

是哩！我放個屁都吹得着火；可不是大軍望回開了？」

三官連這點着頭，對於壽官的有點自炫的話很是信服，說：「這個話，我也聽學堂裏王先生談過。那天我送了對野鴨給他，他談給我聽的。」

「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做百歲。」東老爹慨歎地誇獎道：「莫看壽官這點年紀，他模樣都肯專心。——也真虧了你！」

「國家的事呢，人民不問國家的事，那個問？」壽官不好意思的笑着，做出一種自負的樣子。

上面草坪上四狗子咳嗽了一聲，吐下一口黏黏的白痰。田裏的三個人吃驚地抬頭望望；東老爹笑着說：

「噯哦！你什麼時候來的？——幸虧我們在這裏還沒有說你壞話。」

三官望了四狗子一眼，隨即低下頭忙着自己的工作。對於這個曾經投契的朋友，三官近來大大疏淡了。自從地方吃緊，兩下都失去了那種對戰事發點議論的閒情；而一直以來皮猴子保長也沒有什麼新的作爲，他們又失去了另一個談心的題目。有時偶而相見，談及逼到眼前的戰事之類，四狗子的議論多有一種幸災樂禍和似乎正是諷刺自己的意味，往往使三官感到不安或不愉快。對於這個「聰明腳色」所說的，三官不能反駁他，有時甚至只有相信他，但是心裏總不能甘服。新年以至而今，事實上四狗子是被「牌九」「單雙」迷住了，三官很少和他見過面；有時相逢，看見四狗子那種失了人形的樣子，三官就不禁十分嫌惡，甚至招呼也不和他打一個。三官對於四狗子的那種友情，似乎漸漸移到壽官身上了。

「財喜還好罷？」壽官鬥趣地向四狗子笑笑。

「財喜，財喜在別人荷包裏。」四狗子向下面吐着唾沫，懶洋洋地回答：「你談你的罷，我專要聽你說海話。」

「我們談正經話呢，我說什麼海話？」

「我若是說一句，怕又要掃你們的興。」四狗子冷冷的說：「我說你們還是少高些興罷：說一聲抽了，又要嚇得癩綠屎了，明朝！」

「那個說抽了？」壽官不明白地問。

三官和東老爹也抬頭望着他；三官停了手裏的耘耙，不住地揉着眼睛。

「你們不是說軍隊望回開麼？軍隊開回來了，不馬上又要抽了，還饒你主子呢！」

四狗子陰沉着臉，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却使三個人都有點發怔，尤其這話對於三官有切身的利害，簡直教他感到自己的心突然向下一沉。這句簡短的話大大的出乎他的意外，從昨朝打鎮上回來，以至此刻現在，他是連影子也沒有想到的。

「你們高興做什麼？」四狗子看見大家的神氣，像鴨子叫似的嚇嚇地笑起來：「皮猴子纔高興喂，他又又有把把戲做了喂！又是他的生意上門來了喂！」

「呃，這個話的話……」東老爹說。

「抽了，壽官自管白地悠閒地說：『自然要抽了！大軍不來的話，東洋鬼子來了。——總比給東洋鬼子抽了好些。』」

「東洋人也抽我們的了？」東老爹問。

「不抽了？你倒說的好！東三省同北邊早就抽了！中國人打頭陣，高麗台灣人打一陣，東洋鬼子躲在最末後，東洋鬼子纔作怪哩！這你老人家還不曉得啊？」

「沒聽說過——這倒是個毒注意！」

「早就有這個話了。」三官低着頭，毫無興致地插着說：「還說還說要出連環保哩，出了毛病的話，就滿門抄斬。」

「怎麼不高興？高興的很！」壽官向四狗子反擊着：「不抽了，那個打仗？依你說我們等着做亡國奴就是了？」

「軍隊沒開回來，這幾個月我們也一樣的吃飯過日子，也不見得就真的當了亡國奴！——你曉得個什麼天高地厚喃。你當你在乾礪上，抽了沒你的事，到明年你也滿十八歲，我看你……我都懶得同你說！」四狗子低頭望着地上說，吐着唾沫。

「眼前沒當亡國奴，遲早總要當，大軍不開來的話。」

三官注意地聽着壽官和四狗子的爭論，心緒隨着起伏不定。他不能分辨到底那方面的道理是對的，他好像隱約覺得兩方面都有道理。——大軍一到，又要抽了，雖然自己沒有想到，却是最淺顯的理路，一經說破，就無可置疑，可是究竟自己是高興對呢，還是不高興對呢？三官此刻心裏雖未如往常似的那麼激動，但是却無法去權衡。總之，他原先的高興是大低減了。三官半晌沒有作聲，板着臉傾聽着，迷惘地凝思着，最後，忽然想起來似的，停住了耘耙，憤憤地說：

「若真的一點水一個泡，沒的走動的話，出錢出命心裏都服願！——娘賣尿的，像舊年

的那些把把戲，到頭壯丁同伙子的毛也沒見，搗的個什麼鬼嘴！仔細想想的話，還不把人家的腸子都氣得根根斷吧！」

三官說完，瞪一瞪四狗子。四狗子格格地冷笑起來，對着壽官說：

「你呀，你是在乾礮上過日子。你只會站在半天雲裏說海話！我說的話，像舊年那個搗法，還不如當亡國奴乾淨些！就是死了變棵樹，也變棵筆直的樹，不會氣成疙里疙瘩的！」

「噯，噯，你願意當亡國奴啊？是你自己說的啊！」壽官拿出小孩子爭吵的神氣，裝了個驚奇的樣子嘲弄着。

「只好走到那裏說到那裏叟！」東老爹勸慰着：「這些閒話還是少說罷。作興這回又不抽了呢，那也說不定，可是呢。」

三官望望天色，突然像生了誰的氣似的，狠狠的罵了聲「彘的！」把頭上的箬帽胡亂望頸後一掙，擡起耘耙，拔開腳就走出田裏。

「你走了，老三？」東老爹關切地問。

「我家去吃早飯，東老爹。」三官勉強和順地回答着，板着臉，頭也不回地向石級那邊走去了。

### 三

章三官原先的滿懷歡喜和興奮，原如一疋鮮潔明麗的紅色緞子，可是被四狗子一句話，



把這緞子潑上了黯淡的黑點：——那明麗的顏色也還是有的，却被那黑點子弄污了。壽官說的，不抽了就沒人打仗，就只有當亡國奴；因此大軍一到又要抽了，也是可喜的事。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在以往，三官正也喜歡把這類話向人家宣說的。但是四狗子却對壽官加以嘲笑，說壽官自以為是置身事外，抽了沒他的分，所以說的都是風涼話。這也是可信的，三官自己正也覺得如此。但是四狗子却似乎認為大軍開不開來，地方保不保得住，都無關重輕，甚至以為當亡國奴都無不可，這却很引起三官的反感。在三官的意思裏，壽官對抽了的事無動於中，是有點可惱的；四狗子對於大軍漠不關心，這是可鄙的。他們的談話使他感到不耐煩，他再不願意參加，甚至不願意傾聽。因此託說回家吃飯，牽了他的老黃牛離開了祠堂那裏。

三官整天煩惱着，板着沉悶的臉。

山上的雨水循着舊路向河裏流。最初，他把惱怒全都放到皮猴子保長的身上，好像他之所以不喜歡抽了的事，完全是因為有保長從中搗鬼的原故。隨後他不禁的益發厭惡四狗子，好像若不是四狗子說破，將來大軍開到，也不會有抽了的事。他心裏恨恨的罵着：『村上有這個鬼，總不會有自在日子過！』這是指的皮猴子；『就是你聰明！就只有你曉得！』這是指的四狗子。——他這回厭惡四狗子，正如他厭惡那叫得不討人歡喜的白頸老鴉一樣。

妻和奶奶找他問話，他都不理睬。從吃完早飯，他一直在堂屋的階沿上袖手站着，吸着不大通氣的鼻子，沉着臉，把眼睛呆望着那小天井裏。在那天井的犄角上，正有一個蜘蛛在結着網。三官怒沖沖的從門拐裏拿起一把竹篾，去挑那蜘蛛網。

『娘賣屎的！依我火心的話，就捺他到河裏喝尿水！』他狠狠的罵了出來。他顯然不是罵的那蜘蛛，因為他已用竹籠挑下那蜘蛛，踏死在腳下了。

奶奶和妻都不明白他生氣的原因。因為這幾個月以來，他並不會發過氣，尤其昨天從鎮上回來，以及今早晨到田裏去，他都是在一種不多見的歡喜高興之中。爲什麼到田裏去了一回，就變成這樣呢？但是大官却知道他老弟發氣的根由。大官結結巴巴的說：

『你這些悶子氣，發發發的就叫做沒道理！』

『我發什麼氣？』三官紅了臉，立刻覺得有點難爲情。

『你剛才罵罵的是那個？』

『我自必罵的是人……你不要管。』他畢竟不好意思把心裏罵的人說出來。

『人家也也不過半天裏抓抓靈的一句話，你就拿來認認了真！就急急……』

『我急什麼？』三官搶攔着，覺得大哥的話傷了他。實在說，他是既沒有畏懼什麼也不會發愁或着急，只不過覺得事情有些討厭罷了。這一下倒真的有點使他惱，但隨即又忍住了，說：『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管我屌相干！』

『自自然然呢。只好到什什什麼時候說說什麼時候的話呢。急急有個老屁的用處！』

『我還沒那些閒心思！』

三官說了，拿了他的耘耙，搥了把鼻涕抹在腳底上，重新下田裏去了。

在一個晴暖天氣的下午，大軍從徽州那面聞到鎮上的消息傳來了。當賴賴頭的姪子與奮

地把這個消息來告訴三官的時候，三官正在自己的房裏和他的新娘忙着切桑葉，飼餵那剛「播」下沒幾天的蠶蟻。

「小爹，救兵真的到了哩，開到了鎮上了哩！」

三官沒有表示驚喜，也沒有表示憂懼或惱怒；他只抬頭向姪子望了一眼，就以一種平淡的安靜的態度，繼續切着手裏的嫩綠色的小桑葉。他拿着小切刀，把一疊桑葉捺在砧板上，慢手慢脚的切動着，桑葉被切成整齊的極其細小的條絲兒。他的粗大的手指和笨重的動作，很不宜於這項細致的工作，因此他探出着頭，掬着嘴唇，顯得十分吃力，十分小心；當他聽了姪子的話以後，他就格外的聚精會神地切着。但這顯然已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使人感覺得他彷彿有意藉此來掩藏心裏一種什麼激動的感情。

新娘一隻膝頭跪着竹凳，微微挺着腰幹，靠在桌旁，把三官切好的葉絲子輕輕揉開了，勻稱地撒到盛滿着黑壓壓的蠶蟻的篋盤裏；她看見丈夫對於姪兒興奮地來報告的消息沒有什麼反應，就含着笑，代替她的丈夫問道：

「你聽那個說的？」

「外面個個人都曉得。東老爹同雙全官他們都在祠堂那裏談這個事。我是聽長慶兒說的，——小爹，你還不相信哩，你自己出去問問看就是！」

翁鷄頭用袖子在人中上橫拭了兩下，而後又把袖子上的鼻涕擦在衣襟上，很着急的說完了話，就靠近桌子，也伸手去抓桑葉，撒到篋盤裏去。

三官說：

「真的，真的就是。管我屁事！——你那雙乾淨手，你莫動，算我得罪你！」

齧齧頭原想着小爹聽了自己的報告，會立刻高興無比的。他想着小爹會馬上要到鎮上去看熱鬧，於是自己也跟了去。但是他的料想竟錯了，小爹却是如此的不經意，如此的對待他。他不了解他的小爹。於是縮回手，望望小爹的臉，自言自語地說：

「救兵是上朝到的，說許多人都排了隊，到鎮頭上接，鞭爆從鎮頭放到鎮脚。熱鬧的很哩！還要開軍民大會，說。壽官和長慶兒他們都到鎮上看去了！」

「到了多少？」新娘問。

「沒有說數目，總有總有好幾萬。這是頭一批嘍，後頭還有無千無萬的來！說。——嚇，這一下總要把日本打成個醬板饅了！」這樣的說了，看看小爹還是沒動靜，於是說：「小爹，你不是說到鎮上看去麼，你今朝不去看去？」

小爹一直沒有聲音。齧齧頭還想再說些什麼。新娘却已看出丈夫的神色，她知道若再說下去，一定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她偷偷擰一擰嘴，藉此以為警告，齧齧頭纔掃興地出去了。

某日晚飯過後，乘着好月亮，大家在河岸上聚談着。其中壽官是從鎮上參加了空前地熱烈的軍民大會回來的；雙全官和東老爹他們，是會到眠牛山橋岔道那裏攔看了大軍打那裏經過開向清弋江前綫而去的。軍隊還在不斷的打徽州那面源源開到，都是在鎮上一宿兩餐，而後開向前方去。他們津津有味的談論着，這些大軍服裝多麼整齊，一律黃綠色的棉衣，綁腿

打得一般高；器械是如何齊全，興會地猜度着，那一種即是機關槍，那一種想必即是「朝天砲」，但另一人却不同意，於是各不讓步，彼此爭吵着。壽官像一個演說家，告訴大家許多不一定使人感覺興趣的事，說鎮上最先到的是政訓處的工作人員，召開軍民聯歡會的也就是他們。那政訓處處長是什麼大學的畢業生，曾在大會有極其動人的演說，無論如何，學問和口才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並且知道這批正規軍開過去以後，跟着還將有游擊隊開來。於是他解釋游擊隊的作戰方法，把他們描寫得成爲最英雄最可敬的人物，列舉着北戰場上許多次的戰績，而加以善意的誇張。他的談話裏夾着許多議論，並且似乎炫耀的用着一些使人不懂的新名詞和術語；有些是從報紙書冊上看來的，有些是從鎮上青年學生的口裏聽來的；有些是很自然的說出來的，有些却是勉強地嵌在話語中的。

壽官所熱烈興奮地說的種種，有兩點消息最使東老爹他們發生興趣：第一點是說大軍在鎮上公所裏祠堂裏一宿兩餐，第二天早上開拔以前，還把住的地方打掃的乾乾淨淨；第二點是說有一個弟兄因爲在住戶人家要了一把稻草，被官長知道了，硬叫那弟兄把稻草送還，而且被罰跪在門外露天中達一個時辰之久。四狗子認爲這是壽官的「加鹽加醋」的花話，和尚頭也表示不能相信真有這等的事。但東老爹却認爲這也是有之的；因爲從前「老代」曾翰林的湖南兵打「長毛」，就有過這樣的好規矩。曾翰林的「陰功」厚，所以做到兩江總督的官，「兩江總督」這個官，就是「天下兵馬大元帥」，除了皇上就要數這個大。於是東老爹異常興會的指說出來，若隊伍真已恢復到「老代」的這種規矩，那不但「我們地方一定保得住，就是殺退日本，也是捏着糕餅吃茶，不必煩心的事！」因爲唯其曾翰林的兵有此好營

規，積下了厚陰功，到頭方能替「清家」重新收拾好了江山的。

「你們只曉得民國手裏的光景，老代這樣隊伍，你們聽都沒有聽見過。」東老爹趁着三杯高粱燒的興頭子，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從前看見的都是軍閥的隊伍，」壽官補充着：「軍閥是和人民百姓作對的，他們的隊伍自然欺侮老百姓；現在呢，這是人民抗日軍，就是要講究軍民合作。莫不然，開軍民聯歡會做什麼呢？軍隊是好心好意的來同人民百姓合作了，不過人民百姓還不肯同軍家合作。想想的話，真是丟醜！」

雙全官爲了他在眠牛山橋所見的光景而深受感動，當時的印象留在腦中，依舊很鮮明。於是他感歎着，文不對題的插口道：

「是的哩，若不是親眼看見，那個肯信呢。那些小夥子！都是一色的紅巴子臉，遍身都是勁，眉開眼笑的，一個挨一個，興頭子大的很哩！那裏像是打仗拚命去，倒像提了手巾包到外婆家裏去，像是吃燒酒肉飯去！」

「現在百姓若還怕軍隊，那真是丟醜的事！現在就是要講究軍民一家，軍民合作。」壽官沒理會雙全官的感慨，自管老成持重的說。

「怎麼心裏一點都不怕呢，可是噢？」和尚頭噙着鼻子，應和雙全官的話。

「可是呢。我原想的話，」雙全官說：「這裏鬧上去末，就是拿命拚的事呀，就是要性命交易的呀。我原想的話，就不說哭哭啼啼的，愁眉苦臉的末，也不能那麼高興呀。——那裏來的好興頭子呢，噯的，真是吃了老虎膽！」

「有些的還一頭走一頭唱。」東老參說：「還有幾個跑到河欄底下喝冷水，也是嘻嘻哈哈的。」

「當着個個人都是像你們一樣！」壽官主要的是諷刺和尙頭和財寶官。一個個中國人都像你們末，還不早就亡國了！」

「你不怕死啊？你不怕的話，你去當兵給我看看呢。」和尙頭說。

「呃，有本事你就跟他們一路去，不要儘在這裏吹大話。——這小夥子說話總是一塊塊的！」雙全官又笑又氣的說。

「世上沒有壽官這路人末，水牛生了個屁做什麼呢？就是生給壽官吹的呀！」四狗子鼻子裏冷笑著。

於是壽官着了急，連忙分辯着，許多的議論從他嘴裏傾倒出來。說並不只是拿了槍桿上火鎗纔算得是抗日，演說宣傳也是抗日，幫着隊伍挑選東西也是抗日……要各盡各的本領。在這裏，他力說他的本來的真意，他主要的是說財寶官同和尙頭胆子太小；因為那天鎮上商會同抗敵會招僱接送隊伍的伙子，人數嫌不夠，有人到村上來找人，他介紹財寶官同和尙頭去，而他倆不敢去；告訴說商會裏給工錢，說先付錢，後動身，說隊伍都規規矩矩，不必害怕，說只須送到縣城裏就回頭，說這又是掙錢又愛國的事，嘴皮說炸了，什麼都說盡了，他兩個還是拖也拖不動，死心死意的硬是不肯去。

「你本來是靠力氣賣錢的呀！」壽官憤憤地說；他渴望着能取得別人的同情：「抬轎挑担是你的行當。你要曉得他們上火線去打日本鬼子，就是替我們保衛地方。你幫他們挑了

担，就是幫自己挑了担，就是幫了自己，好處落在自己手裏——你們評評這個理呢。」他說了，就望着東老爹，希望東老爹可以贊成他。

東老爹在一棵烏柏樹樑上敲着他的毛竹煙管的煙蒂，閒閒的說：

「這也不是打鑿鏗的事哦，各人有各人的難處哦！」

「你這些話的話，」和尚頭含糊的說：「我也不心服，你自己都不去給他們挑担呢，你叫我去！你把人家的兒子當癡頭？」

「我若是能挑担的話，我自然去，還要你來說！——各盡各的本事。說了半天你還是個你，我都懶得同你說的！」

「那你自己做什麼呢？你又不肯當兵，又不肯挑担，還滿口愛國愛國的！我倒要問你看呢。」雙全官噴着滿口的酒氣，心裏覺得很難容。

壽官被窘得發了急，話也結結巴巴說不清楚了。四狗子捧着腮，喀喀的笑起來，笑得連聲咳嗽着。

「你問他做什麼的？他就是空嘴巴說天話，吹吹牛屁的！」四狗子咳嗽着，鴨子叫似的聲音十分得意：「依他的算盤子，你們都去送死，都去賣命，他可掙掙鬚子一千二百歲，稱着新娘子睡大頭覺！——你看他拜了堂，嘗着了甜頭子，重吉裏都不去了！」

「要說道理呀，不能瞎嘴巴亂放屁呀！」壽官說。

「道理！」四狗子好笑，「道理那個都會說！毛缸裏一担担的全是道理！」

於是四狗子想起了曾經是他的知友，而近來變得意氣很不相投的三官。一自抽了開始，



戰事迫近，自己對抗戰另抱了一種態度，以往的一些道理，他都看做一文不值的全都拋掉了，而三官有時却還要講講那些似懂不懂的道理，附和着壽官，對大軍開到或是前線什麼地處打了勝仗一類的消息，却還要那麼熱心；然而到了要緊關頭，他又是一樣的嚇怕，一樣的不肯吃一點眼前虧，甚至比別人更要胆小怕事；可是外表上却做得「打腫臉稱胖子」，絕不肯承認自己有所恐懼。這真是可笑之極……

四狗子知道三官不在跟前，他要趁此在衆人前面把三官拉出來，一併加以攻擊與嘲弄。

『還有那位舊新郎官呢，和這位新郎官一路的貨色！』四狗子原蹲在地上，此時站起來，神色飛舞的說：『那位老新郎官呀，那幾天聽說隊伍要到，喜歡得那個屁樣子，看他恨不得請班子唱戲哩！呵呵，告訴他說軍隊一到又要抽了，他就冷了半段，嚇得夾起了尾巴，恨不得鑽窟窿了！你看他這兩天繃的面也不敢露，就怕軍隊真會捉他樣的。不也是滿口的道理麼？不也是和這位先生唱連手戲的麼？——有本事你怎麼不對他吹吹，把他吹出來去給隊伍挑送東西呢？難說他又不是不能挑担的麼？』

『你說老三呀？』東老爹說：『老三家裏有事呀，他養蠶呀。——那他不能比，他是個一手一脚認真頂人頭的小夥子呀。』

『還不是那句話！』四狗子重新冷笑起來：『談道理的時候呢，滿嘴巴道理；到了真場中，就要顧自己。說穿了的話，就是這個事：打日本，好好好；那個打呢？你們去打，我可不去；你們去替我打，拿你們的性命給我保老婆，保財產，這我就幹；要我也去，我可不幹！我要留着性命享福！……還道理道理的呢，就是這個道理！——告你說，我什麼都想

破了，什麼愛國愛國的，都是油頭子，就是爲的自己有兩個錢，枕頭上有個長頭髮，怕日本鬼子來霸佔了！」

「那你不要愛國？那你要不要國家？」壽官緊跟着問，聲音氣憤得微顫着。

「我愛個屁國！」四狗子聲音極其冷酷，毫不豫疑的回答：「老子是兩個肩膀抬着個九斤半的頭，老子家裏毛都沒一根，我替那個愛國？……我也不要國愛我，我也不愛國！我也不要別人替我打日本，我也不替別人打日本！」

「不要愛國就是漢奸！我纔曉得哩，你是這個主意呀！」壽官恨恨的罵着。

那邊豆腐店裏已經亮了火，雙全官和尙頭等對於他們的爭吵已經毫無興致，就慢慢的散了。東老爹勸解着他們，唯恐彼此傷了和氣；回頭看見遠遠的那邊河岸上隱隱約約站起一個高大的身影，在樹身的空當中移動着。東老爹禿着舌頭，高聲的問道：

「是那個？老三吧？」

那影子沒有回答，一直大踏步的去遠了。

「除了三麻子沒別人。」四狗子說着笑起來：「我說他的話全都給他聽去了！要不然他醜的沒臉子露面？」

東老爹因爲看見那些過路的士兵口渴了，就跑到河礪底下大口大口的喝冷水，這使他十分過意不去。他深切的知道走長途的人口渴了，是怎麼個滋味；在這樣的天氣裏喝一肚子生冷，又是如何的容易受病。在夜裏，他一個人坐在床上燒着黃煙，儘想着這個事。他決定

了一個主意。次日天還沒亮，他就起了身，自己到灶房裏燒了滿滿兩鍋子開水；把他所收藏的乾柞樹葉，抓了兩大把放在水桶裏，泡了兩桶柞葉茶。桶上蓋着他的的小竹籬，竹籬裏面各放一個青花飯碗。一切打點齊備，他就趁着這滾熱時候，趕快挑到眠牛山橋岔道那裏去。

『冷了就冷了，總比河裏的生水好些。』他寂寞地對他自己說。

他把自家的門掩上，用草索反扣起來，急急的挑着桶子出發。這時太陽已經出山，樹林裏畫眉鳥和綠頭鳥叫得極是鬧熱，田野裏一片明麗的初春風光，當他走下草坪，他聽到有個人在田塍上喊他：

『東老爹，你挑的什麼呀？』

東老爹抬頭望望，是三官放着一担糞桶，正在長着蠶豆豌豆的田埂上站着。東老爹好笑地回答道：

『我呀，不瞞你說，我是沒事做。』於是把他的意思告訴他，一壁說，一壁快走著，樣子極和藹，而略現得不好意思。他唯怕人家會笑他是多事。

三官繼續澆着清水糞，當他聽明白了東老爹的意思的時候。他的頭有意地低着，準備着東老爹從近邊走過時，他可以避免打照面。他一瓢接一瓢的連連澆着，把木瓢在糞桶裏碰得亂響，甚至脚上也潑了些糞水。一會兒工夫，他發現兩頭桶裏都已舀空了；他還把木瓢在空桶裏舀動着。這些動作他全沒有意識到。突然，他把木瓢向桶裏一擲，跑到田溝水裏把脚胡亂擺了幾擺，而後向大路上飛跑而去。

『東老爹，我也，你把担子，我挑。』

東老爹已經在很遠的前面，聽到叫喊，回過頭來；勸他不要同去，「你家裏養着蠶呀。」意思是說，凡養蠶之家，不可接觸這類的熱鬧，以免招惹邪氣。說話之間三官已經跑到跟前，麻臉上泛紅，微喘着，睜眼珠濕漉漉的發着光，笑得極是親熱而和順。

「我不講究這些呀……百無禁忌呀……我今年子是養的好戲的呀。這樣年頭還管蠶不蠶的哩！……」這樣的說着，以一種極快的手腳強迫地從東老爹肩上搶過熱騰騰的担子來，放開又快又穩的步子前行着，一邊說：「我比你老人家走的快當些。」

東老爹擰擰鼻子，翹着鬍子，在後面緊步追着，同時耨着舌頭，更詳細的把他的這番心意談給他聽。

「也是人家的兒子寶貝呀，將心比心呀，可是呢？……涼天喝冷水，口口在心頭呀，老古話總不錯呀，可是呢？……這又不是什麼花錢費力的事呀！……遠處燒香不如門前積福呀，各人憑良心呀！……總不算是我多事呀，你看呢？……」

「再說，也是也是……我們地方都靠他們保呀。」

「可是呢！……人家拿性命拚的事呀。翻山過水的開過來，就爲的救我們這些地方呀！……各憑良心呀，可是呢，你說呢？……」

#### 四

部隊如黃梅天的大水，循着亂石鋪砌的「官馬大路」向北面叢山中流過去，浩浩蕩蕩，

三四天的光景斷續不絕。他們奉着一個命令，從各個不同的地方調來，有的來自極其遼遠的省分，有的來自通都大邑；有的曾經過長期的訓練，有的則是剛近糾集成隊的。這種種區別，可以從他們的用具、服裝、動作、容儀，甚至面貌與體格上辨認出來。有見識的居民們與會的指說傳告着，那一天早上過的是廣西隊伍，他們一律掛着尖頂箬笠在背上，小個子，大眼睛，瘦瘦的臉面，却是精神奕奕；那一天吃飯時光過的是四川隊伍，他們都是四川口音，每人揹着一隻精巧的小竹盒，像前清時江南的「考先生」們所用的；又在何天何時過的是中央軍，他們衣裝合度，神氣酒脫，腰上各掛一隻「團魚」形狀的小暖水壺，還有一部分戴鋼盔的。人們盡其最大的識力，最敏銳的眼光，把種種特點辨認出來，而後加以判斷，熱心的指說着，嚴肅的爭辯着，好意的糾正着，藉此滿足其誇耀的心理，以寄其難言的高興與歡喜的感情。因為平日以行，他們從不會有過如此的好機會，更從不會有過如此的快樂自在的心情，來與這等向是可怕的東西接近，而且能够加以觀賞與較量的。

「乖龍的東！真是全國的隊伍都開來了。這纔是四喜到堂哩！」

「這一下，我們這些地方總是保住了，總是鐵穩的江山了！」

「全民抗戰呢。精誠團結，統一抗日呢。嚇嚇！你纔曉得啊？」

「這一下，讓日本鬼子試試價錢看罷！」

「昨朝廣西的，今朝四川的，嚙嚙，各省各地的都開來了！這是真的齊了心了，這是真的不分彼此了，這是真的了，真是這個這個……」

「不是真的，還是假的不成？你倒說的好！這個時候還同日本鬼子客氣啊？你做夢

呢。

「做夢不做夢的，你沒親眼看見，你也不見得相信呀。」

「莫吵嘴喃！這個時候還要吵，還不和和氣氣的！」

多天以來，道旁的觀衆們多是像這樣的興奮地讚嘆着，喜慰地議論着，毫無惡意地爭辯着；有的人瞪着眼睛，神色極是嚴重而又欣快；有的人忍着欣慰的笑，嘴也抿不攏來；有的人身體筆挺，兩臂直垂，恭敬虔誠的站着，如同求雨時迎接龍王的鄉紳；有的人揚着眉，眯着眼睛，澆着唾沫星子，如同誇說着他的某位曾做過大官的親戚底威勢；有的人想像着一個什麼老實可憐的人橫遭了誰的欺凌，突然這人的兄弟子姪聽到信，全都趕了來，要和那惡人不肯干休；也許他設想這人就是他自己，於今見到這些同胞骨肉都來爲自己申屈，因而感動得流出辛酸歡喜的眼淚。有的人則聯想到一種鄉里中常見的場面，那就是一些同姓的宗族本家們，貧富不同，職業各別，平日散處各地，彼此之間漠不相關，有的甚至曾經有過一些仇恨或意見，或是互相嫉妬或鄙視，但是有朝一天本族被某一強蠻的外姓所欺，比如祖宗的墳地被人毀損侵奪，或是本村的界牌被人移動或挖倒，那時大家就一致奮起的聚集起來，成爲極大的聲勢，以與仇家敵對；此時大家的血彼此交流，呼吸如在同一鼻孔中出入，想到平日那麼生疏散漫而不和穆，今日却這樣相親相愛，敵愾同仇，於是每個人都在一種熱烈的悲壯慷慨的情感中活動着，手心冒着熱汗，筋骨緊張的顫動，心地驟然闊大起來，胆子驟然壯起來。這樣聯想着的人終於忘其所以，也就渾身顫動，淌着一手的汗，他以爲真是和自己的宗族本家們在一起置身在一個如此的場面之中。

眠牛山橋是此間內鄉中的一條要道。以鎮上爲起點說，由此北行經過黃龍溪，通到縣城，清弋江與甯國府；由黃龍溪轉而東向，通到三里店、兩陵和蕪湖；由鴨嘴澗西行，可達青陽、銅陵，以及大通和悅洲。沿着南來的一條山溪，築着闊達丈餘的石堤；這就是名聞遠近的所謂「十里長堤」，也就是鄉民們所常常誇說的「官馬大路」。寬闊的，已被卵石泥沙壅塞的河床，在此驟然變得狹小，直注入鴨嘴山下的大河裏，把由鎮上延綿而來的石堤橫斷了；要到對岸官道上去，必須通過這裏眠牛山下三道木板搭成的橋。在橋頭岔道的旁邊，緊靠着山脚，有個規模較大些的土地廟同一座「敬惜字紙」爐。二三十個鄉民們正在這裏聚立着；他們有的是要到鎮上去，有的要過橋去，遇着了隊伍，就閃在一旁讓他們路，帶便歇一歇脚，看看熱鬧；有的是從附近山村中特意跑來看隊伍經過的。

這一天過的是安徽保安隊，士兵們一律灰布棉軍衣，皮帶裏腿都極齊整。每個人頭上頂着一簇竹枝，隨着脚步，瑟瑟的亂響着，給人以森嚴的感覺。長途跋涉是極其艱苦的，那些「紅巴子」臉上已掩不住風塵氣色。他們分作單行，除了背上的小行李捲，和滿身吊掛的搪瓷碗、小囊袋之類而外，有的肩上橫夯兩三把步槍，另一個則在胸口與臂膊上橫橫豎豎的掛着大疊的子彈帶；也有用樹枝或竹竿作爲扁擔，挑着他的所常用的物件的。也有一些空着手輕鬆地走着的：那拿着手杖，穿着布鞋的，是下級官長；那面色萎黃，精神不好的，證明他是病兵。

東老爹把兩隻茶桶擱在土地廟的拜台上，手裏拿着兩個飯碗，以一種窘迫而不知所措的神氣張望着。隊伍的行列打面轉彎，零亂斷續地向板橋上走過去，每個人只顧趕自己的

路，似乎誰也沒注意到他的還在冒着熱氣的茶壺。他想站出來，招呼他們過來喝一口茶，但隨即又制止了自己，因為他怕這會違犯他們隊伍的規矩。他想最好是他們自己發現到，自動的跑過來要茶喝，但他想到他們或以爲自己是賣茶，而不知道這是無須給錢的；若果然如此，那他們即使發現了，也未見得肯過來喝。

「喝茶不要錢……不要錢。」他的眼角上擠滿了魚尾紋，窘促的笑着，喃喃地自語着。

「大聲點說嘛！人家怎麼聽見呢？」

「你說家鄉的話，他們也沒法子懂呀。」

同站在一起的幾個看熱鬧的人，這樣地教唆着。

三官拄着扁擔在地，瞪着眼睛呆望着。每個生疏的面孔從他前面閃過，都給他一種森嚴可畏而又新奇的感覺。這場面如此其闊大散漫，他們每個人走的如此其匆促，而又顯得如此其生疏難犯。對於當前發生的問題，要怎樣始能解決？三官覺得茫無頭緒；他也沒這個能耐控制住自己，靜心想個好辦法出來。

「只顧的興興頭頭弄了來，老三，你看怎麼弄法呢？」東老爹沒主意地說。

三官沒有回答，笑着向東老爹看看；他覺得肩膀上發癢，於是用手緊抓着肩頭棉衣，不停地揉動着。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小號兵很快的跑過來，在拜台邊上坐下，低頭匆忙地整着綁腿和草鞋。立刻就有位先生整着外邊話，趁機會告訴他這裏備有熱茶，和請他通知大家過來喝茶的



話。東老爹連忙舀出了一碗，遞給那號兵，並且再三說明不須給錢，把口音蹩的怪聲怪調的。那小兵接過碗來，鼻孔裏像水牛似的呼着氣，幾口把茶喝乾，抹了一下嘴巴，粗率的說：

「不要錢？要錢也要喝！搗姊姊的，喉管裏頭冒烟了！」

三官聽他說的是本省江北話，這正是在本地的客邊人所說的話，聽來極是熟悉而且親切；於是大起胆來，探試地啞囁地問他道：

「你們望那裏開？」但隨又自己回答了：「開清弋江和南陵……」

「問我們開那裏呀？那裏有日本鬼子就往那裏開！」那小號兵這樣的回答了，就跳躍着跑了開去。道旁的觀衆們都有趣地鬨笑起來。

三官對於小號兵的回答極爲滿意。他的意思無非要和兵們說說話，試探一下他們的反應；現在，這小號兵居然聽的懂他的話，居然立刻就回答了他，而且又回答得如此其有趣。這就證明他們並不蔑視自己，並不輕視自己的問話。他們不但無須畏懼，反倒是十分可親的。

「那裏有日本鬼子就住那裏開。」三官重複着小號兵的話，笑的嘴唇包不住牙齒，晦澀的眼睛難過地連連眨動着，望着東老爹說：「說的有滋味，噢？」

但是那小號兵並不會照着東老爹所囑託的去做，他不會把這裏預備有熱茶的話通知大家，而只管自己喝足了，就追上隊伍過橋去了。這裏冒着微弱的熱氣的茶仍然沒人來喝。

東老爹爲難着，東望西張的尋求辦法。他回頭看見來路上正有幾個人向這邊走過來。那

兩個走在在一起的是四狗子和壽官，一頭走着，一頭爭論着；另有一個瘦長的身影走在前頭，手臂上挽着一把洋傘，搖搖擺擺慢踱着，那是保長皮猴子。

東老爹向保長招着手，喊着「延福哥」；等他走近了，就告訴他所做的事，和所遇的難題，要求他設法幫忙。

「這個事就只好看你可想個主意出來……」

保長的嘴巴歪咬着，矜持地笑了笑，神閒氣靜的說：

「你們這裏有這些人呀，拿着這點小事就沒了主意啦？」

說完這句話，保長把歪咬的嘴巴放平，臉上那一絲兒笑意也全部收斂了起來。

「這都是……這都是……」保長掃清着嗓子，嚴正地慢慢說：「都是應該區裏保裏出頭做的事……也不同我說一說……給他們隊伍上看着也不像個話……」

於是他含糊其詞的數落了一大堆，意思總之是凡事都得通過他保長；他保長明明在家裏，而竟不告訴商量一下，就逕自備茶送了來，這就是豈有此理的事。不過礙於東老爹年尊分長的面子，他把話說得斷斷續續，有些話也不便說得太難聽。

「你老人家總算是一片好心肝，」保長結束着說：「理路可總有個理路，我若不說明白了，有些不懂事的還當做的對。那以後地方上的事越發沒個下數了。我這就到區裏議事去，這些事都要議到的。」

東老爹弓着背連連擤着鼻涕，抹着鬚鬚，而後把兩個手掌搓動着，那眼角的魚尾紋連同滿臉很深的皺摺還是構成着一個淳樸的笑，但笑的很是難為情；忝着舌頭說：

「哦，哦，是有這些講究的。我不曉得喂，可是呢。我當是各人盡盡各人的心喂，可是呢。明朝我再不挑來就是了，你莫多心，可是呢。」

三官聽着保長的一段說話，最初覺得離奇而且簡直很吃驚；隨着，他覺得門上驟然溢出了火，連頸項也紅了。一時他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嘴巴只是不住翕動着。他看見壽官和四狗子都已站在人羣裏，他聽見壽官說：

「鎮上他們還僱伙子接送哩，還開聯歡會哩，區裏還不是在旁邊乾望着！」

四狗子的青灰色的小臉罩在那頂黑呢帽下面，鼻裏哼唧地冷笑着，却是一口也不開。三官向這黑呢帽下面狠狠盯了幾眼，心裏躁惱得像燒着了火：——你那張毛缸嘴！昨夜裏那麼會說會道，今朝怎麼屁都不放呢！

「截娘的！」三官吐了口唾味，嘴角上掛着涎絲子，「區裏保裏的，想想舊年那些好事哩！……看他今朝倒像個人樣子哩！」

壽官和三官的話，保長似乎全都沒聽見；他已走出了人羣，一邊接着東老爹的口風說：「不是我多心多月亮的，是我要把話對你們說明白。」說着，就搖擺了過去。此時迎面走來的隊伍漸已零落，後邊是大批挑擔的隊子，有的挑着鍋爐，有的挑着子彈箱，也有用樹枝挑着被服和槍的，共有五六十人，連成一長串整齊的行列。其中小部分是老百姓，想來即是鎮上僱送的伙子；但大部分還是穿的軍服，擔子小巧的多；在他們前面，有一位徒手走着，拿着一根精緻的竹根鞭子，口裏哼唱着，用鞭子抽打着路旁的草，看來顯然是位官長。於是皮猴子向他走近，大大方方的喊了聲「官長」，舉起洋傘指着土地廟這邊，打着外邊話，說

了些什麼。那官長點着頭，隨即回身向着挑擔的隊子，揮着鞭子，高聲囑着，也是說了一篇。

隊子走近土地廟，前面老百姓衣裝的挑子們繼續走着過橋而去；後頭三十多人即在土地廟跟前停下來，有的坐着或站着歇肩，有的向東老爹的茶桶圍攏了去。

保長也走了回來，陪同着那官長，有說有笑的；並且以一種半似命令的口氣吩咐着東老爹說：

「明天你們多預備幾擔送來，這不够喝的。」保長仍是說的外邊話，意思是說給那官長聽的。但隨即又改了家鄉口音，和東老爹說，笑的有點得意：「你要請菩薩，菩薩我可請來了；——你那幾口水；潮的幾個人的牙關？剛纔你怕的沒人，現在可怕沒水了。所以呀，你們做事……鎮上辦的快子也是一樣的，你看看，幾個屌快子！都是二百五的貨，不是我說的話！」

東老爹照應着大家喝茶，欣羨地不好意思地含着笑，說：「鄉巴老沒心竅喂，換個堂屋就不曉得怎個作揖法喂，可是呢。」又望望三官他們說：「你看看呢，不經廚子手，就是有點醬油氣。剛纔我們就不曉得找位官長說一說。」

三官扳着他的麻臉，對於保長的一番得意，連同東老爹的話，全不理睬。他走到那些歇在地上的擔子前面，趑趄着去同一個疲乏地坐在石上向呆的兵說話。

「你們擔子有多重呀？」他蹙着不大像的外邊話問。

那兵的鼻子兩邊染着黑鍋灰，顯出倒楣樣子，向三官不高興的望望，沒作聲。於是三官

越趕着，把一頭擔子提起來，那是一隻小小的長方形的木箱；他掂了一掂。又把別的擔子也提起來掂着。

壽官也走了過來，說：

「這是子彈箱，裏面裝的洋槍子子。」

「一頭不上二十斤，和尚挑的經擔哩！」三官說。

「你替他們送一肩，可幹？幹的話，我替你和那官長說去。」

三官臉上紅紅的，直紅到頸項上面，沒回答壽官的話。忽然間，他像和誰發氣一般，改變了原來拘謹越趕的態度，很大胆的去搬動那木箱，把這頭的木箱加到那一頭上面，又把另一擔的兩隻木箱也併做一起，扣好繩子，於是兩擔即併爲一擔，他用手裏東老爹的扁擔試着挑起來，輕輕地掂動着。

「今朝你們打算歇那裏呀？」他很大方的問那兵說。

那兵望望他，還是不說話。

「歇三里店罷？」三官說，一邊用眼睛去瞞壽官；他看見壽官已經走到那官長跟前說的話。

那官長對壽官笑着，連連點着頭。皮猴子還在陪伴着，於是也笑着對官長搭着腔；隨又走來關心地和三官說：

「他們是開廣德州，老三，你這樣罷：你跟鎮上伙子一路回來罷，——他們說的是到清弋江打回頭。」

三官覺得許多眼睛都釘在自己身上，不由得顯的緊張而不自然，連連用袖口擦着發脹的眼睛，矜持着，恍惚以爲自己是置身在戲台上，許多觀眾在看自己扮演着一齣什麼戲。他不會理解保長對於他的那些多餘的關切，並且不會用眼睛去望他。

「長途沒輕担，老三，你心裏要有點譜子啊！若是那個的話，就放下一頭啊！這不是邊能的事啊，不要傷了力啊，打不得蠻拳啊！——也是我帶累出來的，可是呢，今朝我若不來這一手末，你也你也……」

他聽到東老爹老拙的聲音在溫和地囑咐着。於是他告訴東老爹不要煩心，託他關照家裏好好看戲，並把田裏兩隻糞桶担回去……當他如此說着時，他挑着担子在肩，背向着人羣，把眼睛望在橋那邊。

說話之間，那官長吹響一聲哨子，担子們隨即忙亂着準備妥當。三官走在最前面，他聽見幾下零落的拍掌聲，於是下意識地一回頭，看見是壽官和另一位戴眼鏡的先生在拍掌，壽官還向他招手歡笑着；旁邊站着四狗子，撇着瘦嘴在作怪樣子的笑。

三官氣沖沖地對四狗子狠狠瞪了一眼，邁開穩重的大步過橋去了。

## 五

六天以後，三官纔回來；路過黃龍溪的時候，順便到他二哥的木匠舖子裏吃中飯。二官剛從鴨嘴澗墳上「掛錢」掃墓回來，看見了老三變得「毛長肉短」，風塵滿面的樣子，不

禁哈哈地笑着，問老弟這回發了什麼瘋，放着家裏的事不顧，也不打個招呼，在田裏澆澆糞，就一去帽子不見頂；自己吃了這口苦還不算，害得奶奶，弟媳婦和大哥日夜焦急懷念着。三官力說自己並不會吃什麼苦，雖然遇着幾次敵機，但也並不害怕。二哥却笑他「打腫臉稱胖子」，吃了虧，還不承認。兩弟兄拾了一回槓，看看三官有點惱，二官就樂天的大笑，不再嘲弄他；問問他一路的情形，隊伍的風紀，等等。三官把在路上睡稻草，挨了幾夜好凍；煮的飯全是夾生的，每一口裏都纏着幾顆小砂子；一次聽着飛機臨頭的聲響，他慌得扔了担子逃竄，以致將子彈箱子碰破，因而挨了官長兩鞭子；伙子同伴們天天恐懼着官長會扣留他們不放，勒令挑送東西上火綫，因而自己也急的眠食失常，時刻惦念着家裏，有一夜甚至忍不住偷偷流了眼淚；回來時身邊盤纏不夠，挨凍受餓日夜趕着路，更是辛苦得不能支持，這一類的大串事實，他全都隱藏起來不說它，却只揀那好的說了些，說弟兄們如何有好營規，官長也不嫖不賭；吃飯睡覺以及喝茶歇肩，都要吹哨子，一點錯不得板眼；有位班長如何看重自己，還遞紙烟給他；以後臨走時隊伍還開發他一元路費。總之，隊伍是極文明的，官兵是極客氣的。於是說，他們上火綫流血拚命，地方上人人都沾他們的光，不說自己並不會吃什麼了不得的虧苦，即使吃了苦，他也誠心服願，在這裏他痛罵四狗子和保長皮猴子；四狗子不懂得什麼叫抗日，什麼叫做人，荒唐、下流，不顧體面，還自以為了了不起，是世界上最可恥的人；保長則無惡不作，「關了一肚子的鬼」，還要擺那付臭架子；黑事一手抓天，要把別人都裝到他荷包裏，那天東老爹送茶到眠牛山橋，受了那些拐話的氣，他是如何的痛憤不服，所以他偏要自己為隊伍挑送東西，不買保長的賬，叫他看看自己是「九幾

的碼子」。

兩弟兄就着一碗臭乾豆腐炒辣椒，喝完四兩高粱燒，二官皺着鼻子不斷地笑着，告訴老三、這次回家「掛錢」所見的家中近況，描說着奶奶和大哥如何焦急他，大哥會兩次到鎮上打聽伙子們的消息，奶奶還在土地公公那裏進了香，許了願心，弟媳婦雖照常忙着養蠶，但他看見她的眼睛發紅，顯然也急得哭了的，並且順着老三詆罵保長的話頭，因而談及即將開始第三次抽丁的消息，據說這回發下來的新章程是「網眼更密了」，凡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壯丁全都有被徵的可能，抽籤的辦法也改良了，詳細情節他可弄不清楚，他說自己是「石板心肝篾籃肚」，懶的強記這類的事，他叫老三自己打聽去。又知道所謂游擊隊也開到了，大部分駐在鎮上，黃龍溪和四鄉各村全都駐的有，昨早上還會派人到鴨嘴灣他們宗祠裏踏看了屋子，看情形想必也有一部分開去住。人民對這批游擊隊的開駐本地，雖然未必有什麼大的驚慌，但是心裏也很感不安，因為他們人數太多了，第一怕「船小載不住」，糧食就是大難題；第二聽保良莠不齊；第三也怕惹的日本飛機來轟炸，更何況和百姓長時雜處着，將來還不知道會出些什麼五顏六色的事。這都是二官轉述地方上有深思遠慮的人們的說話。他自己則主張到了真正又頭搗不下水的時候再談鑿冰的話，伍子胥一夜急的頭髮鬍子全白了，到頭昭關還是過了的。說着說着，他看見老三麻臉上飛紅着，眼睛下沉着，半晌一口也不開，想必是三杯燒酒發作了，於是哈哈的笑起來，叫老三且到他床上「放一放平」，而後再回家。

三官推說不需要睡覺，向二哥借了十個銅元，揉揉眼睛告辭出來，到街頭上去鞠個頭，好將自己風塵憔悴的樣子掩飾一點，免得到家別人又說他「毛長肉短」，拿他取笑。他在理



藥店裏坐着，眼皮只是往下沉，身上一陣陣的發冷。他努力挺開着眼睛，不使自己打盹，但這實在不容易辦。他覺得肢體軟癱癱的，頭腦有點強木。他聽見無數的蜜蜂在什麼地方嗡嗡地叫着，腦裏有許多亂雜無章的事，也彷彿那些蜜蜂，糝糝糊糊的在飛着舞着，使他在恍惚中覺得心煩。當剃頭師父拍拍他的肩膀，叫他起來時，他已經忘記自己正坐在黃龍溪的剃頭店裏。

三官走出了黃龍溪，拿着東老爹的扁担，高一脚低一脚，像隻摸夜的鷄似的踉蹌着，糊裏糊塗的回到鴨嘴澗。一到家裏，和奶奶大哥等相見了，就躡到自己床上胡亂躺下，大聲的扯起呼來。他是怎麼過渡的，和奶奶他們說了些什麼，奶奶他們又如何表示來着，他也全都知道了。

次日醒來，三官懶洋洋的躺在被裏，覺得無比的舒服。妻在天明前就已起身餵蠶，聽到丈夫拖着聲音打呵欠，知道他已經醒了，就嘲弄的笑了一聲，說：

「沒見過你這樣的人！到底發了個什麼牛癩瘋呢。」

於是告訴他這幾日家裏的情形，和自己的焦急與愁苦。蠶已經快二眠了，夜裏要起來兩次餵葉，自己還不時的要嘔吐，要不是奶奶和翰翰頭姪子幫忙，就只好點籬香把蠶送到河裏去倒了。三官聽着妻的有點撒嬌的訴說，看見她站在窗腳下，一把把的捋着桑葉，頭髮蓬鬆着，臉色黃黃的，眼睛有點浮腫澀滯，心裏不知怎麼湧出一些甜甜的況味，覺得她比平日格外可親可愛些；一邊笑着下了床，一邊說：

「怎麼都是芝麻大的胆子呢！——又要抽了了，聽到說了罷？若是我抽去了的話，你還

不要活了哩。」

說着，走到新娘的身後，嬉笑着粗蠢的麻臉，連聲的問道：「我抽走了的話，你還活不活？你告訴我你活不活？」一面用他粗大的拳頭在新娘豐腴的臀部擗了兩三下。他似乎有一種強烈的歡喜或親愛的感覺，要用這舉動表示出來。

「什麼事這樣快活嘯！」新娘躲閃着，回頭嬌嗔地這樣的說着，扭着頸項向丈夫瞪了一眼，同時却低聲吃吃的笑起來。於是斂了笑，微腫的眼睛下沉着，以一種憂戚的聲調說：「你總拿這句話嚇人家！……」

「一句話你倒怕了？明朝真有一天呢？」三官和新娘挨身站着，動手幫着採桑葉。

「你橫是不怕！——我曉得你還巴不能夠的！」

「呃，是哩！我就是巴不能夠的當兵上火綫。」丈夫笑的很得意，硬着頸項把頭頓一頓，拿腔做勢地，要顯出自己的英勇與無所畏懼。

因為他自覺得這回自動地爲隊伍挑運東西的這事，是無比的體面，無比的英雄的。當他在路上正在冒險受苦時，他沒工夫意識到這個；現在，他是安安全全回到家裏，重復和妻聚在一處了，所受的驚懼與痛苦都完全成爲過去了，他就慢慢的分明感覺了出來。這種體面的英勇的行爲，是自己久欲做出來給人家看看的；他有這樣的衝動，實在說已經不止一次，但不知爲什麼，却一直做不出來，反倒時刻的設法逃避着。那情境，像是在一種可怖的夢魘狀態中，心裏明明很靈醒，想睜開自己眼睛來，但無論如何努力却總不能夠，一面反倒唯恐真的睜開了眼睛，那必然會看見那即在面前的鬼怪的。爲這個，他一直感着強烈的恥辱與

苦痛。他把惱怒放到四狗子和保長皮猴子身上，有時實在無謂說是憐恨自己。而現在，自己所畏懼而又楓望着做到的事，到底做出來了，他得到絕大的喜悅與高興。他覺得此刻，自己低聲着的腰幹已經挺直了起來，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去，和任何人見面；尤其是四狗子，看他再能拿什麼話來諷刺自己！

三官的這份喜悅高興之情，首先在妻的面上不自覺地流露了出來。當他拿上火綫當兵去的話鬥着趣時，他就儼然具有那種勇氣與自信，而不以為自己是在誇着口。

但這時妻不會了解到這個，她自己另有所思。她嬌嗔的哼着鼻子笑了一聲，像一般懷孕的婦女，那笑裏帶着點歇斯里的成分：

「你自然願意去當兵：——他們隊伍裏有女兵，你當我不曉得哩！」

三官沒想到妻是如此的着想；於是仰起頭，鼻子眼睛皺在一塊，做了個滑稽的嘴臉，嚇地笑起來。

「你笑呀，」妻紅着臉，不好意思地加添說：「我一粒砂子攪進你鹹眼裏！我就是你肚裏的一條蛔蟲！你那點心思，還當我不曉得哩！」

「你聽那個說隊伍裏有女兵？」丈夫有趣地問，並不分辨。

「聽那個說做什麼？我親眼隨看見的！」於是告訴丈夫昨天她所見的事。說是新開到的游擊隊裏有許多女兵，前幾天村上人就已當做奇聞爭相傳告着，大哥到鎮上打聽伙子的消息，也曾看見來着。自己正想看看到底是個什麼奇怪樣子，不想昨天就有女兵送到村上來給她看：「昨朝大早上就有人來看祠堂房子，說要駐兵，末後來賣兒出去放牛去，跑的上氣不

接下氣喊進來，「看女兵呀，女兵來了呀，你們快出來看呀！」我和奶奶連忙三步併兩步的跑出去，看見兩個穿黃綠色短裝的兵從祠堂裏出來，我倒不在意，心裏的話，女兵女兵的，女兵在那裏呢？末後白菜兒說那兩個就是女兵。——真的是女兵！我看了半天纔看出來了：她們從草坪那裏走下去，圓玻璃的屁股一扭一扭的，可斷根哩！有一個還回一回頭，「一片瓦的帽子」下面拖出一指頭髮，歪歪的蓋在眉毛上。真的是女兵，真的是的，可要死哩！你說可是新鮮事哩！衣裳帽子都跟男兵一色一樣，也是五短三粗的，是女扮男裝哩，怎麼做得出哩！——奶奶看了半天也沒有看出來，她還不相信！……你談談世上的事嘛，真個的！」

三官早就聽過女兵英勇抗日的傳說，如今知道確有此事，甚是興會；對於妻的那點誤會，他覺得是很有趣的；等到妻的活潑可笑的說述完畢，他以一種少見的溫和的樣子凝思着，笑着說：

「所以你想看呢。她們女的都當兵，我出去替隊伍挑了幾天担，你們就急得卵子上了頸了。將心比心呀。落個樹葉都怕打破頭末，還有出息哩！——明朝我若抽去了的話，你也去當女兵，可好不好？」

新娘扭着頸項嬌憨地笑起來，說：

「那還把人家牙齒都笑掉了哩！——他們那裏有的是女兵，你稀罕我當女兵！」

夫婦兩個鬥着趣，都覺得自己沉浸在一種難有的快樂幸福的氣氛裏。三官自覺得在離家出外的這幾天中，所見識經驗的實在太多了，因此自以為眼光變得遠大了，心地變得廣闊

了，胆子也壯起來了。想到自己早能躲在家裏不好意思出面，和那種種長縮羞懼的情形，他已茫然不能了解。

——在岸上呢，想着水裏總要冷死人；真的跳下了水，也不過就是那個滋味。三官在腦子裏如此的說。

『那個時候真好笑，就是不脫鄉巴老氣呢。』他喃喃自語着，驕傲地嘲笑着自己。

三官的想頭在某一定程度上也許並不誇張。因為這回聽到即將開始第三次抽丁的消息，以及關於大卅游擊隊開駐本地的慮懼，他此刻倒真是對之淡淡的，從容自如的，不像以往，如同一般村上人一樣，顯出那種焦心恐慌之情了。

奶奶爲當前多少新的情事而焦思苦慮着，想不透這種新情事將於自己一家發生怎樣的影響，她緊蹙着眉眼，兩手伸在棉襖擺角下，現出因過於緊張而不勝寒冷的樣子。她告訴小兒子關於抽丁的傳聞，大哥大早上就被傳到黃龍溪聯保主任那裏，不知將有怎樣的消息帶來。目前這些游擊隊分住到村上來，一時自不會開走，他們究有何種作爲與企圖。他們男女混雜，也沒聽見有無年長的長官帶領管束着，她爲村上的安全與風化担着憂。最後她敏捷地聯想到一點，於是瞪着神經質的老花眼睛，嘴唇顫動着，問兒子說：

『哦！這回抽丁想必是他們經手辦？那可比不上回了？那這回可沒手脚做了？七八不離九，你說可是呢？』

兒子這回却做出神閒氣靜的態度，以一種大有見識的自信的語調爲奶奶開導着。他力說游擊隊也一樣有好營規，而且他們最愛百姓，作戰最勇猛，所以日本鬼子就怕他們，他把平

日聽來的一點關於游擊隊的知識全都說出來。談到抽丁的事，三官罵了皮猴子保長一頓，而後說：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若真是他們來經手辦，倒是好事哩。——我就巴望他們辦，讓皮猴子他們捋把光燄哩！」

三官再三向奶奶表示，以爲此刻什麼都不足恐懼，天大的事落下來，他也敢於担当。因爲自己這回已有與隊伍共處多日的經驗，他知道無論什麼凶險事，人家兒子能幹的，自己也能幹。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着急發愁都是鄉巴老的脾氣，實在是可笑的。

這種種說話却不能給奶奶以安慰，反倒加重了她的憂慮。她想著兒子的爲人和這次做的事，猶如看着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在走路，東歪西倒的踉蹌着，簡直沒一步在她是以爲穩靠，可以使她放心的；而這小孩還偏強逞能，不肯順受大人的調度與提攜。她擔心他總有一天跌個大大的倒栽葱，而目前的環境情狀正就是在發生此等不可設想的危險的時機。

「你這把戥子呀，」奶奶柔弱地嘆着氣，說：「就是沒一點天星，看你做的事，那裏有一點譜子哩！」

三官做出醜樣子，自以爲是的笑着。他急於要出去走走，藉得與村上人見見面。他心裏有一種衝動，想着能够在一種什麼場合之中，看見平常在一處的幾個人，其中必須有四狗子，他要看看他們而今將以怎樣的眼色來看自己。

三官通過岸道，一直走向祠堂草坪那裏，他的黃牛拴在樹樁上，却不見耨耨頭姪子來賣兒，草坪和田畝裏也沒一個人，到處靜悄悄的，只有蜜蜂和燕子在春晨的陽光裏高興地飛鳴

着。祠堂的黑色柵門在洞開着，裏面隱約傳出嗡嗡的人語聲。東老爹的屋子和祠堂倉房緊挨着，原和祠堂裏相通的。三官被祠堂裏的人聲所吸引，他想進去看看裏面駐住的游擊隊的情形，也許東老爹他們都在裏面照料着。當他趨起地走向門階時，他聽見鬍鬚頭姪子在東老爹屋子裏叫喚他。鬍鬚頭正和東老爹拾出一塊門板，用笤帚打掃着灰塵。於是三官很快地走向這邊去。

東老爹笑着說：

『好呀，你百事如意的回來了！你家裏放了心，我也一塊石頭落了地，這幾日我心裏好不十五個吊桶吊水，七上八下的打肚官司吧！不說別的，那日不是跟我去送茶，你也不起那個主意，可是呢。』

三官不作聲，顯出矜持的樣子，只是背捏着自己的手，戲動着指頭，傻傻地笑着。很久的工夫，他問道：

『這個門板做什麼？』

當他如此的問時，他現着一種神氣，意思是東老爹所提的關於自己的事是無須經意的，自己也並未放在心上，他有意要用這句問語來把話岔開。

『祠堂裏到了游擊隊，小爹，你還不曉得啊！』鬍鬚頭響着鼻涕，露出焦黑稀疏的牙齒說。

東老爹告訴他，他們一共九個，都是的男的，——原說有女的來，後來沒搬來，——昨晚上海搬來，鋪板不够用的，有幾個就在桌上睡了一夜，今朝纔找出幾塊舊門板來。

等門板打掃乾淨了，三官搶過去獨自搬了起來，歇在肩上，一邊說：

「我替你搬了去，省得你七手八脚的。」他一頭向裏面通祠堂的耳門走着，一邊冷笑了。一下，閒閒的和東老爹說：『嘩！這也應該是他管的呀，怎個他又不管了呢？褲子都沒穿，當他跟頭翻的好看哩！臉皮真比城牆還厚，錐子都錐不出血來！』

東老爹知道他是罵的保長皮猴子，連忙告訴他這回照料的事是保長囑託自己的。

「也難怪喂，他是個忙人喂。」東老爹說，「再說，他們是住在這裏末，也天生就是我的事了喂。」又小聲地補了一句說：『你不要淌口的說，他家長慶兒在這裏！』

把門板搬進祠堂裏，三官看見幾位穿着不整齊的短裝的外鄉人正在下堂桌子旁邊說話。除了保長的兒子長慶兒而外，其中有一位穿新草綠軍衣的，被大家圍攏着，以一種不自然的音調回答着各人所提的問題，成爲這小集團裏的一個中心人物。下堂左右拐角上，都橫七豎八地擺着床鋪，一些簡單的用具以及書報紙張之類亂雜地堆在條凳和茶几上。有兩位看見搬來了門板，走過來，照應着開床鋪。三官放下門板，有個人說着家鄉話在叫他。

「過來！過來！你也來談談，村上的事你比我熟。」

三官注意那招呼他的人，正是穿着新軍衣的那一位；三官仔細看那白皙的面孔，纔認出是壽官。三官心裏說：「啊！你也改了裝了哩！」笑着走了過去。壽官給一位瘦個子特別介紹着，告訴他這是戚先生。戚先生約有三十多歲的樣子，戴着闊邊近視眼鏡，兩手插在他的敝舊的灰黑色的軍裝褲袋裏，高聳着瘦削的肩頭，幾點稀疏的長短不齊的鬍子根綴在他的黝黃色腮上和厚嘴唇的四周。他的面孔嚴肅莊重，但此時做出一種謙和的親熱的笑，向三官



點頭招呼着。在最初一霎那間，三官不知當以如何的態度和禮貌與之相見。他覺得此時應該拿出一種體面大方的派頭來，使人家看的出自己是個有見識的，愛國的那一類人；尤其在那官和長慶兒等的眼裏，要使他們不致暗笑自己不脫「鄉巴老氣」，而己是一個能出得台面的。當威先生含笑點頭時候，他也點着頭，但立刻他覺得這樣未免太不敬重對方，於是再行了一個鞠躬禮，隨即覺得這也是不合適的；他似乎聽到長慶兒在笑，遂顯得手脚慌亂，面門上潑出熱氣來。他這次在路上和軍隊相處，絕未經驗此種不自然的情形，心裏以為這實是一種恥辱。他努力要鎮定住自己。

壽官告訴威先生他們，他就是剛纔說到的自動為軍隊挑送子彈的章三官，昨天纔從「火綫上」回家的。

「哦哦！」威先生深思地，以一種緩慢的沉重的外鄉口音說：「這是極可佩服的，極難得的。——我說，這實在是實在是，呃，極好的，簡直是極好的。剛纔聽這位同志談到，正預備去看你去。以後請你多多的幫忙，我們要共同努力。懂不懂我的話？」

三官紅着臉，連連點頭，不好意思地笑着，把兩手互握着放在胸前，像到親戚家拜年準備作揖的樣子；他覺得這樣子不很好，於是拿開一隻，放在近旁桌角上；覺得這樣也是不妥貼的，於是舉起來揉着發脹的眼睛；最後，又擤了一把鼻涕，他留心地把鼻涕抹在鞋腳上，而摔到地上，用腳來回的踏了幾下。他以為這或許纔是「文明」的。

三官想試着登「外邊話」，說幾句謙虛有禮的話，表示自己能力有限，工夫不多，未必力能從心等等意思，但剛剛到嘴沿上，他想到在路上和隊伍裏說話的困難情形，遂又改了主

意。

『我說話他們不懂呀，怎個弄法的呢？』他羞澀地醜笑着，瞞着壽官說。

壽官說若有聽不懂的，可以代爲轉述。戚先生却聽懂了三官這句話，請他只管說。戚先生的神情極爲認真；壽官也做出一種莊重的老成的樣子，把一點自傲自炫的神氣也掩蓋了起來。三官把眼睛看在自己手掌裏，剝弄着那上面的幾顆肉瘤，丑態地笑着，有好一會的工夫，他斂去了笑，眼珠向上面翻了翻，說了：

『我是個粗人喂，好比的話，也是各盡各的心喂。年頭也難喂，家裏做着莊稼，好比也是末，不做就沒的吃喂。』

他做出一種極斯文的語調，如此的說着，每句話都是經過他的最高的冷靜的理智考慮了的；他還想說幾句話，表示對他們軍隊真心歡迎以及自己願意在不十分妨礙自家生產工作的條件下盡力爲他們軍隊作事的意思。但他已經覺得自己說出來的話和那聲調甚不得體，而且不能表達自己真正的意思，下面的話應當如何說法，他更不能自信了。於是他嚥了一口唾沫，傻傻的笑起來，索性不往下說了。

戚先生以爲三官誤會了他的意思，仔細的說明着，他剛纔的意思並不是要求他投身參加他們的游擊隊，只因他們軍隊在地方上做著抗日工作，希望得到人民的幫助；像他這樣前進的愛國的青年農民底熱心合作，最是他們所迫切期望的。他們目前也只希望他站在一個人民的地位對他們從旁幫助，絕不要求他捨棄自己的農作來投身他們的軍隊。在這裏，戚先生反覆說明了兩點道理，大意是第一，生產的工作對於打日本鬼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這也是一

種抗戰的工作；第二，但必須知道若是日本鬼子打了過來，人民即爲奴隸，田業財產悉爲霸佔，性命亦不能保，因此要想安居樂業，必須與軍隊合作，打走日本鬼子，保衛自己的家鄉。戚先生結結巴巴的把「保衛自己的家鄉」這句話重復了許多次，說一句，把頭微微的而是有力的點動一下，以助足其自信的確定的語氣。對於這些道理，三官都完全理解，而且無條件的信服着。

「是哩！是哩！哦，就是這個話哩！」三官用他做出來的，然而却是極誠懇嚴肅的，文靜老成的神氣連連插着說。

除戚先生而外，還有一位圓臉的薛先生也說了好些話，解釋他們軍隊的性質與特點，也多是三官早經聽說過的。慢慢地，他們對於本村情形以及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種種問題，大半多是曾經問過壽官的。薛先生則問的更爲具體而且切實，他要求三官把他家中的經濟狀況以及切身苦痛說出來，作爲一個一般的實例。戚先生從旁說明着，他們的意思無非要明白些地方的實況，藉以爲他們工作之參考；同時也或可爲地方盡點興利除弊的力，以增強抗戰工作的功效。

「揀你能說的說一說，不能說的自然也不勉強。」薛先生笑嘻嘻的，而且做出一種過分的親熱的樣子。

對於此種問題，壽官原是不甚熟悉的，因此即以不知道三字回答之；但三官却頗覺得爲難，在他的潛意識裏，不知爲什麼，他原是把戚先生他們都歸到學堂裏王先生這一路的人裏，認爲他們都是好人，都是幫助自己愛護自己的。自己正有好些困難和義憤，仰期他們來

解除、平洩，並且從此即成爲自己可以倚靠的保護者，如同奶奶哥哥心中的那家有力有勢的姨親一樣。因此三官對他們極願而且渴想着袒開自己的胸懷，毫無隔膜地把心裏所有的和盤托出來。當薛先生問及地方病弊及人民苦痛的話時，三官就板起麻臉，向站在旁邊弄着一個紙糊的綫的長慶兒盯了一眼，老實說，他有一種衝動，最先就想透露一點保長的作爲，但隨即他把眼睛揉一揉，壓下了心裏湧出的話，低着頭傻傻地笑起來。不知爲什麼，他忽然地知覺到：他們是軍隊！向來是很有趣的，常常是不談理的！『不要看他們笑面羅漢樣，他們會變出綠面獠牙來！』他心裏彷彿說。『老虎總有吃人的時候！』他心裏彷彿說。這一種自發的戒心，在一般居民們完全是出乎本能的；此時三官正亦如此。

三官低着頭，看看自己翹在地上的那一隻穿着破蒲鞋的大脚微微晃動着。說及自己的家庭狀況，他不好意思地噙着，可是說了不少的話。主要的他說阿爸去世得早，留下的一點祖業是不够吃用的；在開戰以前他們弟兄即已分家，各起鍋灶，身上都負担着很重的家口，日子過的十分艱難。關於自家的那一分田業的確數以及蠶季與漁季收入的多少，他都不會提及。當薛先生問到捐稅與各項臨時攤派的情形時，三官立刻嚴正起來，以一種被節制了的憤憤不平的神氣回答道：

『那是這個話喂：我們這些山鄉地方末，也是天高皇帝遠喂，不公道的事末，好比說的話，也是也是——各處都差不多的喂。』

當他如此說着時，他有意把眼睛避開了面前的長慶兒，面孔扳得很難看。心裏似乎在對長慶兒說：『噢！我今朝也不一下子就被戳破，回頭告訴你家皮猴子去罷，讓他心裏也有個數

目！」

壽官此時在一邊含着笑，把長慶兒手裏的紙鶴拿過來觀看。那是一個四方體籠形的紙鶴，上面寫着「抗日救國」「打倒日本」之類字樣，字體粗而扁，是他家保長的手筆。

「你不去放紙鶴去？」壽官有趣地笑着，以極低的聲音偷偷對長慶兒說：「是你家阿爸叫你在這裏的罷？」

長慶兒把紙鶴奪過手來，提着頂盤纜懸空拉動幾下，以其響亮的橫蠻無禮的嗓子高聲喊道：

「你管呢！祠堂裏那個都好來，你來得我來不得！」

## 六

住到鴨嘴澗祠堂裏來的九位先生，是游擊隊政訓處的一個小組。他們從鎮上分駐此間，目的是來承擔發動並組織本保裏民衆的工作。當日戚先生等把壽官和三官作爲本地的先進青年，討論許多有關抗日工作的情事。最後談及收復廣德州和台兒莊空前大勝等等戰事消息，和他們此來的任務與計劃。他們要在最短期內，在村上召開一個全保的慶祝台莊大捷廣德收復軍民聯歡大會；就在這個大會中，立刻成立幾個必要的民衆組織，如兒童抗敵會，婦女抗敵會，輸送隊和識字班等等。壽官出了不少的主意，其中之一，就是建議本保裏還可以成立一個獵戶隊，並且以其略有誇張的說話，介紹了東老爹與三官的好槍法。薛先生則對兩本村

實況，打算將輸送隊的組織分爲水陸二路。水路用船，壽官建議此路可請保長章延福出來盡力，因爲他擁有很多的貨船，號召的力量也大；陸路則稱爲「扁担隊」，壽官建議三官爲首領，因爲他於此道能力最強，也最明白抗敵愛國的道理，而且具有此種熱心，足資表率與激勵。

在他們計議各切的時候，雙全官也來到祠堂裏，在旁邊袖着手聽着。他抿着他的黯紅色、嘴唇，要把兩顆長而闊的積滿垢污的門牙掩藏住；他的臉色雖在沒喝酒的時候也泛着赭紅色，此時左眼邊上的那塊燙疤發着亮，神氣顯得極是關切與嚴肅，却始終不會說一句話。當他們的計議告一段落，壽官和三官向戚先生他們告了辭，一同到東老爹那邊屋裏喝茶的時候，雙全官纔忍不住的在鼻子裏哼着，「皮笑肉不笑」的笑了兩聲，對壽官說：

「我看你還是少些興頭子罷！雞窠裏發瘟，自己搗自己的鬼，出那些花頭子做什麼？戮的！」

壽官紅了臉，鼻眼之間的那根青筋橫梗了起來，以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對雙全官的嚴重的豬肝色的臉子望着。他覺得自己的心意是沒法使雙全官這樣的人了解的，雙全官對於自己的這種誤會，也是沒法解釋明白的。半晌，他纔憤憤然的回答道：

「雞窠裏發瘟，我又沒發到你身上去，和你屌相干！」說了這一句，就把眼睛望在三官身上，意思是讓雙全官知道三官是與自己志同道合的；而後說：「抗日愛國的事，是自己的事，當是別人的事哩！」於是他又申論了一番軍民合作的道理。並且說，組織民衆原是民衆自己的事，他們政治部裏的同志來幫助我們，是應當感謝的，若當着是替他們軍隊當差，或

把他們軍隊當做了「外國老」，那就是個笑話了。壽官說的道理，有許多是剛從戚先生口裏聽來的。因為戚先生一再解說着，並不是他們政治部來主動地發動民衆，組織民衆，而是民衆處在主動地位，必須自己組織起來；他們政治部不過從旁加以輔助而已。

三官坐在一隻矮腳凳上，眼睛看着地，沉默的板着臉。對於壽官在戚先生他們面上出的種種主意，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應當反對還是贊同。顯然的，壽官極力爲他宣揚，已使他儼然成爲本保裏一個最重要最體面的人物；對此出人頭地的位置，他自覺得可以當之而無愧。若本着平日自己所信服而且主張着的道理說，壽官的舖排與建議，自己是完全高興而且擁護的。在當時，他就會矜持他做著臉上得意的笑，而愈加意識到心裏的興奮。好像自己在說話之間即將躍進一種嶄新的生活裏，他已開始感覺到那嶄新生活的氣氛。但在這興奮的另一面，却透出一種相反的感情。這感情漸見分明，使他對於壽官的熱誠與善意，引起擔心，生出警覺，戚先生這些人在自己面上顯得如此其熱熟而可親信，但仔細想起來，他們却又如此其生疏而帶有危險性。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壽官把自己的爲人與本領向他們宣揚出來，無異向一個陌生人指說出自己身上的財物；他設想自己或因此而上當而被人所算。

——照你這個弄法的話，我家裏不吃飯過日子了哩！他心裏這樣的說。

——怎麼不說你自己呢？你自己做什麼呢？他恍惚還聽到那天月夜在河灘上四狗子他們嘲諷壽官的這句話。

然而三官對壽官絕無憤恨之感，他相信並了解壽官的善意和熱誠。此刻雙全官對壽官如此憤不可遏，不留情地加以抨擊，他很有點爲壽官抱屈。但當壽官把自己當作同站在一邊的

人，用那些道理與雙全官對抗，企圖說服或壓倒雙全官時，他却又覺得雙全官對於壽官的警告也有其道理的。因為他平日對於雙全官有一種良好的印象，他頗知道他的為人；那就是平正、穩靠，喜歡說公道話，不因此得罪人。用一句村上的話說，即是「一棍擡個一字」的人。他之攻擊壽官，三官也很了解其用意：他是衛護着地方與村上的人；說的也是公道話。

三官此刻處在兩方意見對峙的當中，他不知道自己應當說點什麼話。他以為兩方面都是可同情的，他不能反對任何一邊。於是他使勁地揉着眼睛，輕輕吐了一口迂緩的氣，打着呵欠說：

『也是喂，家裏放不得手，若真那個的話，怎麼忙的過來呢？』

三官的話是脫口而出的，說出之後，他纔明白這是一句反對壽官的話，他就笑着向壽官看了看，十分和氣的對他道：

『我若是你的話，我拍拍屁股，樂得家裏什麼事都不管，青天子到黑跟他們軍民合作去。』

『我最恨的就是三分顏料開染坊！』雙全官向地上吐了口唾沫，嘴脣把他的長牙齒包了包，緊跟着憤憤的說；如同一位老哥訓責着他的年幼無知的親弟弟：『人家放了個屁，你就拿着來做戲！你沒輕沒重的不要緊，別人可死在你手心裏！』

『我跟你談不起理來！』壽官着急的說：『怎麼人家就死在我手裏？』

『你指派這個那個的，你自己身上可乾乾淨淨，你不是明明捉別人鑽雞子罐麼！』

東老爹進進出出的忙着，為游擊隊的先生們搬借開伙食的用具；此時走進來，雙全官就



愈發義正詞嚴的說：

「我的話就算是放屁，你叫東老爹評評這個理！」

東老爹弄明白了他們的爭執；三官笑着，以一種老成的斯文的語調和東老爹解釋道：

「他們兩個，一個是地方爲重，一個是國家爲重。」他很欣喜自己突然會說出這句話，

於是又向雙全官和三官重復了一次，而後說：「你們想想罷，我這個話總不錯。」

「錯末，是不錯喂。」東老爹拿着一塊皂角樹的砧板在手裏，用抹布揩拭着，撇出着一般山羊鬍子，遲疑地說：「說話總還是小心點好；說冒了，措也措不掉，比不得在家裏。可不是呢。」

壽官用指頭在桌上敲着小洋鼓的調子，低着頭，不願意再有所聲辯。雙全官勝利地板着他的豬肝色臉子，於此時提及四狗子，說：

「若是他在這裏的話，今朝不搨你一頓好看的！」他潑去了喝剩的茶脚，拿着空碗在手裏；停了一回，沉思地說：「還是他的計變好，遠走高飛，樂得身上乾乾淨淨的。」

三官一直沒忘記四狗子；尤其當他和戚先生他們談話而感覺興奮的時候，他曾幾次一閃的念及四狗子，想着他今朝爲什麼不露面，心裏隱約頗以爲憾。此刻雙全官說及他，那未後幾句，三官是不懂的，於是問雙全官：「用的是一種極端嘲諷的語調，其中含有那未發洩的惱恨。」

「真的，我們章家那位了不得的貨色呢？今朝沒見他狗腳跡哩！」

「說那個漢奸料子麼，哼！」壽官沉悶地插了一句，也不知是回答三官的話，還是對於

雙全官的一種反擊。

雙全官告訴三官，四狗子是腳板上抹抹油，溜掉了。就是在三官替隊伍挑送東西動身的那天——也就是游擊隊開到鎮上那天走掉的。他先到鎮上，在鎮上一家剃頭店裏住了一宵，兩三個人約約伴，逃得無影無蹤了，原還不知道他逃到那裏，昨朝纔聽說有人在南陵縣看見他。臨走的時候，託人帶了個口信給東老爹，交託債務和屋裏的一點不值錢的東西。雙全官並且轉述着聽來的一句四狗子的話：「哼！我呀，我纔不怕哩！我走遍天下都不怕餓死。看他們咬掉我卵子！」

「哼，逃到南陵縣，指着南陵縣就不抽丁哩！」壽官好笑的說。

「也不光爲逃壯丁；」雙全官臉向着三官說：「賭債也逼得太緊了，新的同老的——一個正月裏在黃龍溪就輸掉一百多！……逃壯丁，那自然也是的。」

「逃到天上都逃不掉！」三官突然提着他的粗澀的嗓子嚷出這一句，臉上顯出惱怒來。但隨即沉默了，不勝煩躁的樣子獨自深思着。

雙全官於是把話題放到逃壯丁的事上，說不止鎮上已經有逃跑的，黃龍溪也已逃掉了好幾個。也有有錢的，也有窮光蛋。這與游擊隊之開駐本地有莫大關係。因爲一般人都相信着，他們游擊隊開到了，抽丁的事一定都要經他們的手來辦，以後一定是「漆黑鐵硬」的照章程辦，再也沒法「做手脚」；並且抽的次數和每次的人數也愈多，要想敷衍延宕都是不可能了。這話保長皮猴子就說過多次的。保長說，他們游擊隊就是要鬧到全國皆兵的地步，個個人都要上火線。不管男的是女的，那個都莫想脫褲子。

「你橫是有了鐵穩的主意了；」雙全官對壽官說，結束着他的話：「還要捉別人鑽罐子，你是何苦呢，搗這種外拐子！」

「我有什麼主意？」壽官冷冷的說。

「不是說在學堂裏讀書的就不抽麼？你舅舅不是叫你下半年進那個蕪湖搬來的吃洋教的學堂麼？這不是你家弟奶奶說的麼？」

「進學堂，」壽官用一個手指在桌上無心地畫着，勉強笑着說：「進學堂有什麼關係？什麼相干？我原是要升中學的。我是個念書的，我不進學堂！」

雙全官所說的許多事實，都是三官所不知道而且不會料想到的。他瞪大着晦黯的眼珠，以一種極其吃驚極其惱怒的神色注意着面前兩個人的對話，以及壽官的那種窘態。他這纔明白了雙全官所以抨擊壽官的真正原故，他這纔懂得雙全官詆刺壽官「捉別人鑽罐子，自己却乾乾淨淨」這句話的真實意思。他直感地覺得，彷彿自己身上在馱着一個龐大無比的重東西，他原以為壽官和四狗子等等許多人都同在馱着這東西；在同馱着的這些人們之中，他只信賴着四狗子和壽官，有他倆同馱着，他纔覺得安心願意，他纔確切相信這是應當的，是義不容辭的；而自己所以馱上了這東西在身上，他以為多半是受了壽官的迷惑，是被壽官一手推或拉進來的。那知從雙全官所揭發的事實上面，他明白自己潛意識中的這種種設想是錯了。四狗子溜掉了；同伴中跑掉了這把手，已使他感到氣惱與煩亂，但心裏還指着有個壽官在。然而跟着所知道的事實，原來壽官却是袖着手躲在一邊，他留着穩當的退步，兩腳站在乾礪上，而還乾乾吶吶；自己竟被他吶吶得心甘情願的來套這個籠子。他拿人家兒子當

頭！而自己竟作了癡頭！這簡直是個騙局！是個騙局！

三官也知道自己一霎那中所生的這種直感與意識並非正確允當的。但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受了人家的騙，他感到莫大的羞辱；四狗子平日反對壽官的那種種見解，與此次逃亡的行爲，確是高明的，而自己竟見不及此，反倒鄙視四狗子，懷恨四狗子，從而擁護壽官親善壽官，從這一點上，他感到更大的羞辱與惱恨；而且再說呢，他分明感到自己身上所馱的分量突然變重了，他甚至覺得那龐大無比的重東西是完全壓到自己一個人的身上了！自己絕不能獨個把這東西馱着！他絕不甘心，也自覺沒這分能耐！然而目前的事實自己怕已脫不了這箍子！

三官眼前發黑，覺得氣悶與窒息。而火驟然潑出來，連晦黯的白眼珠也泛了紅。他模糊的看見壽官靠在桌旁，向自己注視着，眼睛裏含着詭異與恐懼。他想立時上前去給那張白哲嬌嫩的面孔打它個七孔流血！他站了起來，但又在矮脚凳上坐下；重復站起來，兩手撐到腰部，而後放下來，又盤到胸口，挺着粗大的身腰，頸項偏歪着；他的醜陋的麻臉上現出了一個猙獰可怕的笑。

「噯！你們倒倒弄的好哩！」

他覺得有一種無形的而是有力的東西在攔阻着他。他不會依照自己的心願給壽官一頓痛打；他只嬉笑着，說出了上面這句話；他說的時候，緊緊的咬着牙齒，嘴唇顫動着。他心裏原還有一句『娘賣尿的，老子今朝纔認識你們這些二百五！』他把這一句也嚥了下去，不會罵出來。他盤着兩手在胸口，把眼睛死瞪着壽官。許久之後，他突然回轉身，看見剛坐的矮

脚蹩攔在脚邊；於是猛的把這矮脚蹩踢了開去，仰翻到門拐裏，碰倒了鋤頭和秤桿。

三官不知道要把自己怎麼辦；他一氣走到草坪上面，向河岸那邊回家的路上走去。春風迎面吹撲着，他的渾身都浴在暖和的陽光裏。他驟然覺得腦裏清爽了許多。忽想起應該到田裏去看看。就迷惘地掉頭走下了石級。

田畝裏一片興盛的熱鬧的氣象。今年雨水是極其勻調的。他的麥子已在開始抽穗，油菜和蠶豆豌豆也都開始落花，綻出嫩芽似的鮮綠的莢實。每棵莖桿都壯實的立在泥土上，隨風不住的在波動，三官在窄狹的田塍上巡遶着，催促地偏讓着下半身，以免碰倒或踹壞了那排列整齊而蔓生在塍旁的蠶豆同豌豆的莖葉。這次離家一趟。雖只幾天的光景，却似乎有極長久的時光不會下田來。面前的這些莊稼對於他顯得疏闊而分外覺得親熱。許多的事從他腦裏湧上來。他想起屋後和桑樹地那邊的菜畦，自青菜蘿蔔下時，還多荒蕪着。他決定今朝挖一田地，等下過一場雨，便可撒播莧菜的種子，以及栽種南瓜、東瓜、王瓜、絲瓜和辣椒的苗秧。還有牛欄裏的糞穢不會出除；柴灰以及他種肥料都急待料理與準備。再過幾時，他的蠶下了地舖吃老葉，他將更無空暇了。這一切，今年都已延誤了。在往年，當蠶在頭眠以前，他的菜畦就都已做好了。

想到這一些，他心裏稍稍平貼了些。一切都如做了個夢，怪只怪自己糊塗沒主意。自己拿什麼比壽官？他是個闊少爺料子，家裏有的是錢，還有個好外婆家可倚靠，什麼都不須發愁的。趁熱鬧，趕新鮮，原都屬於他們這種人的事；上學堂讀書，不受抽丁這類邇邇事的气，也都是他所分當的。憑什麼自己要驢子掛在馬腿上，自己跟的上他麼！

「發的！」

他覺得好笑，吐了口唾沫在地上，用手驅趕着他險旁緊纏着飛鳴的一隻蜜蜂；心裏想到四狗子。念及四狗子的逃跑，他以為是愚蠢可笑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設想四狗子將有最慘最壞的結局，不是被日本飛機炸死，就是……但儘管如此，他總不免對之懷着惱恨與嫉視。人家做的到事自己却不能。——無親無靠的隻身逃到「外邊」去？對家裏毫無留戀？保的住在「外邊」就不遇岔子？這在他是沒法了解的！

——那也算得個人麼！我拿他比做什麼？他心裏憤憤的說。

三官把整個下半天的時光都花費在挖菜地的工作上。太陽落到香爐峯山凹裏的時候，大哥纔從黃龍溪回來，問及在聯保裏議的什麼事。大官告訴三官說，今朝開的是全聯保的會議。他結結巴巴的，說了七零八亂一大篇，直到吃完晚飯還不會說的完。但總括起來，不外以下的幾件事：第一是攤派地方公家舊的與新的使費，其中包括大軍過境的招待費，難民救濟費，游擊隊到境的招待費與第一期給養費，壯丁籌備費，孤兒教養費，抗戰軍人家屬優待費，還有幾項連大官也沒弄明白的什麼「抗日愛國捐」，「搶救費」，「倉庫費」等等。這種種費用是官家認一半，商家認一部，餘下的纔攤派住戶人家。合計每保分担五百多元。每家約攤四元餘，出錢出稻聽便。第二是宣佈了第三次抽丁的規章，據說是這樣規定的：壯丁分為甲級和乙級，自十八歲到三十二歲的為甲級，自三十二歲至四十四歲者為乙級。四十五歲以上者，身任公家職務者，正在學堂讀書者，都可免役。至於抽籤的辦法，「上頭」也有公事下來加以訂正與說明，不得再有像上次「渾水摸魚」那樣的辦法了。其法是凡適齡壯丁都

由保裏舉總抽籤，即以籤碼爲應徵入伍之先後次第。第三是聽來一些關於附近戰爭的消息。廣德州收復以後，甯國府和蕪湖，竹絲港白馬山一帶都曾連續獲得勝利；可是西面情形却十分危急：大通和悅州都已隨着安慶而告失守，敵軍正在猛攻青陽，我方軍力單薄，節節後退，目前這個距離木村不到一百里的縣城怕已經陷入敵手。現在南陵和清弋江那面的駐軍將加緊調向黃柏嶺與萬峻嶺守禦，游擊隊也在準備出動。大官鎖着眼睛，把這一連串的重大的消息雜亂地談了出來，嘴脣與手不禁地有些顫動，語調極是急促，一種緊張的空氣驟然瀰漫在全個屋子裏，奶奶首先被傳感了，瞪出她的老花眼睛，瘦弱的身肢不住震抖着。

關於戰事緊張的消息，在起初，三官是頗表示懷疑的。因爲他昨天剛回到家，在路上，在黃龍溪，都未聽到半句關於西面失利的話；今早上在祠堂裏，戚先生他們也未談及。但大官說話時恐怖的神色證明他所說的絕對真實。三官心裏很亂。他原是打穩主意要在家裏發狠做自己的活計的；他覺得他的計劃和決心此刻全部動搖了。他沉悶的板着脸，心裏想：「我們這個鬼地方，就是關在鼓裏，總有一天日本鬼子打到了門口，我們還在床上睡大頭子覺！」隨後，他強作鎮靜的說：

「這回我倒不怕哦！又是大軍，又是游擊隊，看日本鬼子可有本事衝過來呢！」他把眼睛望着他哥哥，意思是看哥哥是否同意他的話；跟着，他補上說：「還有那些齊了天的嶺呢，只好插起翅膀飛過來！」他更自信的說着，頗爲欣幸的笑了。

於是三官把他的關心放回在抽丁和派捐的事上面。在他大哥報道這些的當中。他提出了許多旁枝側葉的問題，大哥都不甚知道。隨後，他又盤問大哥一些更詳細的情形，比如游擊

隊是否過問抽丁的事，是否還准許買替，對於逃亡的壯丁怎麼辦，抽籤到底何時舉辦以及如何着手等等，多半是大官不會弄明白的。三官好笑地想：「傳你們去議事，擺個樣子給人家看看罷了。真要緊的關節過門，他們聯保和保長收在荷包裏，留着變把戲，自然也不讓你這樣的人曉得！」

大官只是在聯保裏三不着兩的聽來幾句話，那裏人多嘴雜，沒自己的說話問話處；此刻他不能應付老弟尋根究底的盤問是當然的，但儘管如此，大官却聽到一句含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話放在心裏。此刻想起這句話，大官撇開了方纔的話路，放低着聲音，關切地問老三有沒有到祠堂裏去找那些游擊隊打交道。三官不願意說出上午的那番情事，只冷冷的說：

「我想要的話，和他們還是豆腐貼門對子，兩不沾的好。我何苦驢子去拖在他們馬腿上！」

「噫，你這這個人！」大官埋怨道：「你可是當昌的不昌，當香的不香？前回過路的隊伍，你給他們挑担，吃那把把把苦；這回你倒又站得遠遠的，不賣他們眼了。他們現在就是當方土地囉，你就不曉得去燒燒香？你那就不曉得去鑽鑽？」

大哥的話完全出乎三官的意料之外，他當大哥一定不贊成他和游擊隊接近的；不想現在反倒慫恿他去向他們「鑽鑽」。他不明白大哥究有什麼意思，但隨即他就敏感地體念到：在游擊隊裏幫忙，將來沾他們游擊隊的光，就會有不被抽丁的希望。他問大哥是不是這意思。大哥連連眨動着老實的眼睛，神秘地笑一笑，表示了認可。但叮囑老三不要說出去，因為話雖是這麼說，但並不一定確實；而且聯保和保長他們都力關這種謠傳，並且一再囑咐着大家



不要把這話張揚開去。說是有位胃失的甲長把這話請教聯保主任，立時被聯保主任當衆搶白了一頓，弄得臉子下不去。

大哥這番指點，三官是相信的，因此他一時爲之十分動心。但這種揆度也並不見得稀奇；三官自己覺得，會在什麼時候似乎已作過此種指望，不過作這指望的意念不甚分明，不知何時一閃的在腦中浮現，忽又在何時隱去；加上爲四狗子逃跑和壽官進學堂的事惹出了一場氣惱，使他幫忙游擊隊的熱心，因對壽官的反感而冷卻，而那意念也就完全沒減未曾再現了。三官默不作聲的出着神，困惑的自思着。最後，他矜持的笑了笑，把上午在祠堂裏和戚先生與壽官等談話的經過約略說給大哥聽，把戚先生他們重視自己的情形極力強調着，話裏不知不覺的洋溢出喜悅與得意之情。但他隨即意識到這種表露是有些可羞的，因爲他剛才對於游擊隊還表示得那樣冷淡，僅只爲了大哥的那並不可靠的提示，便立刻變得如此其興奮。這使他直感地覺得有傷體面。——並不是怕大哥恥笑自己，是他心裏明知自己對游擊隊原是頗具熱心的，自己對於抗日的事原是誠心願意參加的，決不是因爲此刻抱了避免抽丁的希求，纔驟然改變了態度。但此刻實際表現出來的，却是把自己一分愛國的熱心抹煞了；爲此，他心裏感到很大的屈辱。於是他把在東老爹屋裏和雙全官壽官談話的情形也約略告訴了大哥，表明是壽官把自己當癡頭，因此攙掃了自己的興。但是回想起來，他對於壽官的惱恨之情不知已經消失到那裏，所以在他的話語裏並未詆罵壽官。

「他還是年紀青，不曉曉的個天高地厚。」大哥說：「他也未必是歹意。我說說說的話，都是你自己火炮性子，聽聽聽不得話，自己總要有點定盤星，他說他的，我幹我自自

己的。——自然不能依他那個擺弄法；隨管怎麼說，自己的莊稼總總是要緊的。」

「還說莊稼呢。若是抽了抽走了的話，做個老屁的莊稼！再說的話，這樣的世道，不把日本鬼子打走了的話，那個都莫想過太平日子！」三官老成地嘆息着說，對於大哥給他的批評與訓說不會生氣；心裏想到了青陽銅陵那邊吃緊的戰事。

——你們溜跑了也好，進學堂去躲壯丁也好。我還是幹我的。三官如此自思着，拿定了主意。

「彀娘的！你走你的陽光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他沉默了半響，不自覺的說出聲音來。

## 七

由於西面戰事的爆發與迫近，地方上人心驟然顯得緊張了。正如三官所想的，第一因為境中守軍的力量雄厚，調動得又迅速，大家都認為敵人不能得逞，廣德州的收復以及白馬山竹絲港的勝利就是確鑿的證明；第二因為境西的山嶺綿亘而且高峻，成為阻斷敵人，保障本境的天險，大家料想敵人萬難衝過來；因此一般居民們在緊張的情緒中，並無多少驚慌，也更無沮喪或頹唐的成分。其情形是和去年底國軍撤退的時候完全不同的。

住在鴨嘴澗祠堂裏的幾位游擊隊政訓工作人員，將各項準備事宜研討規劃出一個頭緒，即以一整天的工夫，進行家庭訪問工作。他們分作三組，每組三人；另外調來三位女同志，

單獨作爲一組，以便與婦女們接談。男女組決定分頭工作，不相混雜，藉免引起地方人士的反感。並且周查了誰家養蠶，誰家沒養。因爲他們知道本地的一種禁忌，凡養蠶之家是不願意有生客人進門的；在訪問這種人家的時候，他們決定不登堂入室，只在門外談一談。

每一組出發，都邀請了一位熱心的本地人以爲顧問領導者。東老爹和三官在男組中各任其一，餘一組原請壽官任之，但壽官薦舉了他的新娘照應女組，而新娘由於靦腆怕事，定要丈夫在一起陪着，因此壽官薦舉了三官的鬚鬍頭姪子來實兒帶領那一男組。他們自鴨嘴澗本村着手，而後分赴香爐峯脚底和楓樹坳戴村。此次訪問以聯絡居民的感情，使之對他們部隊發生好感與信仰爲第一義；其次略說一點敵我兩方力量的長短，如何制敵取勝，敵人在各淪陷區的暴行，以及最近各戰場及附近地區的戰事消息，以收宣傳之效。——但此點並不被十分重視；最後一點，是通知邀請參加本保軍民聯歡大會的意思，說明此會的性質和內容。（除演說而外，還有歌唱與新戲）以占驗居民們對於此會的一般反應。戚先生一再的中告各同志，在訪問中務要着重銳敏的觀察，少用直截冒昧的探詢的方法；對於過去以往人民的隱痛，地方的病弊，暫時尤要避免觸及。

由於戚薛二位先生的對民衆工作的豐富經驗，良好的領導，以及各位同志大家詳慎的研究與籌劃，和認真與小心的履行，此次訪問工作做的極好。當男組訪問某些人家的時候，婦女們也一樣出面，不但不害怕迴避，有些年長的婦女還出來殷勤款待，與之周旋談話。更有一位老太太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子姪看待着，反倒親熱愛惜的查問他們的家庭狀況，問他們想家不想家，勸他們多多給家裏寄信，甚至感動得流出了眼淚。三官所帶領的一組訪問到自己

家裏時，他們知道是蠶家不肯進去，但三官與大官又推又拉，如對待一位客氣的親戚一般，堅決的請他們進門，表示自己絕不相信那些迷信的禁忌。有幾家青年主人還邀請他們到房內坐談，展示所飼的蠶盤，向他們一再表示着，他們現在重視抗日的事，遠過於自己的蠶事，因為目前戰事蔓延，絲繭沒銷場，而且日本鬼子打到了，就什麼都談不上。女組中則把談話着重自己原來身分與家世的介紹，都說是因為家鄉淪陷，父母離散，因此纔投身軍隊，擔任打日本的工作。此種說法，收到極大的效果，使他們完全掃除了視她們當女兵為奇事怪物的成見，對之建立了親切的感情，並因以激發了愛國的熱情。（尤其使男丁們想到：她們出身高貴的姑娘小姐尚且出力為國，我們當如何。）人民所最關心的是西面的戰事和關於抽丁的辦法。於前者，則一再詢問山嶺是否可恃，本地是否可保無虞，回答就列舉北戰場的先例，說明天險並不是可恃的，趁此機會乃力說軍民合作的重要，以及人民必須有組織的道理。於後者，他們表示並不干涉地方行政的事，因之對抽丁的事也無所知，但人民若有何請求，意欲他們如何盡力，則無不願意斟酌接受。談到召開軍民大會，人人都是歡喜的，「看戲趕熱鬧，那個不高興呢！」這是一般的回答。在每家送出訪問者的時候，都互相欣慰的讚美着他們游擊隊的「文明」或客氣，表示自家未能盡力款待的歉意。「他們怎麼這樣好呢？那裏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呢！」「噢，他們真是好，真是文明，真是沒的說的！」如此嘆說着，感動得眼裏漾着晶瑩的淚。這是的確的，他們從未想像到世上會有這樣體愛百姓的隊伍。

聯歡大會決定次日召開。這天晚上，鴨嘴澗祠堂裏就已顯出熱鬧非凡的光景。壽官和三官受了戚先生他們的邀約，最早來到祠堂裏，籌議各項必須準備的事宜。雙全官不但不像早

前一樣對壽官的作爲持着反對的態度，反倒向東老爹提議，去和保長商量，對此大會本村住民的一面該作些什麼，方使他們隊伍上看着高興，不致暗笑地方上沒有人；因爲他認爲壽官和三官究竟年青不懂事，必得自己和東老爹保長出來照應，纔能做出正經像樣的事。在這點上，雙全官以爲祠堂裏應該提出一筆小數的錢，以爲茶水等項開銷，此外他還主張在祠堂門口紮一道簡單的「柏子門」，以示歡迎他們游擊隊開駐本地的意思，東老爹極同意他的提議。但保長在黃龍溪，一直沒回來。於是雙全官自動跑了一趟黃龍溪，找保長商談了一切；保長吩咐連夜紮起彩牌，又叫壽官負責寫歡迎的標語和彩牌上的匾額，並且親自擬好幾條標語，其中有「歡迎抗日救國的××縱隊」「××縱隊是百姓的救星」「××縱隊是我們的大恩人」等等，下款則書「黃龍鄉第×保保長辦事處」字樣，叫雙全官和東老爹全權照料一切，吩咐他的令弟富黃瓜幫忙當差，答允明日一定親自趕回來參加大會。

雙全官從黃龍溪回來，傳達了保長的話，卽刻在保長的豆腐店裏買了紙張，到山上砍來杉木與松枝柏葉，動員了在祠堂裏看熱鬧的大大小小的人，七手八脚的忙碌起來。當壽官知道雙全官和保長也如此熱心起來的時候，就得意的笑着打趣道：

「怎麼樣哇！你們的興頭子也來了？一下子都變好了哩！」

壽官這樣說的時候，炫耀地向三官望着。三官明知壽官沒說自己，但也覺得有點難爲情；雙全官却不在乎，義正詞嚴的回答道：

「什麼變好變壞的？那回我說你末，那是那個時候的話，今朝又是今朝的話。看你可是輕嘴薄舌，三分顏料開染坊呢！」

雙全官的意思，三官是了解的；所謂「今朝是今朝的話」，就是第一，青陽銅陵那邊有了戰事，地方緊張了；第二他已認識了游擊隊的溫和可親的面目，對之不復有原先那樣的戒心了。此外，三官還猜想着雙全官或者也聽到了像大哥指點自己的那種話，此時也許有一種希求避免抽壯丁的意思，但又不相信他會存有此心。這樣想着，三官起了一種淡淡的快之感。想到昨晚大哥所指點的話，不禁有些嫌厭，覺得那番好心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自目前的熱心於抗日救國的事，絕不是爲了希求避免抽丁；但因有了大哥的那句指點，却顯得正是爲此。在這個意思上，倒顯得自己的愛國心反不如雙全官和保長了。但他立刻想到保長的殷勤與贊助，全是假意的熱心，他只是爲要討好他們隊伍，那原是他素來就善於這一手的。

「你說變好變壞，哼哼，我們那位保長的話，原就是最會這些門道的。」三官沉思的冷笑着，表示對壽官的話不能心服：「人家是有苦說不出，沒法子想罷了。若是真心實意的話，他爲什麼不早些回來舖排照應呢？爲什麼現在還在黃龍溪躲個不見面呢？這是全保裏的事呀，要他這個保長搓卵子！」

「你這個人真是有一隔不通氣哩！」雙全官善意地埋怨着三官說：「只要他有這個意思就算了，你管他真意假意呢？橫是跑腿是我跑的，你又沒吃苦。」

保長不會失約，第二天大早上果然從黃龍溪趕了回來，在家裏坐息片刻，就連忙到祠堂裏和戚先生等見面，說明地方吃緊，各事紛集，在聯保裏商洽各切，不得脫身回來招待幫忙，再三抒述自己的歉意，請求「戚主任」原諒。保長說的許多話，雖不免流露出詭譎與誇張過分之處，但却極是周到而合身分，使戚先生等認識他是個明白事理，頗具才幹的人。在

戚先生的經驗裏，這樣說話清楚，頭腦不胡塗愚蠢的基層政治負責者，在山鄉僻地中是不多見的。戚先生也對保長補說幾點意思，最重要的是說明他們政訓處的民衆工作極希望獲得地方保甲長的合作與輔助，各種民衆組織亦須通過保甲長的組織發動進行方爲便益。在這裏，薛先生插進來，說了幾件在別處工作的事例，說是曾在那幾處地方，鄉鎮保甲長之類對於他們游擊隊不但不加輔助，反倒暗中礙難與破壞，結果只有與之翻臉，給以逮捕審判的處置。

『這一層，各位官長儘可以放心。』保長的猴子臉上發了紅，露出他嘴裏的金牙齒，難爲情地笑着，連忙說：『那我就說句良心話，我們也是吃飯長大的，不是吃屎長大的。只怕幫不上手；我們雖說是山鄉地方，井底之蛙，可是愛國的這個心也是一樣的，也是血紅血紅的……』

保長囁囁着，說了大篇懇切動聽的話，最後凝思了一會，非常坦白的說：

『醜媳婦總逃不過公婆的面，談比方說。我們小地方的事，也是一言難盡。各位官長得閒的話，將來我還要細細的報告報告。過去以往的話，也是鄉裏獅子鄉裏舞，不合格的規例不是沒有的，各位官長明鏡高懸：那個叫花子身上沒有蟲子呢！比如敝人當這個保長，也是地方沒有人，鑽進了罐子，出不得罐子。上頭壓着，下面擠着，套上了磨心，凡事身不由己，只好跟着打轉轉。苦處呢，說不盡；錯處呢，也多的很。一半是地方事難辦，自己程度資格也不够。好在各位官長駕臨了，關起門來都是自己一家人，總仰望着隨時指教，我們看看學學，慢慢自然會改良起來的。若有失禮不週的地處，還求各位官長格外包涵……』

保長的話留給戚先生等很好的印象，戚先生說了許多勉慰稱讚的話，承認他們保甲長所

處地位的困難，職責的繁瑣，表示了體諒與同情。於是談及各項民衆組織的事。保長說，這個上頭已有命令下來，聯保裏也已受了他們政訓處的商洽，各保裏也都已接頭，詳細辦法可還不知道；本保裏是唯求「戚主任」和「各位官長」指示，督導，他做保長的無不切實實行。

戚先生等從實踐中得來的理論，認爲民衆的抗日情緒本來不缺乏，也不難使之提高的。但這種抗日情緒或愛國熱情却實際是空洞無物，它的本身並不是力量；必須通過完善而切合實際的組織，始可有具體的行動表現，發揮出力量。他們已得有累次的教訓：在一次民衆大會的熱烈緊張空氣中，民衆的熱情或情緒很容易地被提得極高，但大會之中，並不立刻成立組織，只以一些動人的講演與歌唱，賺得人民一番慷慨流涕和摩拳擦掌就算完事。等到過些時候再來糾集大家，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大家的情緒已經低落，誰也拿不出勁來，又復呈現散漫泄沓的光景了。此時再欲提高其情緒，則已漸見癱瘓。因此他們認爲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不可分，兩者必須緊連，而以前者爲手段，後者爲目的。即是：大會之中，民衆的情緒被提得相當高時，「打鐵趁熱」，立刻成立起組織來，使之「快刀開水」的見諸行動。而後熱情方有所附麗，不致白費氣力。根據這個意思，戚先生向保長說明了此次大會的用意所在，遞給保長一個組織綱要，指說目前戰事迫近，地方緊張的時候，各種組織之中，以輸送隊，通信隊與獵戶隊最爲切要；水路輸送方面，請他保長拿出全部船隻，以爲表率倡導。此外財務委員會的成立是一件迫切重要的事，經費的來源最好是以勸募代替攤派，而財務的管理必須獨立與公開。



戚先生說話的語氣溫和謙恭，態度却極是莊嚴而帶有威棱，使保長時刻感覺到那瘦削的身體和近視眼睛裏發出一種凜然不可輕玩的氣氛；而薛先生那張笑嘻嘻的圓臉，尤給他以顯然的冷硬的感覺；這都是保長歷來與軍政官員接談時所未經驗過的。他想到黃龍溪聯保主任對他說的批評他們游擊隊的話，「他們呀，唉，不好伺候，不好伺候！」聯保主任連連搖着頭說：「還說他們客氣哩！他們那一套拿出來，都是棉花裏裹着針，是軟裏硬，都是些要把人一口吃了連骨頭都不吐的脚色！」保長親身體驗到聯保主任的話一點都不假。

保長與戚先生等周旋了一會，拿了那張戚先生給他的組織綱要，趕迫着站起來；到大廳那邊忙着指揮東老爹雙全官等佈置會堂。

保長在戚先生他們面上的這番卑屈下作的神色，是大家平日不曾見過的。三官在旁邊注意地看着，心裏發生一種痛快的歡喜之感，但同時也引起他更深的嫌惡。戚先生這回仍把事情交給保長經手辦，是三官事先沒想到的；他心裏很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凡事一落保長的手，勢必要出毛病。他把壽官拉到東老爹那邊裏，告訴他這個意思；壽官老成的說：

「你不要煩這些心嘯！他是個什麼貨色還瞞得過戚先生他們的眼睛？我告你說：他們是要捉鬼用鬼，你可曉得嘯？」

因為在舉行家庭訪問前的一次小組會議裏，戚先生曾約壽官參加的。那次他們討論到如何改進基層機構的問題，戚薛兩先生會有激烈的辯論。戚先生所持的，如薛先生代取的名詞，是所謂「能力主義」；因為戚先生認為目前基層政治腐敗，決非單純的人的問題。尤其在內鄉僻地之中，往符是善者無能，而能者不善；有幾分辦事能力，即作出幾分惡。若說改

進基層政治，只須把爲非作歹的保甲長之類撤換掉即可收效，那是笑話。須知目前內鄉中頭腦清楚，識字懂理的人才根本就是鳳毛麟角，不好的保甲長一旦撤掉，地方上只有些怕事或根本不懂事的人，往往再難找到能負起責任的人來；而且天下烏鴉一般黑，換來換去都差不多；那種原本正直不苟的人，幹了幾時，爲情勢所迫，爲習氣所移，少不得也慢慢作惡起來，因爲整個的地方局面驅使他們作惡；人民愚弱無權，聽受他們的作惡。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病根，欲以一舉手之勞，而收改革之功，絕非可能。因此在整個的新的基層幹部之訓練尙無眉目，而戰事迫近，地方工作急待發動的這個「時間」與「空間」之下，爲了事實的需要，並爲使之勝任稱職，得收高度效率，對於原有鄉鎮保甲長之類的借用，是但問其能不能，不問其善不善。戚先生確信他們游擊隊所至之地，政治環境或空氣爲之一變；再加上他們主持訓政工作者嚴切注意，應制得法，即可化腐朽爲神奇，任誰作惡的人亦不能施其技。這就是戚先生的所謂「能力主義」的梗概，薛先生則攻擊他把政治環境的力量估計過高，近乎機械的觀點，乃援引許多理論，證明其持論的錯誤，指摘其大遠改革的精神。並且就實際情況提出兩點反對的論據：第一、爲非作歹的保甲長之類，人民對之不但無信仰，且有極深的惡感；借重他們，不但難收功效，抑且有害工作的進行；第二、在他們自己主持政訓工作的這方面，是識力有限，經驗無多，對於地方情形尤不熟悉；而對方却是輕車熟路，久慣牢成，什麼小窟洞都可以鑽了進去，這種地方是無法控制與防範的。薛先生認爲一個人的辦事能力完全是歷練出來的；戚先生說「善者無能」，他以爲並非良善者即天生缺乏幹才，只是因爲他未曾歷練罷了。一個人沒有歷練的機會，即永遠不能具有幹才。因此薛先生主張在

可能範圍之內，盡力改善基層組織，凡有劣跡的保甲長都屏去不用，而輔助地方上衆望所歸的正紳任其事。如此方可以建立人民對於他們部隊的信仰，方可以使當前工作順利進行。戚薛兩位先生爭持不下，不能分出誰是誰非。最後戚先生說，離開了「空間」與「時間」，便無所謂真理。現在請即就此時的鴨嘴澗本保裏情形立論，以判別畢竟誰的主張比較切合實際。當時根據日來的訪察，（在壽官三官和東老爹等人處都有一些資料）知道本保保長章延福頗具幹才，但却作惡多端，乃再請壽官據實發言，到底地方上那幾位是學衆望的人物，他們是否有才能來負責辦事。壽官第一個說出東老爹來。東老爹的身世，爲人，才藝，以及抗戰來的種種作爲，壽官都已作過介紹，戚薛諸位先生也曾與他詳談過：因他身世孤苦，爲要修福來世，他的行爲用心，確實忠厚良善，深得人們的敬仰，爲當今少見的一個好人。但是他之昧於時勢，知識譴陋之處，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連薛先生也承認他沒有可以辦事希望。其次壽官勉強提出雙全官來，因爲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算是公道正直的人。但壽官舉出他平日反對自己熱心抗戰的言論與態度，批評他固執、頑鈍、胆小怕事，而且一字不識，絕對不可請他出來辦事。除了東老爹與雙全官而外，其餘像章大官財賣官和尙頭之流，都是些一喊不回頭，二喊連身轉的貨色，更什麼都談不上了。於此薛先生指出壽官和三官，認爲地方上縱然沒人，這却是純良而具熱心的兩個青年，值得考慮任用的。壽官沒等薛先生說完，即表示不能接受。不是承認他自己才能不足，是他以爲地方上的人頑鈍無知，只知道己，不知有國，對年青進步的人尤素持反對態度。他自覺無法去應付他們，推動他們。至於三官，他以爲不過一知半解的略懂些道理，究竟還是個鹵莽暴躁的粗人，更不能担当事務。

如此討論研究的結果，是決定暫用戚先生的主張，等以後斟酌情形，再作道理。但次日總部發來了新定的工作綱領，除指示地方須另設財務委員會，使財政獨立而外，（因為財政獨立之後，即絕了保甲長作弊的路）其餘各切，在原則上倒是與戚先生的主張相符合的。至此問題始算全部有了着落。

壽官並不知總部發來新工作綱領的事，對於戚薛二位先生當時所爭論的意見與主張，有些他自己亦不甚理解；料想三官更無法懂得其中的祕奧。所以當三官對於戚先生等仍然信用着皮猴子的一點，表示不滿意的時候，壽官只籠統的說出戚先生他們的意思想要「捉鬼用鬼」，叫他不必爲此事担心，但壽官素知道三官的「火炮性子」，怕他又會因此生氣，而把事情丟開不管。因把目前的難處告訴他，補說戚薛兩位先生原有改請自己和他出來負責的意見，是他當時用話推掉了。

『村上人還把我們當做沒脫奶屎臭的小把戲，』壽官老氣橫秋的莊重地說，追問着三官：『你想想你自己罷！你有沒有肚子吃這塊脯子呢？』

三官平日只直感地覺得皮猴子可恨可厭，他時刻揸着自己的咽喉，使自己不能舒快，自己從心裏要反對他。可是從來沒設想過自己也有可能代替他爲地方辦事。現在聽了壽官的話，他具體地設想到這個，就覺得有點滑稽，不禁的歪着嘴辱嘲弄地笑了。

『說說話罷了！』三官好笑地說，有點鄙視當保長的這身分；在他的潛意識裏，好像以爲唯有像皮猴子這樣神頭鬼臉的不走正路的人才可以當保長，天下的保長也全都是像皮猴子這樣的人。但他於此覺得戚先生他們是如何的看重自己，心裏生起一種榮耀的喜悅；於是

矜持的笑着，說：『我不會唱曲子，我也不會當姨子！』

『還不就是這個話麼？開眼瞞吃老鼠藥末，你有老扁的法子呢？』

『也好罷，』三官沉思着，想到剛才薛先生拿話威嚇皮猴子的情節，心裏完全高興了：

『妖精捉到張天師手裏，看他還有本事變個什麼出來罷！』

## 八

壽官和三官正在東老爹屋裏談着話，聽到隔壁堂廳裏和外面草坪上的人聲漸次嘈雜起來了。他們正要走出去；保長皮猴子托着他的白銅水烟袋闖了進來。保長的顴骨高凸的瘦臉泛着黯赭色，兩顆細小的老鼠眼睛緊揪在一起；看見面前的兩個人，忽然鬆開了眉頭，擺出一個謙卑和易的笑。

『你兩個躲在這裏呀！我說怎麼帽子不見頂。』

保長告訴他們，正有大軍路過這裏向西面開發，又有青陽銅陵的那邊難民三三五五逃過來，對河大路上軍民絡繹不絕；戚薛兩位先生剛才和他說出意思，要地方上派人過河去迎請部隊和難民來參加這裏的聯歡會。他則以爲人數太多，空襲可慮，招待上面也不易張羅，因爲地方究竟太小太窮了。但此話他不便當面回駁戚薛二位，意欲壽官代去把困難處解釋一下；若戚薛執意非辦不可，那也就只好照辦；那就請壽官和他自己一路過河去。

『不瞞你二位老弟說，』保長坐下來，親熱地笑着，用了老弟這個稱呼：『我目今是

豆腐掉在灰堆裏，吹也吹不得，揮也揮不得。我若當面回駁一句呢，少不得又說我當保長的不熱心。可是這個話不能不說。你兩位老弟都是高明脚色，想想我的話看呢？」

壽官不會考慮保長所說的困難，只從保長借重他的這事上直覺到自己的榮耀與所處地位的優越，爲了顯示這個，他以一種當仁不讓的神氣立刻滿心願意的接受了委託，興奮的跳着去了。

三官也從這件事上發生一種快意的驚喜之感。他沒想到保長一下子便如此可憐了。他偷眼看見保長遠遠的坐在那裏，彎着瘦稜稜的背脊，慢慢用手指捏着黃烟，向烟袋杯子裏裝着，眼睛緊鎖着。直瞪瞪的，望着自己手裏正在冒着淡烟的紙捻，那種沉思的不舒展的精神，和平日比起來，多麼不同啊！平日的那種威嚴，狡獪和活龍活現的神氣都到那裏去了呢？三官從心裏透出一點類乎憐憫的感情；在往時和村上人打圍子，當看見一頭兇猛的野獸在起初張牙舞爪，咆哮如雷，到後來被亂槍打倒，輪着喘息流血，奄奄不能動彈的時候，他便發生這樣的一種感情。他原要跟着壽官一路走開的，但此刻遲疑了一回，終於把兩手盤在胸前，在階沿上站住了。

『現在好了，』保長把紙捻上的白灰彈了彈，眼睛望着三官自言自語似的說：『現在有他們在這裏，地方上做事也都有個譜子了。我們肩膊頭上也少担點斤兩了。還是這樣子好，省得多聽人家閒話，我是巴不能夠的。仗呢，是越打越近，弄到家門口來了。目今都是抗日救國的事，好處橫也是落到自己身上。我自己的話好說，莫說幾隻破破爛爛的船，就是要我這把麻桿樣的骨頭，我也心甘情願的拿出來。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活在世上做什麼，可是不

是呢？——老三，你是個熱心愛國的人，你有志氣，還是你好，我素來贊成你。這回你可要多出把力氣呀！我們一筆寫不出兩個章字來，也算替我們地方爭面子。」

三官不知道應該怎麼和保長周旋。他不會作聲，眼睛望着天井裏那塊皎潔的晴空。保長繼續說：語調更加親切了：

「你老大同你奶奶總說你小把戲脾氣、性子躁、蠻；翻過臉來不認得老子娘。實在呢，他們說得不對。你的性子我最摸得清楚。你是粗中有細，像那山東老走索的，莫看他胡蹦蹦跳，亂七八糟的翻跟頭，他的腳總還不離那根索子。你有你的一套，不離那個大譜子；這就是粗中有細。一些沒出豁的山巴老抵不上你一個腳趾頭！」比如這回戚先生他們一住到村上，就看得起你，看出你是個心高志大的。這可是不假呢？那回你替他們隊伍上去挑東西，人家背後笑你發牛瘋，我說，怎麼是發牛瘋呢！你那就是人粗心不粗。你是有意思的。——老三，好好的鑽鑽，不是容易的呀，戚先生他們怎麼不看重個呢，可是呢？」

三官聽保長嚙嚙嚙的在誇獎他，這是平日以往少有的事；他想到保長是故意給他高帽子戴，那些話都未必可信的，心裏覺得可厭的很。但保長說他「粗中有細」，這評語給他意外的喜歡，奶奶和大哥對他就從來沒這種認識。這使他不由自主的抿着嘴笑了。

「我就是個我，」三官揉了揉發脹的眼睛，用他粗澀的嗓子說：「我不曉得什麼粗中有細，我也不會什麼鑽不鑽的！」

「啞子吃湯糰，嘴裏不說，他心裏橫是有數目！」保長滑稽的說，跟着三官笑了：「不說這個。我們今朝來談點正經的：不瞞你老弟說，常常有人造謠言，說你反對我。老三，你

猜我信不信？」他吹着紙捻吸水煙。

三官沒提防保長此刻三言兩語就單刀直入的揭開這個話來。他怔了一下，回頭望望保長。保長正噴出嘴裏的煙，露着金牙齒在對他作親熱的坦白的笑。三官此刻覺得這個笑臉一點不惹人討厭。

『我管你信不信呢？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三官難爲情的笑着；像他小時候和一個同伴吵翻了臉，後來又和這同伴言歸於好的那種神氣。

保長說他是不相信那些謠言的。四狗子倒真的反對他，因爲那不是個好東西。至於三官呢，不過心肝直，性子急；雨過天晴，對他毫無歹意。『我做了什麼對你不住的事，你什麼事反對我？笑話，都是沒有的事！』如此囁嚅了一大堆，而後慢慢說到他的本題上來。

『目今講究的是精誠團結。』保長站到三官的面前，用手裏的紙捻畫了一下，滑稽的笑着：『必定精誠團結，纔能一致抗日。我們也該當齊心起來。』他的臉色放正經了，真一着二的繼續說：『我說的是笑話也是實話，大事小事道理一樣的，說起來傷心的很，地方上幾個老扁的人呢？我們是一棵菜上分出來的，只隔着一層肚皮，不就是同胞親手足嘛！什麼話不好說，紅眉毛綠眼睛的做什麼？現在好了，四狗子那忘八蛋跑掉了；我們這幾個人總要格外親熱和氣纔好，說句不相干的話，目今戚先生他們就信重我們這幾個人——也信着我，莫不然肯把組織的事交我辦？——我們總要和和氣氣的。家不和，外人欺，親的總是親的，疏的總是疏的。打斷手脖子朝裏變，可是呢？說句笑話你不見怪，我們可搗不得外拐子！——在戚先生他們面上少捉些蝨子放在我頭上爬！這是個要緊的話。』



「我捉了什麼蟲子放在你頭上爬？」

「我是談說的話，並不是說你老弟真的捉了蟲子放到我頭上。我是說目今我們大家總要關護着，大家和和氣氣，商量做事。」

三官沉默着，完全明白保長的意思；告訴保長說：他不會在戚先生他們面上說了他什麼壞話，長慶兒時刻在身邊聽着的，可以作得見證。「心裏有事心裏驚，心裏無事冷冰冰。」三官喉管裏癢癢的爬着這句話，覺得好笑，可是不會說出口來。

他們的談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局面；三官說話時和氣的調子，在保長的面面上也是從未有過的。慢慢保長談到抽了的事，三官提出了意見，以為本保裏這次抽籤最好在今天的大會裏舉行，讓戚先生他們都過目，乃可以昭示大公無私，背後大家沒得閒話說。

「要不得！要不得！」保長連連搖手，善意的神祕的笑着，走近了一步，聲音放低了，靠着三官的耳朵說：「你聽我說個訣竅：目今這裏戰事一緊，這個話暫時可以不提了。只要上頭不催，我們樂得黑狗砍掉了尾巴，裝裝羊再說。挨得一天，就挨一天。這不是什麼娶親嫁女的喜事；他倒不急，我們急做什麼？明朝日後就是抽籤，也在聯保裏辦，我們議過了。——財喜不過路，你千萬莫說出去，連你老大都不曉得，我只說在你心裏：這個事我們保裏不能經手，保裏太近了；也更不能真的讓壯了親手來抽。他們曉得了自己號碼，早就脚板上抹抹油，逃掉了；到時候拿不出人來，你咬那個的卵子去？比如押寶搖單雙，莊家能把點子告訴押家嗎？說笑話哩！打草驚蛇呀，你這裏槍一響，鸞鷲野鴨全都飛掉了。……你的事，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包在我身上。只要你這個不像樣的延福哥活一天，總不讓人家抽

到你老弟身上來。國家的事要緊，我地方上的元氣可也傷不得。這個倒敗的破村子，目今像你老弟樣子的脚色，還拿出幾個來呢？不是爲你，我是爲地方。我要對得起祖上。別的本事我沒有，這點小事我有鑿穩主意。你不要煩心，只管睡你大頭子覺，你聽懂我的意思了罷？你千萬莫在戚先生面上提這個事；他們也說過了，他們不管的，你也不要管，你只當沒這個事。」

三官聽着保長的話，心裏緊張地跳動着，那麻臉上立時潑出了紅暈，他把頭髮順了順，雙手在臉上摸了一把。

『哦！有這些轉彎過竅？』三官不好意思地矜持了一會，終於歪着嘴傻傻的笑起來：『那個說法的話，我的事就託你老哥費心了嘍？』

『自然！我要你託我做什麼？就是我自己的事一樣。』

當壽官把保長的話和戚先生等去商量的時候，有兩批難民，打算到鎮上去的，已經過了河過來，當即派人邀請到祠堂裏來。至於迎請部隊的話呢，戚先生的意思不過是說請幾位官長過來，在大會中演說幾句；那些成師成團的隊伍都是奉有命令限日到達前綫的，絕沒有過河來停留耽擱的工夫；故此與地方開銷或敵機空襲的困難完全無關，不必顧慮。結果仍由保長和壽官到河請了一位參謀官來，只答允講五分鐘的話立刻就走，以便追上大隊。

請到祠堂裏的難民共是兩家，一家是商人，一家是富農，都由青陽逃過來的。他們將到鎮上去投靠親戚。那農家男女六個人，老頭子五十多歲，他的二媳婦剛生育尙未滿月。鴨嘴

澗村人的興趣都放到這農家身上。婦女孩子們把那剛生產的媳婦團圍住，送茶水的，送白糖藕粉的，探問家庭狀況路途情形以及敵人動向的，使那婆媳兩應接不暇。另一些男丁們則圍着那老頭子，大家七嘴八舌的問詢各切。那老人垂頭喪氣，疲殆得發紅發黑的眼眶裏轉着淚珠，以其軟弱的嘆息的語聲回答着大家。他是城西三十里一個小鎮上的居民，家裏有五十多畝田，四頭水牯牛，另有四五隻小貨船。七天以前敵軍到了大通。進佔了他們的村鎮。他們一家逃至近處另一小村，希望躲避幾日，敵軍退了，仍可回家。不想敵人於進攻縣城時即以他們的鎮子為據點，在那裏發生激烈的戰爭。他的大兒子回去看望。被敵兵殺死，家裏房子燒完了，一切蕩然無存。而戰事蔓延，縣城亦陷，只得打銷歸計。只有他的二兒子和原在家中幫工的兩個夥計加入了縣中所糾集的游擊隊，誓死不肯離開本鄉。他大兒子的岳母家在這裏鎮上開着一座茶館；他向圍住他的人們打聽這家茶館，並問及以後一家人謀生的門路，大家安慰他說，現在這裏鎮上日見繁榮，生意做不開，若手頭還有些錢，就可以做個買賣；否則託親戚介紹到富戶家傭工，也不愁沒飯吃。

「天無絕人之路，世界上真的餓死多少人呢？你老人家想開些罷。」當着面如此達觀地勸慰那老人的人們，背後却為那老人悲慘的遭遇痛心着，互相抒述自己的感想，慨嘆不已。財寶官同和尙頭擠到那老人的面前，瞪着眼睛，傻傻地聽他談述着一切。財寶官連連眨動着他的大紅緞子邊的眼睛，把一個手指放在那繃得大大的鼻孔裏不住地挖動；和尙頭則張大着嘴巴，塌鼻子裏發出像重病着的人的一種呻吟聲；他倆聽得入神，當別人和那老人說話時，他倆一直沉默無語。忽然財寶官長長的伸出一口氣，把上身湊向那老人面前，眼裏濕漉漉

潦的，極是嚴肅。

「那你的四條水牯牛呢？你田裏菜子麥子呢？」財寶官吃驚的說，神氣有點莫明其妙：「難說你都不要了麼？人都跑到這裏，你不是不要了麼？」

財寶官對於老人所說的慘境，抱着切身之感，心裏發生一種惑亂的極端嚴重的感想；他的優話正為表現這種難以言說的感想而發的。有些人不了解他，於是鬨笑起來；三官渾身是勁的大笑着，說：

「人家鎮子房子全燒光了，兒子也給日本鬼子殺死了，你還在這裏記着麥子菜子水牯牛哩！」

「那這個說法的話，就是撈不到手了！就是捋了把光痰唾了！嘖嘖，真可惜！」和尚頭噙着鼻子呻吟着，附和着財寶官。

許多人的聲音隨着惋嘆起來。

那老農人想到二兒子的安全，撫着他的纔十四歲的小兒子的頭嗚咽起來。於是和大家談着日本兵的暴行。他們估據一個地方，到處搜搶糧食細軟，糧食都被運走，財物則為私贓；其次搜索婦女和牛羊鷄鴨，遇着男子即行殺死。婦女們被關在一間屋子裏，走的時候還挑那年青美貌的帶了同去。他們所至之地，牲畜全被捕殺，吃喝不了的就向毛廂裏傾倒。凡是他們打算放棄的村鎮即放火焚燒，據說有人親眼看見，他們放火用的是一種罐子形狀的東西，裏面裝着彈簧，頭上一個細管子，只消把那管子在門窗或板壁上劃一下，立刻就着起大火來。他有一位鄰人在掘發火場的時候，就曾拾得這種放火的罐子。據成先生等的推測，那罐

子是一種強烈的「氧氣管」，接觸空氣即要燃燒的。多少人家數十年數百年辛苦經營的家業財產，都被化爲灰燼。

像老農人所談的種種人民的慘遇和敵人暴行的事實，以往在傳聞裏大家原都知道得爛熟的。但總不如這次老人一家親口告訴的使大家聽來有一種切膚的痛楚。壽官的祖母搖弟奶奶熬着頭風痛病，也拄着拐杖在祠堂裏趕熱鬧。她沒氣力擠到人們所圍攔的人堆子裏去，只拐着她的芋頭似的小脚在那些散立在外圍的人們之間往來巡遶着。每聽到有人傳述一二句那老人一家所談的消息或任何人議論着什麼，她就連忙趕了去，要那人重復說給她聽聽。

「到底怎個弄法的呢？」弟奶奶用手按着自己貼有膏藥的額頭，緊鎖着的小眼睛裏放出惶恐的可憐的光，疲弱地啾嘆着說：「這個說法的話，不是真的了麼？不是千真萬確的了麼？你看可是呢？我們這裏到底怎個弄法呢？到底到底，唉唉，可是，你看呢。」

「我們這裏有大軍又有游擊隊保着哇！只要我們大家齊心，跟他們游擊隊的先生幹的話，包管太平無事哇！你老人家不要着急哇！我老板也是這個說法的哇，你放心哇！」富黃瓜做縮的靠在一張桌子跟前，守着他豆腐店裏拿來的茶壺茶碗，女人嗓子緩慢無力的說。

「哦！他們油隊子先生今朝開了這個會的話，該說日本人就不來了呢，該說可以保得住了呢，可是呢。」弟奶奶莫名其妙約說；於是又慢慢走到另一個人的跟前，說這同樣的幾句話。

到會的人們除了本保裏——鴨嘴澇，楓樹坳，香爐腳底三個村子居民而外，山鎮上開來四十多個土著的游擊隊戰鬥員，他們剛近組織起來，受了戚先生的召請，特意派了一支隊放

哨到這裏；黃龍溪和鎮上還各派來兩位人民的代表；祠堂裏被數百男女老少塞得滿滿的，大家都在一種從未有過的熱烈緊張的空氣中活動着。嘈雜的人聲把祠堂屋子震得嗡嗡轟轟。

保長和壽官從對河請到了那位參謀官，立刻就宣告正式開會。爲了顧慮空曠，會場即設在祠堂裏面。大廳祖宗牌位前面擺着四張拼擺的八仙桌，桌上再架一張條桌，作爲講台。保長和戚先生作了兩位主席，陪同着那參謀官，青陽逃來的兩家難民的家長；那老農人同另一位小個子的穿着綢衣服的布店老板；還有黃龍溪和鎮上的代表，以及鎮上開來的游擊隊及其支隊長，分在八仙桌的兩旁站着。大廳兩邊龍虎柱子跟前各擺了兩張茶几，几上擺着嶄新的賬簿和筆墨，柱子上貼着「報名處」和「納捐處」的字條；壽官管着「報名處」，東老爹與三官管着「納捐處」。章大官同另幾位甲長担任維持秩序之責，雙全官從東老爹房裏拿出一隻牛角號筒，紅着頸項嗚嗚的吹了三聲，就算作正式開會的信號。——這一切都是保長和戚先生鋪排停當的。

淒沉的號角響過了，嘈雜的人聲驟然低落。——這角號在此間山村中是一件莊重的樂器，平時是不許胡亂吹奏的。在大規模打圍子的時候，當那兇猛的野獸被發現了，即吹起這個，使人知所警戒，於是人人如臨大敵的尋着聲音奔赴前去；在敬神求雨的時候，也在那虔敬的行列的最前頭吹出嗚嗚的聲音，使婦女遠遠迴避，兒童們肅靜無聲。此時在祠堂裏的人們聽到這幽沉悲壯的樂聲，就都忘其所以，不由自主的挺身垂手，不敢說話。但是就在這空堂靜寂的一剎那間，保長的兒子長慶兒却放開響亮的聲音大笑起來，嚷着說：

「看哩！看哩！接龍王來了哩！打圍子來了哩！小心野豬咬了卵子哩！」跟着又是一陣

潑肆的笑聲。

「我們打日本人的鬍子，一另一個酸低的童音答辯道：『日本人就是野獸，正經事哩，你笑！』」

他們幾個小同伴靠在東老爹那邊莊子跟前。他的笑喚引起全堂的側目，東老爹回頭弓着身子搖搖手，臉色極是嚴重，輕聲的說：

「莫做聲！莫做聲！這是開會了！」

「莫說話！」三官沉着臉，生氣的怒叱着。

「我的小老子！這是什麼場子？要吵你們出去吵去，好不好？」近處一位維持秩序的甲長說。

「這是做的什麼事哩，你笑！沒家教的東西！」四下裏都有或高或低的聲音喝叱起來。

保長放下他的鑄青臉，走到他兒子跟前，一句沒說，咬着牙齒打了兒子幾下，拖出門外去。長慶兒從未受過保長這種責打，心裏不服，在門外哭罵着。大官見那和長慶兒說話爭辯的是他家齷齪頭來賣兒，也趕過來，氣得嘴唇抖動着，鉤起五個指頭給他兒子額上一頓栗擊，也攆了出去。因了這番小風波，人們心裏更顯得莊肅緊張了，那些黝黃憔悴的臉子一個個板成極醜樣子，如臨大敵，如居重喪，連咳嗽吐痰也把聲音壓低着。有幾位抱着孩子來趕熱鬧的婦女都知趣地蹣手蹣腳溜走了。戚薛等位先生沒想到會場空氣弄到如此嚴重地步；覺得已經不像一個聯歡會，頗以為憾。他們不知道這些鄉巴老凡是莊敬虔誠的把一件事當正經事辦時，就是這個勁兒。

儀式過後，最先戚先生登台，報告開會宗旨，說大會名日本來叫做「慶祝台莊大勝廣德收復促進軍民合作聯歡大會」。現因情勢轉移，故着重於歡送國軍西上殺敵與加緊保衛家鄉工作的兩點意思。簡單的說了幾句，即請參謀官講話。那位參謀官三十多歲，穿着整齊布軍裝，一口西部官話，每說完一段，再由保長以本地土話翻譯。他簡單的分折了全國戰局大勢與敵我兩方優劣短長之後，即說明當前附近敵人的動向與企圖，說西面固正緊張，但敵人慣用聲東擊西的詭計，目前蕪湖南陵那面他們亦正結集騎砲兵企圖進犯，戰事且夕即發。敵人此次冒險，主要的是爲對我們附近連次的勝利作一報復，並欲趁我後方各地大軍及游擊部隊立足未穩時舉行所謂「掃蕩」，同時搶劫我們稻米，確保他們沿江交通。在這裏，參謀官一再指點出來，說對於敵人的詭圖，我軍已有妥善的佈置，一旦果然來犯，我們有把握叫他吃個大虧。惟南陵清弋江一帶產米地區存糧甚多，此間山鄉區域平時米糧即不能自足，今日大軍及難民擁至，人口增多數倍，必須及早搶運，方可免除來日的困難，受敵人暗算。此點已與地方當局商談，妥立對策。但我後方民衆須以全力協助云云。參謀官講畢，茶也不會喝，即由一甲長送過河去。

跟着有薛先生等演說，詳說民衆組織的道理與辦法；那位青陽來的布店老板報告所見所聞的各種事實，其中說敵兵多有厭戰自殺的幾段最能引起人們注意。隨後是鎮上與黃龍溪的兩位代表報告各本地進行組織及募款工作的詳情，另外還有兩三位的演說。下面即是幾個游藝節目，鎮上土著游擊隊唱戰歌，和戚先生手下的幾位工作同志唱救亡歌並扮演「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等的新戲。



在游藝尚未開始的時候，保長上了台，拍了幾下巴掌，使人聲復歸靜寂，保長大聲的報告，說今天不是趕趕熱鬧就算的事，大家應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各位官長的指導之下，共同努力保衛家鄉的工作。

『不見棺材不流淚。』保長的瘦頸子勒起了粗筋，一隻手擱在桌邊上，不住的顫動着：『今朝的事權是到了真地步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這不是小把戲三塊石頭搭家的事！』於是念出各項組織的名目與辦法，並且加以解釋，請大家馬上報名參加，並到東老爹那邊簿子上寫捐。

『各看本事，各憑良心。』保長舉說了鎮上踴躍的情形之後，嘖嘖的結束道：『保裏橫是這幾個老扁的人，那個都曉得那個。井裏淹死了人，沒處推的。各位官長面前，大家弄個人樣子出來！』

一面游藝開始，一面報名寫捐。戚薛二位先生同保長壽官等隨時對大家解說各切，主要的是：加入各項組織中的人員如何輪流值班，如何進行訓練，如何担任工作，又如何與黃龍溪和鎮上各地分配聯絡，等等的具體辦法。

此時人們倒無心去聽喜台上的歌唱，多數的只在報名處和納捐處的兩邊柱子跟前圍攏着，他們彼此探問着對方將加入何項組織，自己該當納多少捐。有些人與自己親屬知好者商議多時，還是猶疑不能自決，就去請求保長代爲作主。還有人已經報寫了簿子，回頭又改變主意，要求改報。財寶官擠在桌子前看了半天，不得主意，於是擠出來，趑趄着到保長跟前，用手指拭着大紅眼睛，問道：

「老板，你看我弄個通信隊可差不多？」

「倒好呢！」保長板着脸孔，有點得意的說：「你們一個個都來問我，我問那個呢？」

「你曉得我們是九幾的貨喂，你給我們個主意喂！」和尙頭也跟過來，幫着說。

「你們三個聾子四個啞子的，還當通信隊哩！老老實實還是給我舞扁担！……」

財寶官立刻挨着身子鑽到桌邊嘈雜的人羣中，把一隻手按着籐子大聲的囁着說：

「壽先生！給我們寫個扁担隊，——章才賣！章和尚！……不要上錯了，是扁担隊呀！」

「莫着急！莫着急！一個個的來！」壽官聚精會神的寫着，大有應付不開的樣子，一邊那嘴脣隨着筆頭扭動着；聽到財寶官的叫囂，抬頭瞟了一下，笑着說：「哦！今朝你們也自己來了罷？那天給你錢請你都不幹的嘛！」

「不幹，不幹的話，日本人要我們好看麼！」財寶官眨着眼，認真地說。

「不幹，這個時候不幹的話，明朝替日本人幹去！」另有個小夥子說。

「你寫那一隊？」壽官問那小夥子。

「那一隊都好，」小夥子挺着胸口，一切不在乎的樣子：「隨你給我寫。都是出力拚命的。事——扭扭捏捏，又想戮×，又怕×痛的做什麼！」

許多聲音隨着鬧笑起來。

「你們會打槍的，都照雙全官同三麻子的葫蘆畫樣罷？他們是雙脚踹兩隻船——又是扁担又是槍！」

「好呀！好呀！」人羣裏喧嘩着：「他們幹得我們幹不得！看看那個真有卵子哩！」東邊柱子跟前圍着的人數稀落些。三官把筆桿橫咬在嘴裏，按着一塊破硯石儘是磨墨。他們邀請保長和弟奶奶寫「頭簿」，保長沒有推讓，自己過去奪了三官嘴上的筆，寫了個五十元。

「可好吧？」保長擱下筆桿，重復回到戚先生那邊去。

「還沒得說的了，沒得說的了！」東老爹挨着三官站着，抹着他的山羊鬍子上面一點鼻涕，笑嘻嘻的；回頭問弟奶奶說：「你老人家也照延福哥的樣子罷？」

「我比不上他一個腳趾頭，我肉裏出錢哩！」弟奶奶拄着拐棍，把她的短頸子扭了兩扭，遲疑着；問東老爹說：「可是出了這回錢的話，就保得住日本人不來了呢？保得住的話……」

三官同別的幾個桌旁的人都不由得笑起來。有一位香爐腳底的老頭子連連點着頭，神氣嚴肅的說：

「這個話問得實在！這個話要緊！若那個能寫包票的話，拿家當出來都不難。」

「我敢這個包法！」三官憤憤的板起麻臉，認真的，自信的說：「若是日本人真有眼子來的話，我包你不讓他們活的轉去！——你敢不敢同我打賭？」

「還是想開些罷！」另一位楓樹坳的老婆婆說：「這個時候说不出的話，明朝都裝到日本入荷包裏去了吔！——你聽那天他們那幾位女兵小姐談過罷：那個說法的話，日本人來了，還有人過的日子哩！」於是回頭對三官說：「我只當瘟死兩頭豬，草三哥，你就給我也寫個

五十罷！我可要割了麥子纔行的出啊！」

「那我也就照數目罷，唉唉！」弟奶奶跟着說，隨就哼嘆起來。

「好啊！好啊！加福加壽啊！」許多聲音喝彩起來；東老爹說：「這樣纔是啊！都是自己沾光的事啊！倒出了肥水還是流在自家田裏啊！」

「明處去暗處來啊！你們快來寫捐啊！寫的多發的多啊！」雙全官在旁邊嚷着說。

富黃瓜在壽官那裏報了個通信隊，就走到這邊柱子一直靠在三官的身後。他斂縮的站着，黃浮浮的臉子現出興奮的，不安的神情。他抬頭望一會台上的唱演，又注視一會面前的人們。當別人說笑的時候，他也不隨着說笑；當別人走動的時候，他還是斂縮的站着不動。此時忽然彎下身子，轉着眼睛，惟恐別人注意他似的，以其壓得極低的女人嗓子湊在三官的耳旁說：

「老三，老三！也給我寫個五十罷！我也五十罷！我也我……我老板已經答允過的。」

三官吃一驚，回頭看看；半響，彷彿想起什麼來，抿着嘴笑開了，一半調侃，一半認真  
的說：

「你只寫五十？你該當寫個一百呀！怎麼不團團圖圖的全拿出來哩？」

「鬼叫樣的做什麼！」富黃瓜看着自己手心，不好意思抬頭，忸怩地埋怨着：「做好事  
做好事……我老板……」

有個年青小夥子跑過來看一看，驚嘆的嘆起來，說：

「哈！連富官也寫出五十來！連弟奶奶也狠起心肝來！……乖乖龍的東，這纔是看見棺材纔流眼淚哩！」

## 九

大會過後，人們都在一種緊張的然而却是活潑快慰的新空氣中呼吸着；平時充塞在心胸之間的焦憂與苦悶之感，似乎完全消失，或是被淡忘了。

三官成天興奮着，時時感覺到那種前所未有的快樂。像一隻久居囚籠，又被繩索紊亂地網縛得不能動彈的鳥，一旦一切束縛全被解除；他深切地意識到全個心身的輕鬆和舒暢，覺得自己可以雙腳凌空地飛起來。在他進進出出地忙碌着的時候，在他坐或站着，或片刻閒靜下來的時候，他就想到那天在東老爹屋裏保長對他的親熱善意的笑臉和那許多美好的而且重要的話句：「你是粗中有細。要不然戚先生他們怎麼不看重別個呢？」你又一百二十四個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這些溫和的聲音不時在腦裏響着；用不着自己尋思。它們自會跳出來。他相信保長給他的諾言確實可靠；那些誇讚他的話也絕不是弄哄和欺騙。因為一切都有事實擺着。自己在村民之中的優越的身分，戚先生對自己的重視與抬舉，是不可否認不可抹殺的極其顯著的事實。戚薛二先生的任用保長，如壽官所下的斷語，是「捉鬼用鬼」；保長劣跡多端，惟怕人家揭發他，別的不談，只拿他的鴉片烟癮說，就是個現成的話柄子。保長要結好於自己，是當然的事理，不用置疑的。他的衷心的驚喜，固然是發生在保長對於

自己的親善上面；而尤因有這種事勢爲其基礎，遂使他的那種感情成爲完美無缺的。他佩服保長的手段，『真有些鬼門道哩！拿個鉤鉤子把我鉤起來！』他心裏如此的欣歡着；『你鉤住了我啊，嚇嚇，我也鉤着你哩！』他常常獨自抿着嘴傻傻的笑起來。

他不會把他和保長妥協的事告訴奶奶和大哥，甚至不會告訴他的新娘。弄不清楚因爲什麼，他覺得這等事天生不能正堂堂說給別人聽的。就是同保長在一起時，也只可彼此心照，他不願任何一方面再提說這事。正如新婚時他和他的新娘有過某種事；這種事如此的使人驚喜，如此的使人動心，時時縈繞在他的腦裏，使他成天不由自己的獨自皺着鷹鉤鼻子，抿着嘴笑着，但是這種事如何可以在人面上宣說出來呢？他和保長之間新存在的這微妙的關係，頗有類於此者。

新成立的各種隊，按照游擊隊政訓處工作大綱上規定的辦法，各各分配時間，輪流到祠堂前草坪上集合。戚先生和其他幾位工作同志在大會之後即已他去，此間一切事宜均由薛先生主持與領導；另外從鎮上調來一位武裝同志，短小精悍，脾氣很大，他原是一位游擊隊的支隊長，因爲在此幫同薛先生担任各種有關作戰的教練方面的工作，大家叫他黃教官。在此各種組織粗具規模的時候，工作分外加緊。各隊集合，由隊長點名，薛先生講一番抗戰常識，黃教官教唱救亡歌，這是各隊相同的。獵戶隊集合時候，有特殊的兩個課目，一是關於新兵器的知識，崑講敵方所用兵器的性能及應制防備之法；一即是戰鬥教練，現時着重「利用地物」的演習。其次最顯得忙迫的要算壽官，他主持着一個識字班，每晚上課一點鐘；同時又爲通信隊隊長，每日要寫出幾封與鎮上同黃龍溪聯絡情報的信；還得幫助薛先生抄寫文

積。東老爹主管財務，又爲獵戶隊隊長，並照常照管茶水，操持各種雜役。雙全官在薛先生輔助之下主持一個偵緝隊，兒童隊亦歸節制，聽講時間最長，目前主要的工作是照管渡船，並在眠牛山橋官道上設崗，意在防備漢奸。保長除負責水路運輸，又以八位甲長爲隊員，主持着一個所謂督察隊，其任務爲負對於其他各隊督察與執法之責，現時最切注意的，是各隊隊員必須按照規定時間出席，凡缺席一次，罰款二元，並按缺席次數遞增其罰金。有名無實的是婦女隊，她們也不集合點名，也無任何功課，僅由各甲傳話，多多製備草鞋乾糧，以爲不虞之需，但在此山鄉人家草鞋和炒米鍋巴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原來就有豐足準備的。

三官任扁担隊長，除集合時聽講外並無何事；使他忙迫的倒是他所參加而居重要分子地位的獵戶隊。對於黃教官的關於兵器的講話和單人戰鬥教練的課目，他發生濃厚興趣，甚至無甯說有點使他着魔。此外，由於村民同時加入兩隊的很多，使他的「雙腳踏兩隻船」的榮譽減色，爲了顯出自己與衆不同，他又加入了雙全官的偵緝隊。這樣一來，他每天得隨同所屬各隊集合三次，參加作戰實習與到眠牛山橋或河上輪崗，又費很大工夫。於是他把自己的莊稼大部拋撇了，除了睡覺吃飯，簡直少有落家的時候。他的蠶事已漸到忙迫時候，新娘懷着身孕，照應不過來；奶奶看着這些情形，想到農忙即將開始，而應辦之事全無頭緒，心裏有說不出的焦苦。

「看你又發牛瘋了哩！」當着奶奶的面，新娘屢次向他發出怨言；如此的譏刺他。

三官的回答是臉上現出一種自信自得的笑，一句話也不分辯，自去拿了筷子和碗到灶房裏盛了飯，澆口扒完，而後揀擤鼻子，用他的左槩子低着新學得的抗戰歌，揩着一把土槍

匆忙的又向祠堂那邊走去。奶奶不大說他什麼，有時祇是緊蹙着老花眼睛嘆口長氣。她怨恨兒子做的不對，相反的，她倒是可憐着兒子的處境。因為兒子原是個能幹有出息的好小子，使他變得如此的，是這個世道，不是兒子自己。她懂得兒子這樣的做，就有指望不被抽丁。田事的耽擱，雖是可焦可憂的，却是無可奈何的事。新娘也不是埋怨他參加游擊隊的工作，這是無可埋怨的，村上和境內的男子們全都參加了；她只怨恨丈夫一點不顧念她的勞苦，而且似乎一點不把家中過日子的事故放在心上。——她覺得他的心時時刻刻放在祠堂那邊；這從許多事上可以得到證明。比如，她告訴他說，已經要挑老蠶上簇了，要他在空着無事時回來幫着同挑，可是不但他自己沒心記做這個，而且連來賣兒也被他一塊帶走了；常常頭天夜裏告訴他明朝必須剪桑葉，但到了明朝，他却忘記了；牛籠裏糞穢堆積的山一樣高，他也不出除；罐子裏的米已漸漸摸着了底，他也不去舂。這種種情形，在丈夫是從來沒有的；別人熱心於打日本的事，也決不至於如此着魔。

「看你這樣子，還過什麼日子哩！那一個像你一樣哩！」新娘嘮叨着，有時氣得眼裏流着淚。

「日本鬼子來了，看你養個老孬的蠶！」

「只當我抽了抽走了嘍！只當我給日本飛機炸死了嘍！」

「你女人家曉得個屁，我懶得同你說的！」

這就是丈夫的回答，在被她弄急了的時候；但是三官如此搶白的說着，却含着得意的笑，不會因為新娘的嘮叨而惹動了惱怒。



「你門莫莫着急。」大哥總是這樣爲新娘和奶奶慰解着：「新做的馬桶，讓他香香個三天，總總有臭的時候；你急急做什麼？還怕他不不做田插秧怎麼的？」

奶奶最關心的還是她所謂「世道」的方面。日本兵會不會真的打到這邊來呢？像兒子這個做法，是不是就可以保障不被抽了了呢？她把這項問題以數種不同的說法提出來，噲噲地向兩個兒子詢問着，成爲她日常找兒子說話的中心題目。三官的回答都是屬於絕對樂觀一面的。大家所熟知的這幾日附近戰場消息，是青陽那邊的戰事我方屢有斬獲，敵人再沒有進展一步；南陵清弋江這邊敵人尙在繼續調集之中迄無動靜，而我方則早有防備。現在境內各地人民已普遍的發動起來，與陸軍取得很好的聯絡，每個山角裏都在活躍着，緊張着，大家似乎都具有一種打退日本鬼子的信心。至於抽了的話呢，三官總是像這樣的回答着奶奶：

「你老人家放一百二十四個心罷。」他不知不覺的學着保長對他說的話。「他們不要我出去當兵的；抽也抽不到我身上來。看我在家裏打日本鬼子還好些哩！」

「哦，」奶奶敏感的，懷疑的說：「凡是進了獵隊子的人就不抽他了？」

「也不是這個話。」三官神祕地笑着，不肯說出他心裏的話：「橫豎，你不要管罷，抽了不抽了橫豎沒我的事。我好歹是在家裏打日本鬼子。」

「造你的什麼孽嘛！」新娘聽丈夫說的如此的有把握，不禁也高興着；於是嘲弄的說：

「你那個土槍中的什麼用，還打日本鬼子哩！」

「不中用？戳的，讓我對你放一槍試試價錢看呢！」三官戲弄地瞪大着他的不潔淨的眼

珠說。

他每天撥弄着家裏兩桿土槍。那桿腔腔粗大，較為笨重的，是他分得的阿爸的遺物；把他眼睛打壞的也就是這一桿；那輕巧的一桿則是他自己辦置的。比較起來，他還是喜歡阿爸的那桿，因為那膛子是整根的熟鐵鑄鑿而成的，不是那種用鐵片打作倦筒的普通貨色；而且分量沉重，拿在手裏更覺得合用些；帽門上的毛病早經修理停當，也早無走火的危險了。至於他自辦的一桿，則鷄頭靈敏，攜帶也方便些。平日他出外行獵時，照例是把兩桿都帶着。此時他也是把兩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他磨了一大筒子極細的靛灰，槍身上的鐵鏽與積垢都擦除乾淨，而後再用煤油揩拭數次，準頭與膛內全都揩到。當他在家裏落腳時，他就老是忙着做這些。此外他又添辦了一些藥硝鐵砂和帽子，都用筒子裝着，珍藏在床後石灰缸裏，藉免走潮。但也不時的拿出來撥弄，有時裝些藥硝鐵砂在他的牛角筒裏，掛在腰帶上，如他行獵時一樣；有時又重復倒還缸裏，因為他怕藥硝會受了潮濕。在這種迂氣的忙碌上面，他有很大的興味。他極其耐心的把如何上硝砂，如何打通條，如何裝帽子這類事教給他的輪蹄頭姪子；並且答應姪子等他長大了時，他把自己製辦的那桿槍贈給他。

「小爹，我們這個弄法：」石實兒遍身興頭的說，露出滿口焦黑的稀疏牙齒：「日本鬼子到了的話，我替你裝槍，你只管放。你放那一桿我就裝這一桿，莫不然你弄他們不過。」

「那還要說的？」三官表示許可。於是把他剛從黃教官處新學的利用地物的一套也說給姪子聽，並且教他在臥倒時如何裝槍，如何打通條，出硝屎。他自己也常常這樣練習，力求手法敏捷，而又不致把藥硝鐵砂塞得太鬆或太緊。因為平日行獵很少臥倒放槍的，現在要打日本鬼子，就必須把這個練習好。

每當三官值班到眠牛山橋或渡口站崗時，來寶兒必定跟隨着；叔姪兩個練習着種種打槍的本領，像上面所說的。眠牛山脚的竹篁草叢與石塊，河灘上還在擱着的竹木材料的堆子以及河壩田埂，都是三官溫習隱藏法和講究什麼「死角」之類的地處。關於此類技術，他同楓樹坳和香爐峯脚底幾個小夥子有過多次賭賽。瞄準、裝槍、他很有把握，但利用地物和在地上打滾的一套，他的身手却顯得不如別人靈巧。他不服這口氣，就湊着機會偷偷和姪子比賽練習着，要在短期中扳回自己的體面。

在這些日子裏，三官心裏時刻有一種強烈的衝動，那就是想着如何使自己忽然做出一種超乎奇蹟的事來；此事必須足教人人吃驚，因而到處騰傳着，連東南日報上也要記載出他的姓名和事績。這樣，戚薛等位先生的看重自己，保長對於自己的親善，纔顯得更加配稱，自己纔覺得真正够勁。奶奶新娘和大哥他認為都是不懂得自己的，他們對他的所作所為抱着那種冷淡或嘲諷的態度，以爲他是小把戲脾氣，或是發牛瘋，他全都不屑與之計較，也無從對他們辯說，他只囑強自信地幹着自己的；爲此，也必須等到那種非常的事做出來了之後，纔能使他們信服。他相信自己具有此種超越的本領，他想像着只要一種什麼適當的機會到來，他就立刻可以做出來讓大家看看。

但是他不能具體的想出那應該是一件什麼事，以及那事又當如何做法。最初，他有一種從未告人的心思，就是期望着日本鬼子一旦真打到家門前面來，此時他計劃着帶一袋乾糧，掛在頸子上，藥硝鐵砂和帽子都攜帶充足，拿着他的兩桿鎗，和來寶兒兩個去守住一條要路的口子，他倆將躲在山腰竹木叢中的一塊大石頭的後面，當日本兵的大隊慢慢走近來的時

候，他一聲不響，讓他們只管大胆的走過去，等走到差不多的時候，他纔開始放槍，要半天放一槍，使之弄不清打那裏放出來的，每槍必須打倒他們三四個：這叫做「冷灰裏爆豆子」。他將這樣的打他三天三夜，使之遺屍遍野而逃。當日本兵潰退了，全境的人們都驚訝着來尋訪立此大功的人，此時他纔露面出來，板着臉孔，做出一種不以此為意的神氣。這樣的想着，他興奮得全身骨頭打着硬噤，不由得要深長的伸出一口氣纔能舒快。後來聽到黃教官的講話，知道敵人的所謂「斥候部隊」的功能，機關槍掃射的威力等等，他纔明白自己的想法有些地方是很可笑的。於是他想着有一天會開上南陵或青陽前線去，他將憑自己的勇猛與蠻氣力做出種種別人萬難做到的事，如要在要路截擊。如在夜間摸營，都是平日常聽聽官等津津樂道的抗戰英雄故事；他以為這些，自己都可以做到的。當自己立功回來的時候，地方紳商人民們都遠出數里相迎；而自己必須偷偷躲避着回到家，表示不受他應得的那番榮耀……

黃教官教練各課很是嚴厲，但事事認真。三官信服他，如同他信服着威薛二位先生一樣。不過威薛二位是文的，黃教官則是武的。一個武的人，脾氣總是暴躁的，因此三官厭惡了黃教官的種種不客氣的言語與態度。在兵器的課目上，黃教官曾以各種他們部隊或駐軍中所有的新式器械為講解的標本，有些是借到本村來，有些則帶領大家到黃龍溪和鎮上去看。三官漸漸真正明白了新式手槍和步槍的精巧與厲害，漸漸看見了各種輕重機關槍的樣子，用法及其威力；此外還知道了手榴彈這個絕妙的東西。並且遠遠看見過一次迫擊砲，他對砲類不甚發生興趣；他對手槍步槍，只承認它們在裝子彈快安的一點上確實勝過土鎗，但瞄準射擊的效能，他以為還是他的土槍高明。有一次實試射擊，以祠堂後面一截破土牆為塏子，黃

教官用步槍一連打中三槍。三官自請試放他的土槍。他在五十步距離的田壩上蹲着，端起槍來，並未怎麼瞄準，就轟的一聲發了火，那牆上立刻現出一個米篩大小的火印圈圈，鐵砂一粒粒勻稱的分佈在圈內，嵌入牆中有二三寸深；黃教官所射的彈痕，正被罩在這圈圈當中。三官沉着他的麻臉，頸項微偏着，像和誰生了氣的樣子，一步步從麥子菜子叢中踏過來，指着那牆上的印圈如黃教官講課似的說：

「子彈只得到這一個小點子，若是打人，稍微偏一點，就是白白放了一槍，我的放出來這麼大一個圈圈，碰着我一點圈邊子，他就活不成！子彈一槍頂多打到一個人；我這圈子一槍兜他五六七八個。」於是他笑起來，點着頭得意的說：「唔，看到底那個狠些！」

在和同伴們辯駁的時候，他甚至說他的土槍打的這火圈子可以比上兩三挺機關槍所織成的火網。因為土槍只須硝砂塞得鬆些，距離遠些，火圈的範圍也就大些。同伴們說，這火圈中的鐵砂未必打的死人；他就說，只須兜進這圈子，勢必受傷而倒，看他還有本事逃掉性命哩！同伴們說及機關槍的敏捷和威力之可怖；三官就笑起來，解嘲的說：

「他那個花多少錢？我這個不過幾個銅板的本錢！」

但儘管這樣強着嘴企圖說服別人，（同伴們不信任自己所能有的武器，而羨慕那些此時不能得到的新式傢伙，他認為全因他們眼皮子淺，是可鄙可憐的。）但心理却酷想獲得一挺輕機關槍。在這個隱秘的心願中，他又展開許多使自己興奮的想頭。有一次做夢，夢到自己摸營，搶到敵人九挺機關槍，他只報繳了八挺給薛先生，另一挺自己私藏了起來，還有許多子彈。但保長却告發了他，使他信譽掃地，於是他躲到山上，許多人四出捕拿他……此外

他也羨慕那手榴彈。他常常在河岸上練習扔石頭，想着那石頭就是手榴彈。

## 十

南陵和清弋江那邊的米糧，經地方當局和駐軍以及紳商們的接洽談判，過了很久時候始有部分的決定。運輸米糧的命令傳下來的時候，北面敵人的攻勢已經發動。因此運輸的工作臨時變為搶救。境內各地的運輸隊全都動員了起來。三官率領着他手下的扁擔隊到黃龍溪集總出發，心裏劇烈的跳動，興奮難制。因為他想着要趁這個第一次的機會，把自己與眾不同的那一方面好好地表現出來。在到黃龍溪的路上，他勸告他的隊員們：

『我說的話呀，一個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爭氣要臉。』他把兜着繮索的木扁擔橫秀在肩上，麻臉上面泛着強壯的紅色，邁着穩穩的步子飛快的走着，一邊老成的說：『我們保裏幾根卵毛，有起事來他們黃龍溪那些娘賣屎的總是歪着嘴巴笑；這回我們發發狠，也拿點顏色出來讓他們看看！』

本保裏的扁擔隊算上隊長自己一共只有三十七個人，比起別保裏的要少得多。而隊員們又多麵糊鼻涕似的拿不出勁來的脚色，為此三官很是擔心，唯恐自己所統率的隊子這回會丟出醜。他說出這回自己的心願，他想一次挑他一百二十斤；假如可能的話，他要每天一個來回，比別人多出一倍力氣。他和隊員們這樣談着，却不會明白的勸大家也照他的樣子做；因為他知道許多隊員平日就對他的做法大不贊成的。

「話是不錯呀，」老用一塊摺疊的表心紙罩着紅緞子邊眼睛的財寶官說：「可這是出氣力的事，只好各人量各人的力，打不得蠻錘子。你老把彪氣賭狠放在前頭，我總……」

「弄傷了氣力，怕你不吐血哩！」塌鼻子和尚頭憤憤的說：「真的吐了血倒在床上的話，那個老屌纔管你哩！」

另有幾位却担心着空襲，尤其恐怕派到他們到南陵城裏去，因為那邊不遠就是戰場，日本飛機勢必要轟炸的。附和着三官的意思的只有雙全官；另有幾位小夥子却要同三官賭賽。

「你若挑一百二十斤的話，老子挑一百四。吹牛的不是爺屌戳的！你輸了的話，你的隊長讓我當，嚇嚇，不客氣！」

三官和那兩個小夥子接了掌，吐了唾沫在地上，算作了誓約。

「你若贏了的話，不談隊長給你當；從此我把章字掉過來寫！」三官板着脸說。

但是三官的雄心這回到底落了空。他們當天在黃龍溪齊隊，而後再到縣城裏。縣裏所接的團管區發下的規定是每人每次擔兩個麻袋；大袋每袋四十斤，小袋每袋三十斤。各隊隊員先在縣府裏領籤牌，到了南陵那邊，繳籤發米，一籤發兩袋，怎麼發，怎麼挑，到時人多手亂，連大袋小袋都由不得自己選擇。而且爲免空襲，規定白天休息，下午四點纔分作多次陸續出發挑運，頭天去，二天來，限的嚴嚴的，誰也不能出格破規。他們趁着月夜，一連挑了兩次。第五天晚上，敵人的大砲已經打着了南陵縣城裏，地方秩序漸不能維持。他們在距城五里的倉庫上也未領着米，當夜趕回本縣。立刻又接到破壞一段公路的命令；但此命令沒有來的及執行，清弋江和南陵相繼失守，丫山鷲嶺也已經發現敵人的騎兵了。

三官和他的扁擔隊隊員們在縣城裏碰着爲保長照官船隻的富黃瓜。他們的水路運輸隊剛從清弋江那邊運米回來，由於局勢突緊，弄得十分狼狽。於是大家搭乘那些空着的船隻到黃龍溪，而後步行回家。三官心裏懊惱着。這回運糧運動的種種規定和辦法使他的熱誠與才能都無法施展，這一點還在其次；最使他驚訝難過而且氣憤的，是這回驟變的局勢下所促成的各方面紊亂的現象，這種種使人懊喪的現象，他平日也似乎聽人家概念地談及過的，但他却做夢也沒有想到真實的具體狀況却是如此；這回親身經歷了過來，使他一回想就不由得心疼肉跳着。在回黃龍溪的船上，他在尾艙裏側蜷着身肢躺着，把頭埋在兩臂之間，枕着他的木頭扁担，面向着隔板；他的同伴們有的沉酣地打着鼾，有的爲一些身經眼見的問題彼此辯駁喧嘩着。他自己雖疲乏得發出面火，却無法睡着，但也沒話說，他懶得說任何的話，只拿眼睛瞪着那隔板上慢慢在爬的一頭小甲蟲發着呆。

財寶官在他的腳邊歪着，念念不忘地老說着一句同樣的話：

『噫嚨！那個一倉一倉的！都造化日本人發財去了罷？娘賣屎的，那個相信哩！可真是  
要死的事哩！』

『都是劫數啊！人心太壞了啊！唉唉，我們這邊……哼哼！』一位楓樹坳的老哥說。

『都是那個弄法的話，我說還不如作伴……』塌鼻子和尙頭含糊地說。

上水船走的出奇的慢，趕到家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了。三官不會回家，下了渡頭，一直到祠堂裏找薛先生。他覺得心裏藏着許多問題，唯有向薛先生他們傾吐傾吐，並且從而獲得解釋，纔能舒快些。但到了祠堂裏，只遇着東老爹，知道薛先生黃教官都已他去了，此間教練



的事已經暫時結束。但戚先生回來了，此刻和壽官在眠牛山橋那裏。東老爹神情緊張，問及三官關於戰爭的消息，三官來不及靜心靜意的說，只說：

「過了驚嶺了！過了驚嶺了！」

「過了驚嶺了？」東老爹懷疑的說：「這是咋朝的話罷？今朝說的是正打三里店了哩！」

「打到三里店了麼？我還不曉得。我在船上過了一夜。」

「這邊緊的很了哩！眠牛山橋那裏……」

「怎麼渡頭上的崗都沒有了呢？戮的，小把戲搭家的事麼？」三官走出來憤憤的說。

「有個崗，有個崗！」東老爹站在門上說：「都在眠牛山橋……今夜裏我們隊子放哨

啊，老三！」

三官拔開腿，跑向眠牛山橋去。剛下草坪的石級，就住腿回轉身，想到家裏去望一望，但只走了兩步，忽又重復掉頭向眠牛山橋跑步而去。

在路上，他遇着戚先生壽官和保長。看見戚先生，他的飄浮在半天中似的心，纔覺得落了實，久板着的苦悶的臉子現出笑來：

「戚先生！我們回來了！」他親熱的高呼着，眼睛裏覺得發酸。

戚先生和他緊緊的握手。四個人一路走回來。三官想把運糧的情形和經過詳細報告戚先生。但他心裏極亂，以致說的七零八落，連大略也沒說完全。三官很明顯的感覺到，他們三個人的神情都安閒自如，連保長和壽官也有說有笑，看不出有一點驚慌的意思。自己的心爲什麼這樣慌亂呢？

「到了那裏了？」三官做出鎮靜不在意的神氣，低聲地問着壽官。

「你總聽見大砲了？」

「沒聽見啊！」他聳着耳朵聽了聽，隨即恍然的說：「你說南陵那邊的話呀？那是的，一夜到天亮統呀統。——我說這裏呢？到底……到底打到那裏了？」他本要問的是「到底怎麼弄的啊？你們怎樣這個捏餅子吃茶的光景啊？」但他沒有如此直截問出來。」

壽官告訴他說，眠牛山山腰上，沿着路趕築十多道暗壕，動員了十九保的民衆，除了他們的扁担隊與輪崗的偵緝隊，其餘各隊隊員一律參加；只花半天的工夫，工事就成功了。游擊隊作戰隊昨夜增開了數大隊，前去三里店與城郊附近堵擊；黃教官也帶隊走了。沿着兩條官道一路都已戒嚴，崗哨一直連到三里店與縣城的前哨。前方戰報兩個鐘頭一遞。他們剛才在眠牛山橋候報，最近的一班是——

「日本鬼子鑽進我們的罐子了！」壽官意味深長的撮嘴笑着，現出裝模作樣的神氣。

三官低着頭目注自己的腳的走動，沉思壽官這話的意思。

「你不懂這個話罷？」壽官炫耀的笑着問。

「好好的說給我聽嘛。」三官和順的說，心裏耐着煩：「不要駝子跌在街心上嘛，賣麵做什麼嘛？」

壽官說，這回我們的戰略是誘敵深入。這是早經準備好了的。因為敵人配備精良，我方武器不能相敵，若像上海那個硬碰硬的打法，我們吃虧太大。因此有意假作敗退，引他到內鄉山嶺地帶中，讓他們的機械化武器全不能使用，連飛機也失去威力，僅有騎兵與步兵可以

作戰。此時我方游擊隊和正規軍配合起來，再加上人民的合作協助，前後左右予以兜剿，必把他們殲滅個乾淨。當初怕的就是他們不敢深入，但現在已經證明他們妄圖「掃蕩」此間後方，長驅直入的進來了。此刻三里店與城郊山嶺地帶正展開了主力殲滅戰，敵軍後路被遮斷，我方游擊隊司令官由某地親赴前線督戰，方才的報告，敵人已傷斃千餘，開始潰竄，預料明後天敵人即可完全消滅。

對於壽官的略顯誇耀的說法，三官不能全信。因為他在南陵與本縣城裏所親身經歷的情形，全然不似有計劃的辦法；照那些情形看來，聚殲敵人的話也不能像壽官說的這等容易。但他沒有反駁壽官，只是自己思考着，把眼睛望着前面戚先生瘦骨稜稜的身影，想等一回好好的請教戚先生。

壽官繼續說，敵人這回進攻，共分三路：一路山青陽銅陵打向南陵丫山，此即原在西面進攻的一路；一路山石砲黃墓渡撲南陵直趨本縣與三里店；一路由清弋江逼近南陵。現在深入山地被我軍包圍的就是第二路；這是敵軍主力，約有步騎兵三四千人，裏面雜有僞軍。據戚先生的推測，戰事大約不致波及此間。不過敵人後退無路，被我們打急了，四處亂竄，却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也不過少數零星人馬，容易解決。人民獵戶隊即當負起這項任務。眠牛山橋所築工事，即爲作此準備。黃龍溪那邊的準備更爲嚴密周到些。此外地方重要工作是嚴防漢奸的活動。在這裏，壽官以一種有趣的語氣告訴三官兩件事，一是各渡口和要道上都改設了「暗崗」，就是站崗的人隱藏着不被人看見；鎮上和黃龍溪那邊已被這種「暗崗」拿住四五起有漢奸嫌疑的人，情節確鑿的立刻槍決了。另一件事是——

「我們保長給戚先生繫在褲帶上，」壽官停住脚，神祕的笑着，湊在三官耳旁說：「從昨朝夜裏起，不許他一個人走來走去。是戚先生的主意。」

「怎麼弄的呢？他是漢奸麼？」三官吃驚的說。

「不要瞎說啊！」壽官望着前面與戚先生並肩走着的保長的後影說；兩個人仍然在路旁停着。「不過是不放心，暗中防他一手的話。鎮上一個聯保長有漢奸嫌疑，黃龍溪聯保長也派人跟住了。我們保長自己還裝在鼓裏。戚先生這樣同他說的：「局面緊了，地方上的事沒你在跟前就一步行不開。這兩天你莫離開我，要不然一個變局來了，沒處找你去。」——這個人事只我一個人曉得，別人全不曉得。你可不能瞎說出去啊！」

「他那個精明脚色，眨眨眼睛一個法，他還能不曉得麼？」三官遲疑的說，心裏突然起了一種類乎恐懼的感覺，囁囁着問道：「你說他會是漢奸麼？你看他不是呢？像不像呢？依你的看法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壽官老成的說：「這個話我不能瞎說。管他那些的！真金不怕火裏煉。」

三官很想於此時把自己與保長妥協以及保長担保他不被抽丁的公案談給壽官聽，請壽官判斷此事於自己畢竟有無干係。但是他終於改變了主意，覺得此於自己的那事毫不干涉，方纔突然生起的那恐懼之心是非常可笑的。

「他怎麼會是漢奸呢？我看影子都沒得！」他非常自信的說，有點強自寬慰的意思。但心裏生起一種惑亂的嫌惡的感情，使他再不願考慮此事。「走吧！」他放開大步向他們追上去。

三官趕了上去，保長把今晚獵戶隊全體放哨輪崗的話叮告他，叫他早些回家吃晚飯；此刻他們就回祠堂吃飯。戚先生則說他們參與扁担隊的獵戶隊隊員們辛苦多日，應當休息，今晚可以免崗。因為此刻眠牛山橋左近沿路都有鎮上的土著游擊隊擔任了崗位，沿河則有黃龍溪的人手設崗；晚間再加上本保多數隊員，人數已足分配。要緊的還是本保三村的防備工作，必須留人担任。到時若有警變，吹起牛角號筒，大家都可起而應敵。三官堅決表示自己不需要休息，甚至此刻不吃晚飯也無不可，只希望戚先生把那最苦最難的工作派給他。

『好啊！』戚先生溫和的笑着，拍一拍三官的肩背：『我把保衛鴨嘴澗章村的責任派給你；這是重要的工作！』

回到村，三官隨同戚先生一塊到祠堂裏，不肯回家去。此時他的在黃龍溪作木匠的二哥忽然在祠堂裏出現。章二官加入了黃龍溪的通信隊。此次送來一封重要的信，等着這邊的人接收回復。東老爹拿出那信，交給壽官；同大家說：

『是怎麼弄法的呢，』東老爹眨着眼睛，神情裏顯出極端的關念與憂慮：『好好的說是他們黃龍溪把個四狗官拿住了！可是半天裏掉下的事哩！』

二官有趣的格格笑着，告訴大家這事的詳情。說四狗子昨天夜間到黃龍溪，住在一家小飯店裏。有熟人認識他，知道他是本村逃跑的壯丁。問他為何回來，他說：『我回鴨嘴澗，不許我回家麼！』問他這時回家做什麼。『回家吃老米飯。做什麼！』再問，就答說原在兩陵做生意；兩陵失陷，他就逃難出來。

『這是真話呀，』東老爹插着說，『葉落歸根呀，這個世道那個不回家，好好的拿住他

做什麼？」

「不是真話！不是真話！」保長搖着頭說：「是這個事：他在南陵住了幾天，就上了蕪湖，跟一個賣冬筍的販子過去的；他們一路四個人，都是九精八怪的神色。這個事只有我曉得，是那個販子回來，親口談給我聽的。我事情多，眨個眼睛就忘了；一說我就記起來了。」

「那邊火線怎個過去法呢？真有點門道嘍！」三官興會的笑著說。

「火線就過不去啊？」二官補着說：「他們做生意的人，頭比錐子還尖些，那個縫子都鑽得進，土貨販過去，私貨販進來，大搖大擺，肉屁股鄉紳樣！你當人家都像你一板一眼的哩！」

「就是在蕪湖做生意末，今朝他回來了，也是好事呀，也不能就一口咬定他是漢奸呀。」東老爹着急的說，極力要爲四狗子辯護。

「你老人家聽我說喃！他真是回家的話，還不一天靈章都散了麼？那個偵緝隊上的開了他幾句，沒憑沒據的，也就算了。那曉得他今早上又望城裏那邊跑，他不曉得偵緝隊上暗中有人跟了他。走了兩三里路，就給拿住了。問怎麼不回家，又望城裏跑呢？城裏那邊日本鬼子要到了，曉得不曉得？說不曉得。問了許多，好歹是個不曉得。三個不曉得，回家老早得！你看可是鬼摸了頭哩……」

二官說着忍不住自己笑起來。笑了好一回，不笑了，說：

「你們商量商量，給我個回信交差去罷。我回去還有事，我要搬老婆兒子過來住兩

天。」一邊問三官爲何不回家，剛才他到家裏，奶奶大哥還當他沒回來，急的熱鍋上螞蟻一樣；並且和老弟商量自己搬家口回家住的事，因爲家裏偏僻些，比黃龍溪安全的多。

三官沒心意和二哥討論家裏的事，撇開了二官的話，繼續和大家談論四狗子的公案。據黃龍溪來的信上說，此人嫌疑重大，因爲他在各處探聽虛實和軍隊動靜；而且穿着闊綽，身上有兩百多元，只差沒搜出符號證據。故特來信通知本族，徵詢意見。

「嚇嚇！胆子可大嘍！」保長驚嘆着，架起腿來抽黃烟。

「他本是這個料子，我早就說過的！」壽官自炫的說，臉上做出極嚴重而有威權的神氣：「他當我們這裏還是從前樣子，還是那個散泡零渣的！他看不上眼這些人！這回讓他睜開眼睛吃一驚罷！」

「那有什麼話說呢，回信就是照實在的說，漢奸就照漢奸辦！」三官說着，揉了揉眼睛，吐了口唾沫在地上，「嚇，真的就當了漢奸，這個聰明腳色！」

「日本人那邊吃喝嫖賭樣樣有，正合他的味口。他不當漢奸，那個當漢奸？」壽官說完了，看了保長一眼。

保長沒有理會，神態自若的含着笑，去和戚先生說話。戚先生表示不過問此事，請他們本族的人作主復信。東老爹把雙全官拉了來，要求壽官回信把四狗子要過來，交給他來看管，因爲四狗子雖不走正道，但究是本族的人，他親眼看着他長大，他爹娘死的時候還囑託他代爲照管；他不忍的見死不救。他願意拿自己身家性命保贖他。

「他是個單條孤子喂，」東老爹眼睛裏漾着眼淚，向保長哀求的說，不住的拭着鬍子上

面的清涕，兩手搓動着：『不能斷了人家香火喂！總不能做那個喪德的事喂！都是姓章的子孫喂，只隔着一層肚皮喂！我們這裏一句話就敗了他的性命喂，見死不救一名大罪喂，你看可是呢？』

『這個事我捏捏鼻子沒話說。』保長說：『我有我的難處，不是我不肯做好事。你老人家不曉得：我若說句好話的話，我自己更白布掉在染缸裏……』

『你老人家心肝好末，也要有個下數啊！這不是做好事的事啊！』三官勸着說。

雙全官一直沒有作聲；壽官此時間及他的意見，因為此事急待回信。

雙全官全付武裝；藍布褂的身上橫着土槍，拿着牛角號筒；臉上泛着赭紅顏色，噴着濃厚的酒味；對於壽官的問話不即作答；兩隻醉眼直瞪瞪的看在前頭，沉思着半響，冷笑了一聲，忽然咬住了牙齒，嚷着說：

『哼！保他過來哩，保他的頭過來祭墳！一筆寫不出兩樣的章字，肉臭同味，這是什麼事！保了他的話，姓章的還想挺起腰幹來見人哩！』於是說：『你回他個公事公辦，沒有第二句話！——東老爹，喪德的事我做的，闔王籙子上沒你老人家的賬！』

東老爹沒想到雙全官說出這個話，眼角上的魚尾紋還構成一個淳樸的笑，神氣顯得有點慘沮；沒奈何的望着雙全官怒冲冲的醉臉；呻吟了許久，低聲自言自語的說：

『這個事各盡各的心，我要跟二官到黃龍溪走一趟……』

當大家說話的工夫，遠遠連着幾下極沉重的隆隆聲，翻過許多山頭傳了來，聽去宛似有人在一個深邃的倉房底地板上躡着脚。祠堂裏驛然沉默了，大家側着耳朵靜聽着。那聲音沒



有了，隱約另有一種較為輕脆的聲音間歇的在響。戚先生判斷前一種聲音是敵機投彈，後一種或為迫擊砲。保長則推測發出這些聲音的所在只在四五十里路之內。幾個人七言八語的，走到門外張望着。保長立刻派了富黃瓜到眠牛山橋去候最近的一次戰報。

跟着天空中有沉重的馬達聲由遠而近，大家避到垂楊樹下面，緊張的仰望着。三官心裏急跳着，他不知道此時自己應當做什麼；把眼睛極嚴重地儘望着戚先生。忽然他看見手裏還拿着木頭扁担，立刻醒悟過來似的，飛奔着望家裏跑去。

三官辭着他的兩把土槍跑回來時，敵機已經遠去了。他心裏很是惱恨，不是恨自己沒來的及放槍打敵機，是惱恨自己剛才的行動顯得不鎮靜：第一他怕大家會猜疑他的奔跑回家是因為害怕敵機，但自己實是為拿土槍；第二他怕人家會猜疑他拿來土槍是為妄想射擊敵機，但自己並不一定為打敵機，只因覺得局面突緊，他應該攜帶自己武器在身，（試看雙全官早就準備好了，）而自己竟一直忘記攜帶。於第一點，人家將以為自己胆怯；於第二點人家將以為自己沒知識；無論屬於那一種，都是他近來到達高度而迄未獲舒展的這要強爭臉的雄心熱力所不能堪的。

「這個土槍，想打飛機，恐怕不行吧！」保長拖長着聲音，慢慢的說。

三官不會分辯什麼，板着脸，沉悶的坐到祠堂門口階沿上，把裝好了硝砂的兩桿槍換替地察看了「火眼」和「藥線」，拿出小鐵盒裏的「帽子」裝上去。撐穩了「鷄頭」，小心的擺在脚旁；而後檢看着拴在一條布帶上的四個牛角筒子裏面的藥硝與鐵砂。整理脚上的草鞋。在他這樣忙着的時候，他的姪子來賣兒跑了來，傳達奶奶的話。叫他回家去有事商量。

他繼續聚精會神做着自己的，半晌，頭也不會抬起來，渾着低沉粗澀的嗓子冷冷的回答說：

「家裏的事，我管不到；叫你伯伯作主去。」

「嬸娘叫你回去吃夜飯。」

「我不吃飯。——要就把飯送到這裏來！」

晚飯之後，東老爹堅要跟着二官到黃龍溪去，他要去營救四狗子。臨去的時候，大家百般勸告他說，此時局勢緊急，獵戶隊的防務關係重大，你身為獵戶隊長，你的槍法別人比不上，此時豈可爲這等事輕離職守？說，四狗子有重大漢奸嫌疑，他若不是漢奸，人家自會釋放他；若是漢奸，你救了他一個人，可害了全村和全地方的人，你的好心只取得了惡果。說，此時衆人動憤，執法如山；他們那邊來信，不過是通知本族，盡盡禮數，所謂徵詢意見，只是句客氣話。即使我們大家具名請保，也未見得有效；你單人空口的去說幾句話，難道人家就聽受你的？說，你於此時棄去責任不顧，違犯各隊共守的法規；你年尊望重，你若一人如此，那法規就不能維持，地方的事就不必辦了！

「戚先生，醜媳婦躲不過公婆的面，不瞞你長官說，我是這麼個人：」東老爹眼眶裏轉着淚珠，老拙的嗓子打着顫，以一種哀求的，但是堅定固執的語氣向戚先生表白着。說自己要這樣做，出於情不獲已；他除了養蠶和打魚打野獸——這是祖傳的營生，自己的行當，沒有辦法——此外不敢糟蹋一條性命，他床上的蛇蛋臭蟲，他也不曾弄死過一頭；蚊子吃飽了他身上的血，飛不動，他也要輕輕捉了，放到桌子上去；看見水裏淹着了一個小螞蟻，他也

要撈他起來。他參加獵戶隊，準備抵抗日本兵，他也只能朝天放槍，嚇嚇他們，讓他們走遠些，他不能真的打死他們。他不看見，不知道的就罷，他力所不及的就罷，否則自己必定要盡這個心。他兩手無措的搓動着，禿起舌頭說了一大篇，漸漸說的激動起來，忽的把身子一轉動，對大家舞着手怒聲大嚷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脾氣你們不是不曉得！你們莫學我，你們也莫笑我！平素什麼事我都躲在半邊，讓你們作主去；今朝的事也讓我作一次主！他是我們章家的親血肉，你們見死不救！你們做得到，我章東升做不到！打也好，罰也好，砍了我的九斤半，我還是要跑一趟！」

東老爹輕易從未動過這樣的氣，他的山羊鬍子連連擺動着，鼻孔裏發出粗喘，胸口劇烈地起伏，渾身顫抖着，跑到房裏拿了他的毛竹烟桿，一路走着，一路把烟桿向頸後藍布褂子的領口裏亂插着，說了聲：「老二，走呀！」頭也不回的望河灘那邊去了。

二更過後，淺淺地缺了一沿的下弦月從鴨嘴山叢林上面慢慢爬了出來，晴空中疏落數點的星光黯淡下去，不見了。

祠堂門口的草坪被月光照亮了下半邊。戚先生同保長、壽官坐在通到大路去的石級上；雙全官與三官各揹着自己的土槍，循着河岸，從祠堂門前起至三官家的碓房旁邊止，這一個走了過來，那一個走了過去，織布梭似的往來巡邏着，穿着草鞋的脚沉重有力的落在地上，發出收收的微聲。翁翁頭來寶兒替他小爹揹着另一桿槍，鼻子裏斯斯呼的響着，跟在三官身後。大家都靜默無聲。一種濃厚的森嚴空氣壓迫着每個人的胸口，籠罩了鴨嘴澗全個村

子。

一切有關防務的事都經戚先生參加意見，由保上舖排妥當了。渡口的暗崗加了雙班；到眠牛山橋的大路上本保裏派去三名獵戶隊五名偵緝隊，都在沿途麥田中設了暗崗，直與眠牛山橋的崗位接連；其餘偵緝獵戶兩隊隊員們都被派令守衛各本村，徹夜警戒。婦孺以及無職守的人們都合在家，不許到外面亂走，睡覺不要脫衣，但聽牛角警號，即由各甲甲長率同上山迴避；無職守的男丁們於聽到第二次警號時可各拿鋤頭漁叉出來，隨機應變，通信隊水陸兩路各派三名，隨時通報消息。

傍晚所得的報告，此次戰役很快的已入尾聲：敵兵一部突圍向甯國府方面潰退，我正規軍奮力追擊，斬獲無算；大部分被圍於縣城與三里店嶺地山區中，半數被解決，餘者四散潰逃，正被圍剿中。纔悉敵人一部於下午五時許一度佔領縣城，旋即竄出；此股約五百人，在小嶺一帶全部被殲滅。三里店那面，敵兵騎步約二百人突圍竄至汀潭，半被斬俘，一半失蹤。現黃龍溪一面，我有守軍千人，眠牛山橋一面我有守軍四營，都是新山前方調回的。又據游擊隊政訓處傳達的小情報，敵兵都穿的皮鞋，連日行走山路，腳板起泡潰爛，多致寸步難移，失却鬥志；騎兵的馬被擊斃者，情形亦同。三里店及城郊農民有徒手將敵兵捕獲者；汀潭方面，敵除被我軍斬獲者外，自殺者達二十餘名之多。他們自殺多用這個方法：把槍口對好自己胸口或腦袋，以棍子夾入扳機中，腳踏棍之兩端，扳機發動，彈即出腔。這是有人親眼看見多次的……

方纔不遠的地處隱約傳來了槍聲，連續達數分鐘之久，如過年「開財門」的爆竹聲相

似，大家曾經一度緊張。但那槍聲漸次零落，隨即寂然了。據戚先生的推斷，汀潭距此間只兩三個鐘頭的路程，必是那批失蹤的敵兵趁着月色，竄至附近地區了。三官心裏急跳着，鼻子微微發喘，興奮的不可自制，試着在垂楊樹下石礮上臥倒，端起了他的土槍。因為這裏居高臨下，敵人若由田埂竄來，正好對之射擊，而敵人打他却「死角」。他把眼睛睜大着，儘盯着眠牛山橋那邊大路上。他設想敵人必由那邊過來。他們從我方守軍及獵戶隊槍火下面竄了來，最多不過三五騎。他決定先對馬的頭部開槍，把馬一一打翻；他隨即由礮上一躍而下，全都捉他活的。他叮囑臥在他旁邊的來寶兒早把裝槍的藥硝準備好；並且把通條拔了下來，遞給他。

「這回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娘賣尿的！」他狠狠的咬着牙齒說，聲音微顫着，麻臉板的有點可怕。

雙全官太陽穴上的燙疤閃着亮，露出嘴裏兩顆闊而長的門牙，欲於此時吹第一吹警號，讓婦孺們早作準備。但戚先生阻止了他。

於是大家側着耳朵聽着，等待第二次的槍聲。

後面山上一隻貓頭鷹放胆的怪叫着。遠近樹林裏杜鵑的啼鳴零落而淒咽。人們沉默着。但是兩三個鐘頭過去了，沒有槍聲。

三官打着呵欠，從地上爬起來，從新與雙全官一來一往巡邏起來。他的麻臉板着，像一塊石頭雕就的。他心裏漸漸被一種失望之餘的沉悶與厭煩的感覺佔領着。他料定他的打算將完全落空了。前面附近這幾路都被我們軍民嚴密守着，本村縮在這個窮山僻谷中，想敵人

竄到這裏來，顯然是不可能的。他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覺得蹣跚在腳下的草鞋軟如棉花，一點不得勁。他對自己參加的這些什麼隊子及其工作都起了厭倦的心。「戳的，做做彈子的耳朵，老孬的用處也沒得！」他心裏這樣怨着。好像跟在別人後面拔筍子，筍子都被別人拔完了，自己連個筍根子也沒撈到手！就這樣無聊的老跟下去麼？

忽然他心裏生出一個主意，亮了起來。他決定和戚先生商量商量，套套戚先生的口氣，看他能不能介紹自己進他們的部隊。這是個極好的主意。他料想這次戰役之後，他們的戰鬥員必定需要補充；從敵人處奪獲的槍械必定需人使用。他將作一個正式的游擊隊隊員，有一桿新式的槍……

「我們請戚先生薦我們進他們游擊隊，你說可好？」他回過頭，臉上現出了笑，溫和的對他姪子說。

「好呀！」辮辮頭突然鬆開了倦悶的小小醜臉，露出牙齒回答；過了一回，又說道：「好倒是好，可是孀娘呢？家裏的事呢？……」

「你二爹要搬回家裏住了呀，我把事情都交給他。」

「奶奶呢？她們肯麼？」

「管他肯不肯！——有什麼不肯呢？就在家門口，還不是一樣常常回家嗎？」

「你說的哄我的罷？」姪子想到什麼似的，有點不相信小爹的話。

「哄你做什麼？」三官嚴正的說：「我什麼時候哄過你？」

「那我們就告訴戚先生去！我們就去！」

「好事不在忙中起。等過了今夜裏我再同他說。」三官穩定的回答，像是早打好了主意的。

雖然已入孟夏，山鄉的月夜涼如二月天。露水已經下來。戚先生覺得有點冷，從石級上站起來，打了個呵欠，兩手插到褲袋中，聳着肩頭，開始在草坪上面躡着步子；用他的橡皮鞋踢弄着草上亮閃閃的露珠，低頭沉思着。

壽官看看坐在身旁的保長，保長的小眼睛裏掛着淚，面色慘白如紙，身子歪歪的依傍着石級，已有點無法支持的樣子。於是壽官也站起來，同戚先生一塊在草坪上走着。

「敵人恐怕都給我們消滅了！不會到我們這裏來了。」壽官抬手摸摸露濕的頭髮，興奮的說：「一次不小的勝仗啊，戚先生，噢？」

「呃……我們可以開個慶祝會。」

兩個人繼續的踱着，一個走過來，一個走過去，像岸礫上面的三官和雙全官。沉默了半晌，壽官忽然想起來似的說：

「真的，東老爹還不回來哩！……」

「呃，」保長掃了一下鼻子，疲弱無力的答着腔：「那邊沒那麼好說話啊！不曉得個老席，他要打蠟燭！」

「呃，一定弄不成功，不然早應該回來了。」

「你們這位東老爹，是個奇怪的人。」戚先生神情安閒，笑嘻嘻的慢聲的說：「但是，可

愛的很。但是好像沒有腦經。他不管事情能辦，不能辦；不管有沒有、可能、發生效力。他只管要照自己的，心願做。說不他明白。有趣的很。沒方法糾正他。沒方法奈何他。」

「就是沒有知識啊！戚先生。」保長無聊的說：「就是不知道國家是什麼啊！不知道愛國啊！」

「還談愛國哩！」壽官驕傲的說，習慣地做出老成樣子：「愛國的話，不只東老爹，我看這些人都談不上。那個真知道愛國呢？」

「怎麼不知道愛國呢？」戚先生笑着說：「你看，個個人都起來，參加抗日工作了，各站自己的崗位，熱誠的，負責的，奮鬥着，盡了自己所有的能力。」——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國家！」

「這那裏能說是愛國呢？愛自己罷了！抽他們去當兵，看他們可願意幹呢？連真的參加你隊伍的都沒有……若真知道愛國的話，日本鬼子就不敢欺侮我們了！」

「你這個話，」戚先生聳了聳肩，莊重的說：「你只看了一面。一個人真正肯拿行動來愛他的國家，就是為謀取他自己的利益，保障他自己的利益。要一個人愛一件東西，就須那東西對他有好處，成爲他自己的。沒有人無所謂的愛一件東西。也沒有人無所謂的來愛國。——義俠式的愛國熱情是空洞的，脆弱的，沒有價值的。必須通達了國家，能够愛及自身；那就是：國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完全一致；要這樣，纔有價值。」

「他們正是不明白這點。不明白愛國，就是愛自己。要真愛自己，必須愛國。他們沒念過書的人，一點不明白這道理。」



「也不完全因爲知識水準。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過去以往，國家不是人民的。是皇帝的，是軍閥們的，是少數幾個人拿在手裏的。大家從來沒看見，沒受過國家的好處；相反的，有時倒受了許多的害處。」

「要用個什麼法子，纔能使大家都知道國家對於人民的好處呢？」壽官熱情的，關心的問。

「沒有別的法子，唯有使人民感覺到，認識到，國家是他們自己的。」

「這什麼時候能够呢？」

戚先生抬頭望了望月亮，確定的回答道：

「這回神聖抗日戰爭的發動，就是開始！」

原书空白页

## 贅言

這本稿子是應我們文藝協會會刊的編者先生之約，在二十九年初冬時候開始動筆的。上篇七段，因為湊着了閒空，一氣就寫成了。下篇十段寫的可實在要命；有時寫半頁，擱他三天；有時兩三個星期不能寫一個字；到後來索性擱開了，大約整一年不會摸它。今年幸而生了一點小病，就利用這病假的工夫，一字一句的擠着，到今天總算擠完了篇。其間濡滯與不勻稱之處不說，即情節結構，也迥非原來計劃中的面目。此固因作者才能不足，而又寫得太少，筆下生疏；但耽擱日久，情思不屬，也是一個原因。過去七八年中這樣半途而廢的稿子少說也有二三十篇。當一個有志於文藝寫作者尚不能依其寫作爲職業的時候，恐怕只可如此苟且了罷。

篇中對話本企圖純寫方言口語。但作者這次的試驗碰了釘子。簡單的說罷：第一，方言口語中的詞兒往往有其嚴格的窄狹的地方性，此地的人「說」出來，那地的人固不易懂；設法「寫」出來，更顯得離奇古怪，此時甚至那本土的人讀着，也瞪着眼睛半天想不出是句什麼話。第二，就是多數方言口語中的詞兒，根本寫不出來，最難辦的恐怕要算語助詞或歎喟詞一類。多少口語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助足語調或說話神氣的聲音，都無法找到漢字作爲它們的符號。有的勉強找了近似的出來；而其原來說的時候，一個字的聲調又千變萬化，從而表示出千變萬化的神情和意思，但寫起來，只有一個寫法。因這些困難，原想把對話寫的活潑

逼肖些的，結果却弄得似是而非，半死不活，還是不像個話。

篇中所用地名，許多是實有的；這不過爲了行文方便，與讀着顯的親切逼真些。實際則與故事童話中的所謂「從前某處地方」無異。若是有人翻出地圖來，想依據那些地名來核對什麼事實，那可成了不小的笑話。作者恕不負責。因爲這是小說創作，不是史實記載。

以上云云，原都是一些無須說的話。無須說，而還不免要說，此之謂「贅言」。